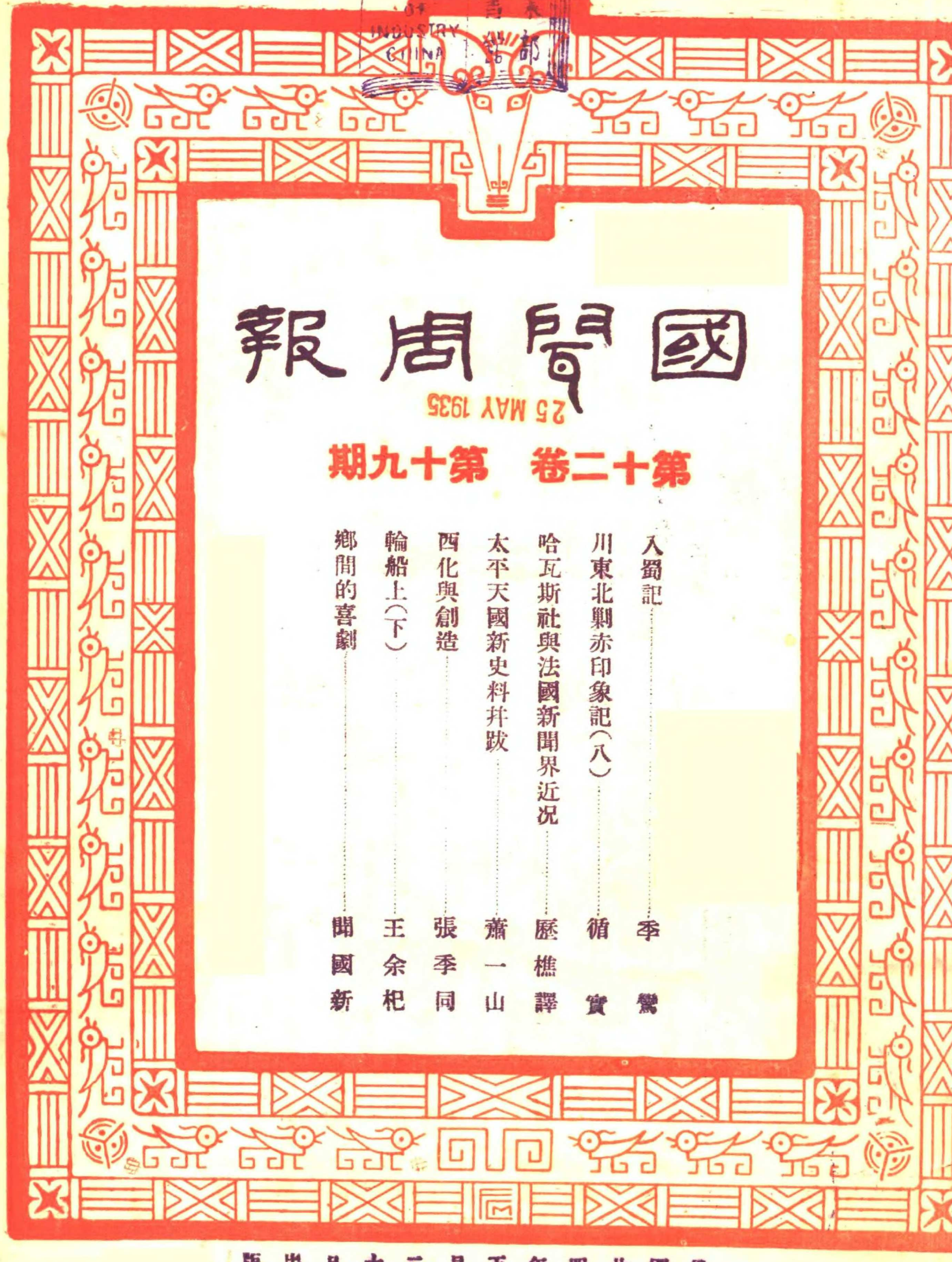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十九期

民國廿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一周簡評

蔣委員長入滇

蔣先生十日到昆明，本欄齊稿日，尚在彼間。

政府領袖之到雲南，此為第一次，所以滇人歡迎，非常熱烈。蔣先生也很興奮，在大會演說，高唱雲南要工業化。

西南三省，因剿共戰事，而促進統一與進步，此實不幸中之幸。川滇黔將來要聯合起來辦建設，目下亟於利交通。中國棋局的一隻眼，要做在西南！

剿匪軍事

本週軍事，可分三方面看：(一)川北國軍，於十日克彰明，徐向前主力，現在尚盤踞川北江油一帶，竄入松理茂之企圖，未得實現。(二)朱毛一大部，逼近會理，攻之未下，又一部尚流落滇邊，(三)湘鄂間之匪，曾欲擾長岳路而未能。

目前大勢，黔滇皆將肅清，問題全集於四川。所慮者朱毛與徐會合，國軍正合力堵截之，大勢上，國軍已掌握戰局。鄧錫侯部楊晒軒旅，守江油月餘，勇敢犧牲，足證明川軍風氣之變，可判斷此後一般作戰成績之好。總之，曲折縱不免，大勢已無虞。

中日使節昇格

中日使節昇格，十七日發表，此為中日國交進步之具體表示，且聞英美亦將昇格，外交大勢上，自是一種佳音。

昇格之事，日本一部軍人，公然反對，但阻撓不及。今後的觀察，日本外交代表的權威，要增進一點，這是好的方面，但少壯軍人將欲何為，依然不能預料。

國交好轉，是中國朝野所盼望的，且保留過分的樂觀，佇看昇格後之進展如何？（一記者）

財政問題

現在財政問題比從前更嚴重，讀最近孔財長的財政報告，更得一明確概念。國家收支預算之不能成立，以軍費與債務為最大關鍵。自民國十七年來，軍費佔收支總額百分之五十左右，債務約佔百分之四十。兩者互有關聯，軍費不大，政府自不會舉債的。所以每年不敷之數，財政當局惟一籌款方法，就以借債來抵補，而舉債還債結果，別的不必提，單以利息一項而論，已經很可觀了。因為借債太多，所以凡是

稅收來源，都指撥爲還債的用途，國庫所得，已微乎其微矣！故目前問題，無論如何極端緊縮，財政仍無辦法的，祇有盼望剿匪軍事早日結束，積極裁兵，軍費自然減少，一切難題，自可迎刃而解。

至於幣制問題，美國白銀政策，幾使中國幣制全部動搖，所幸開徵平衡稅，銀出口稅，尚可以控制一時，惟美國政策，仍要繼續購銀，這種辦法，能否維持下去，尚屬疑問，不知孔財長穩定貨幣的方案如何？（稚言）

法外長訪波俄

法外長拉佛爾本週報聘波俄。綜觀此行已明瞭的收穫：在法波方面，波蘭（一）對法俄條約已相當諒解，（二）允可參加討論多瑙公約，（三）討論對法經濟關係的甦生；在法俄方面，（一）發起締結一東歐安全新約，採用經濟制裁，（二）俄允對法不作共產宣傳。

按說近年法波關係，本不見佳，其談話結果，當然難存奢望。但是拉佛爾離華沙之日，向以親德著名的比爾蘇斯基氏突然溘逝，此事對歐局不能不發生影響，波蘭今後外交政策的趨向極堪注意。拉氏歸國途中，將赴波吊喪，此行或可發生作用，而希忒拉將發表的外交方針宣言，也值得子細研究。東歐新約就可以看做波蘭態度的測驗器。波蘭在今日，儼然成爲歐局的重心了。

法俄上週締結的互助條約，法政界本有一部分反對，拉氏赴俄，俄方竭力交歡，大有深意。俄允對法不作共產宣傳，並非空泛的担保。

總說一句，法波關係似疏遠，而有轉親的趨向，俄法關係似親近，還帶些勉强的痕跡！

義亞情勢

義大利對亞比西尼亞事件，遷延已四五個月，還未見發動，一部分原因，固然是顧忌中歐的局勢，但是其中未必沒有煙幕彈的作用，藉以實地增軍。如果所料不謬，那末墨索里尼的手腕真是巧不可階了。不然獅子搏兎，何必用此雷霆萬鈞之力？

菲島公民投票

菲島獨立，已不生問題，所以十四日爲新憲舉行的公民投票，並無多大意義，因爲菲島問題，不在獨立，而在獨立以後！（素）

入蜀記

季鸞

我生平未入蜀，常以爲憾。憶十八歲遊學日本，同鄉交好中，康君心孚井君勿幕等數人，皆自蜀來，遂多交川人，知川事。民國後，居滬十年，喜與川人交游，張君重民曾君通一李君伯玉劉君亞休等相知尤深，而留東川籍同學中，亦多至交。近十年來，與吳君達詮胡君政之經營報業於天津，政之籍成都，達詮亦生長成都，而吾等訂交，緣於心孚。回首三十年來，殆無日不與川人或準川人俱，故習聞川音及其風土雜事，每欲往遊，苦無機會也。

今春川政改觀，遂決往視察，先期告心孚弟心如心之兩君。心孚逝世已十六年，其諸弟皆至好，今在重慶也。三月二十一日，離津赴北平，越三日，由漢口乘郵航機到渝。心如昆仲迎於機場，相見喜甚，遂舍心之家。在渝約旬日，得見各界領袖，並一遊北碚。四月三日，心之夫婦偕子女伴我遊成都，心如先往。六日，胡君浚泉導吾等一行遊灌縣，觀都江堰，同登青城山，八日返省，各界周旋，遇我良厚。十三日，辭成都飛渝，翌日往貴陽，及再返，一宿而去，計在川共二十日，觀感所及，已述載大公報，其未盡者，補見本篇，聊誌鴻爪，以謝諸友人，兼供關心川事者之參考也。

錦繡河山

此行共乘飛機五次，即漢渝間黔蜀間之往復，與成渝間之單程。余體弱，稍感勞頓，而江山滿眼，百感叢生，其意境則甚奇。吾人常泛言中國地大，惟自機上俯瞰，始眞知其大，同時則感徒大之不足恃。宜昌以上，萬山相接，飛機掠諸峯頂急行。憑窗四望，羣山綿延，杳不見人，長江曲折，纔如一線，若是者數百里。及入夔門，山勢愈偉，過萬縣後略平，未幾而風景一變，水明山秀，猶如彩圖，則至重慶矣。由成都飛渝時，所見尤美麗。自成都起飛，即見地上如極精巧之織錦。蓋成都近郊爲平原，人民精於農事，阡陌甚整，村落皆有竹樹，時當暮春，花開草長，機上遠望，宛然錦繡織成。成渝郵航，乃繞行北道，數百里間，邱陵起伏，皆有勝景。及過合川，近重慶，嘉陵兩岸之秀美，雖江南不是過也。黔蜀之間，亦多山，桐梓遵義間山勢尤峻。其地多雲霧，飛機穿雲而過。黔境亦少禿山，不類貧瘠。余在機上，時起一奇念，彷彿超越時間空間，不知是何世界。繼感觸現實，則痛吾祖先留得大好河山，子孫竟汲汲不保，轉念科學之威力，則又感吾人自有出路。每度凌空，不禁如此瞑想也。

郵航速度，每小時約一百英里，由漢往渝，計行六七小時，惟中間曾停降三次。歸途乘張主任漢卿機，則不逾四小時，而過三峽時，曾減速在水面低飛，故若全速力航駛更可早到也。重慶貴陽間，爲十四日程，飛機只需一小時半。貴

陽遵義需五日程，機上計時，只四十分鐘耳。交通革命，打破許多觀念，飛機之促進文化與政治，殆有不可思議之威靈。但一念機非自造，人亦客卿，況空防未設，堂奧洞開，航空建設，刻不容緩。全國有志青年之努力斯道者，誠願馨香膜拜之！

勞矣川農

四川二十年來，苛政繁徵，而社會未崩潰，論者以奇蹟目之，此行所見，則不得不崇拜川農勞働力之特優，而其遇亦最可憫也。四川田賦之橫征，地主受害最鉅，中小地主，大抵破產，小地主寧願降為佃農。然佃農只不納田賦耳，此外攤款拉夫，剝削亦多。且以地主破產之故，糧價劇跌，百業蕭條，佃農生計，亦因而奇窮，此目前一般狀況也。余在川無暇視察鄉村，然由途中見聞，友朋敘述，亦可粗知其梗概。余等自灌縣行數十里，遊青城山，屢遇衰年男婦，負重量柴木，躑躅道上，其狀甚憊，在他省不多見。而同伴語我，此常事，且其人不必甚貧，川農勤苦，大抵然也。一幼童負炭數十斤，其父偕行；途人曰：你好福氣，兒子已能負如許。灌縣為名城，而鄉間不見巨室，所遇鄉民，皆有菜色，惟村肆皆有酒肴，價亦極廉，此北方所無。而烟館之多亦足驚訝。北方農民，年不過勞働百餘日，川農則終歲有事。蓋一年三穫，故農無寸暇。四川多山，皆有種植，農村副業亦多，以四川地質之沃，氣候之宜，使政治修明，民必大富，今之憔悴，孰使之然！

四川工業前途無限，而農業所關尤重。蓋將來四川工業之發展，定賴農業之工業化也。目前大計，在整理苛雜，復活農村，一面暢通農產運銷，提倡農產製造，以提高糧價，豐裕收入。農民既增長購買力，一切工業，亦賴以滋生。

徐子休先生

在成都遇重民亞休及同學諸故人，歡聚數日，其尤感快慰者，為得謁見徐子休先生。

余於清光緒三十一年，以陝省官費留學日本，同往者三十人，歲月不居，屈指已三十年矣。同學少年中，已有十餘人謝世，生存者亦散之四方，而此次在川得見當年之陝西留學生監督，即子休先生，是也。

憶先生率吾等到東京，未兩月即有所謂取締風潮，羣情洶洶，欲罷課回國，時主張兩歧，汪公精衛即反對回國者。陝生徬徨其間，先生則力主勿輕躁，應勉學報國，諄諄訓話，至於涕泣，吾等遂留東未行，風潮旋平。數月後，先生辭職去，自是未見。上月到成都，即偕同學都君伯約往謁，喜見先生風度如昔，年逾七十矣，而神采健旺，先生覩余至，亦喜甚。為之縱談川事，謂過去政治之劣，為歷史上所絕無，尤指責軍人迷信之妄。蓋先生民國來，家居不出，以道德風操表率社會，端凝不苟，嫉惡如仇，隱然為清議之宗。近歲稍多病，寡交游，惟主辦大成中學。所居門內，如一小肆，蓋防軍隊占居而為之，穿堂而入，始為院落，老樹數株，老屋數楹，有城市山林之致。余及伯約，侍先生在樹下攝影，三十年前之師生，今得團聚，誠不易也。余離成都日，先生凌晨來送，曰：為告政府速救川西！今與爾別矣，不知能復相見否？倘禍至，余亦不逃，將安然在家中待死，勝於死途中也，一揖而別。余東下途中，常憂念成都安危，近知

已安，願子休先生珍重健康，永代表四川正氣也！

成都多耆老，得晤數人。尹仲希先生，清末曾爲西安太守，有政聲，近主持成都慈善事業，成績甚著。導余觀孤兒學校，收容數百人，羣兒見先生至，爭牽衣歡迎，呼爺爺來了！先生一一慰遣之。余曰：舊俗稱太守公祖，今日眞公祖矣！成都有五老七賢，徐尹而外，不詳其事。

四川青年

余在重慶僅參觀巴縣女中，在成都參觀川大女師聯立中學及華西大學醫牙科，四川學校多，而余所見少，不宜妄論，而印象有可紀者。

成都之女師，聯中，及巴縣女中，皆中級學校之範。聯中爲舊成都府屬各縣所聯立，創自清末，校址即文翁石室所在地，成都之名勝也。重民嘗任校長，故久耳其名。上月自成都行之前日，原定抽暇遊附郭勝蹟，乃聯中臨時約講演，余以再無暇時，只有中止不遊。故昭烈墓武侯祠工部草堂等皆未得見，惟初至日，曾一遊青陽宮花會，及同業約宴，曾到文殊院而已。然新聞記者，爲社會公人，旅行所至，有數百青年願聽講話，則講話應重於遊覽，固不計講話之巧拙矣。余到該校，先參觀宿舍，其整潔如最好之兵營，詢之始知全依軍事管理，學生整個生活，如在軍中。余因感此法勝於一時之嚴厲軍訓。蓋如此習於紀律生活，自較一暴十寒者有効，而平日鍛練既久，體質耐勞，較之驅體質不齊之少年，偶受同樣嚴厲訓練者，流弊應少也。此校學生約六百人，自十二三至十七八，都英俊可愛。余講話自稱以三種資格說話，其一中國人，其二新聞記者，其三老學生，各敷衍數語，語無可紀。聞敎職員言，該校經費久斷，負債殊多，校長在重慶。余返重慶問敎廳當局，知省府尚未有維持方法。如此好中學，亟宜收歸省立耳。女師校長爲郭鳳鳴女士，上月初，遇於重慶，即約到省日參觀，余踐約往，亦作一講演。余之講演，都無可紀，惟憶女師與聯中於講演後，皆有學生質疑。問題多關國家大事，及國際政局，語頗扼要，因此知四川青年之志趣，惜余不能善答也。女生或詢德國新口號驅婦女回家庭，是否合理？余答以個人所見，應以男女平等勞働爲理想，服務社會，而不捨家庭；男子在家，亦應勞働，要之男女合作互助而已，而家政須簡單化，亦不妨服務社會。大抵全國之智識女青年，皆焦慮此本身一大問題，正不獨四川耳。女師學生亦多，皆天眞而質素，宿舍整肅，但屋已甚舊，其狀可危。郭女士方呼籲當局撥欵，甚盼川省府有以助之也。

川大舊爲成都大學，自歸國立，改稱四川大學。校長王君宏實，留日同學，且同時在滬辦報，救國日報時代之宏實，乃吾界勇敢之鬭士也。法學院院長吳君君毅，爲留日同班生。余於兩君，私交太稔，故在成都時，雖日夕歡談，而轉不暇注意考察其事業，僅一觀理學院，及一度講話，憶曾略述四川在中國將來之地位，皆老生常談也。理學院之工作，則雖門外漢，亦知其成績，蓋學生多據四川材料，作特殊研究，所惜者，設備尚不爲甚豐，又聞以多亂故，師資不易得，今後政局更新，當見川大之日有發展歟？華西大學，以無時間，未得參觀全部，僅觀醫牙科。大學有牙科者全國只華西一校，設備甚精，畢業生供不應求。一般醫科，亦似充實，余曾觀解剖室，見學生正實習中。此校，敎會所建，歷

史頗遠，規模亦宏，學生數不多，惜余匆匆未能詳知其內容也。

巴縣女中訓育主任，爲陝西李蘊儀女士，與吾妹家同宗，多年服務平津，長於理科，余應其約參觀學校，校長劉女士，蘊儀同學。校址湫隘，而管理謹細。學生五百餘，一望而知有樸健之學風。余畧爲講話勉以珍惜社會界與之特別機會，努力學問，將來報答社會。聞重慶優良之男女中級學校，尙有兩三處，重慶大學在郊外，都以事冗，未得參觀。

余憶一事。成都女師開會時，先唱國歌，學校唱國歌，本常事，但余偶受感動，愴然興悲。蓋猛憶黑山白水間，多少同胞少年，年來無讀本國書之自由，方被動的謳歌强者；又因眼前數百富有朝氣之靑年，聯想及於全國各級學校之無數靑年，以爲國家責任務須能保障我億萬靑年讀書唱歌，完成其敎育！轉念至此，忽不禁悲從中來，至於哽咽。今附記篇末，亦足證余之腦弱易感，兼欲分此感與全國老大之人，願與共同發奮耳！

中國損失一人才

上月在川，遇兩件不幸事。其一，老友胡君蘇亭，陝西華縣人，敦厚正直，自先世有商業在四川三台，蘇亭往清理，羈留經年，近以匪警避難重慶，途中發病，余東下之前，僅得一面，乃到津竟聞其死耗。其二，周君太玄之兩重不幸。

太玄於民國六七年曾助余辦北京中華新報，旋游學法國，婚王耀羣女士，同在法苦讀。太玄習生物學，耀羣習藥學，艱難猛進，皆學成爲博士，子女成羣。五年前歸國，過天津一見，遂歸成都省母。吾儕友人，皆以模範夫妻稱之。上月余到川，乃聞耀羣竟於一月前逝世，甚爲驚痛，及見太玄，知肇因於流產，病不應死，乃竟不救。太玄失耀羣，如失其生命之全部，憂惶悲戚，不知所措，而太夫人又病。太玄性孝，遊學十數年，不克侍養，耀羣於赴法就婚前，至太玄家，侍太夫人數月，代盡子職，及學成偕歸，獻諸孫於膝下，太夫人大悅。耀羣之死，甚傷老人心，春秋既高，諸病皆作，余到省日，知已陷危篤，越數日逝世。余偕心如心之往唁，雙棺在堂，案上猶見海外學會新來信致耀羣者，諸兒皆幼，如雛鳥之失依，太玄面目黧黑，主客相對，都不知所云。臨別，余勸太玄勿失勇氣，葬後速自振作，勉負人生責任，太玄泣頷之。余雖勸慰太玄，但耀羣之死，實中國科學界尤其女界之損失，太玄之悲縱有盡，而國家損失，永不可補已。傷哉！

勇將王智遠

關於政治軍事者，已載大公報，茲不贅言，惟介紹川西公論稱許之一軍人，曰：王智遠。

余在成都，到處聞人稱讚王智遠，詢得概略，誌之如下：王君，張維璽舊部，久駐漢中，十九年，中原戰亂，張部皆調豫，獨留王智遠一旅於漢中，蓋西北軍不甚置重之部隊也。去年改歸川軍，隸田頌堯。田兵多而雜，王部不過千餘，奉命守劍閣，田將遣他部助之，王拒謝，曰：如是則不能守，遂僅率其八連以行。至則撫慰人民，申明紀律，人民大悅，爭餽獻金錢衣服，守地數月，保障一方，此去年事。最近北道戰急，王在某地，護難民渡河，軍隊斷後，爲匪所困，屢戰不屈，遇救還軍。則復告奮勇出擊，得包圍股匪於某

山，而匪援大集，王部亦陷於重圍，苦戰數晝夜，卒突圍出，但損傷及千，王亦傷股。成都人皆稱其勇，而祝其康復焉。蓋田部多無紀律，又不力戰，故人民以王智遠軍爲奇。川軍不作掩蔽工事，王依西北軍舊法，兵士皆能敏速掘壕，復勇敢犧牲，故收以寡擊衆之效。余聞其事，頗感馮煥章先生練兵影響之深。王智遠，裨將窮兵，流離川陝間，猶能顯身手，博人民稱讚，犧牲雖巨，功在川西矣。則可知倘全國軍事就軌，訓練劃一，誰謂中國之不能建設現代軍隊哉！余過重慶時，聞王君傷勢可治，甚祝其早日无藥也。

成渝新聞界

余在成渝，受各界優遇，感不去懷，而同業青年之殷懇相待，尤值稱謝。成渝日報，皆多至七八種。重慶最大者，曰新蜀報。成都，曰華西報，曰新新新聞，曰國民公報等。各報皆用本省紙，記者多熱心青年，忠於職務。吳稚暉先生，秘密入成都，記者聞大索終宵，卒偵得之，翌日報端，赫然有稚老談話在焉。都會報紙，或尚不能辦也。余在成渝，幾無日不與同業週旋，得知四川報業，障礙甚多。過去軍權太重，而不重視報紙，言論紀載，皆不自由，記者動受奇禍，以是報業不能發達，且私人辦報，幾不可能。青年記者志氣旺盛，而難於發展，營業獨立，亦不易期待。成渝同業，喜見余之到川，皆開會歡迎，余感同業之情誼，又深知四川地位將來之重大，故掬誠勉同業努力。憶曾陳述數點，其一：報業之地位，須以自身努力培植得之。過去有權者一般否認報業之獨立性，惟有自身從人格信用能力上，以事實克服其錯誤。其二：記者爲社會公人，須始終守公的立場。吾儕縱常常喚起良心，猶不知爲社會造幾許罪惡，良心一鈍，更不可問。其三：則述說國難時期新聞記者之責任。所以報答四川同業者，如此而已。

四川報界，可隨時勢之進步而發展，前途有望。川報記者，多能文，亦刻苦，重慶經營一獨立報，當尤不難，視貴陽地位優甚。貴陽新刊之革命日報，爲總指揮部所經營，形式內容，都有可觀，舊有兩日報，則設備甚簡，隔日始能出報。西南交通進步之日，四川報將爲華西之重心歟！

北碚與灌縣

在川兩旬，游覽之事，惟北碚灌縣可紀。到渝未久，劉主席招待楊秘書長暢卿遊北碚，余亦被邀，同行有李君幼椿等，幼椿爲政治界有名之鬥士，年來盡瘁桑梓，將大有貢獻，今猶在重慶也。一行乘小輪，溯嘉陵江，行六小時，抵天福煤礦公司。參觀後，宿溫泉，翌晨至北碚，北碚事業，知之者多，茲不詳述，惟述印象。

天福煤礦區，印象殊劣，人民厎瘠污穢，礦工尤甚。詢知工價甚低，工人一日所入，不過一角餘，婦嬰老弱，負煤下山，所得尤微，觀礦工之苦，尤過於陝北之土法煤窰，因深感礦區管理之有待改良也。及至北碚鎮，則氣象大不同。民居雖陋，而整潔異常，是日居民及各校學生，都至江干歡迎，並爲演川劇。西部科學院，在發達初期，成績斐然，而限於財力。有中學一所，余見揭示牌上之國文成績品甚佳，又知特重訓育，有良好之學風。織布廠，男女工皆衣制服，清潔而整齊，所織三峽布，代表重慶時尚，蓋有望之事業也。北碚全鎮，有組織，有訓練，十年前之匪窟，今成一模範

社會，民智大進，風俗日新。蓋不止爲四川之桃源已。余既佩盧君作爭之人格志趣，亦以爲足證天下事之易爲，人民皆向上，只須親切之指導耳。溫泉與北碚公園，以風景論，亦爲殊勝，嘉陵山水，遊川者不可錯過也。

灌縣在成都西百餘里，以水利著，都江堰，乃秦太守李冰所創，鑿山劃水，使成內外江，成都十四縣，至今蒙其遺澤，此中國文化上一大誇耀也。慣例，每歲清明日開堰，余與心如心之及其眷屬，即以清明日由胡君浚泉導遊，惜阻雨，車行甚緩，到灌縣已日午，不及見開堰引水之偉觀，是日宿堰口之二王廟，即祀李太守處。殿後有丁文誠像，蓋報其補修之功。秦以來，二千年矣，代有補修，民國初，川西道尹王君章祜，督工三年，水利復興，王君非他，即去年死於長蘆運使任之著名廉吏也。十八九年，又大壞，長橋已廢，前年川軍內戰，隔河成戰場。二王廟數年前亦燬於火，今乃再建者，無當年之規模矣。廟在山腹，前即臨江，堰口在咫尺間。憑窗俯瞰，見江水奔騰，由堰口分爲二流，二千年前一文吏之精神，尚能支配今日，其事極奇。蓋李冰之法以竹籠盛石作堰，至今仍之，易他法則潰決。李冰傳有六字訣「深淘灘低做堰」，至今奉爲信條也。

二王廟，爲川西勝景之一，由廟中遠眺，青城一帶之山，皆隱約可見。是日陰雨，江山掩映，烟樹迷濛，余等爲畫中人矣。是夜雨未止，頗慮青城之不能遊，乃翌晨雨住，一行遂至青城。灌縣去山約四十里，一路皆秀景天成，入山尤佳，全山濃綠，拾級而登，至天師洞，宿焉。青城與峨眉齊名，而青城純屬道家，山不高而深，須旬日，方能遍游。林木極密，山徑皆如隧道，又多奇石。重民曾語余，「四川百頭却好」。其言幽默，但事實也。天師洞以上，寺觀尚多，俱未得往，一宿後，匆匆下山。計由成都往返共三日，如此遊山，殊不盡興，留待他年之重遊耳。

雜述既竟，謹謝四川各當局，各同業，各校師生，各界新舊知交之招待，及所與考察上之便利。願共念中國先民遺業之偉大，如都江堰；願共努力新建設，化全川爲北碚！

歸津以後，川事常在念中，友朋之歡，尤不能忘。心之幼子國雋，同遊多日，臨別依依，余亦甚念之。在重慶飛機場與諸友人道別之光景，茲當擱筆，又如在眼前！（五月十五日）



川東北剿赤印象記（八）

循實

匪區的經濟

（一）（經濟組織）

（a）經濟財政委員會——這是僞川陝省蘇維埃政府設立的，赤區內的經濟便由這個最高的經濟機關來統制。

（b）蘇維埃工農銀行——設在通江城，是赤區內經濟的樞紐；它發行並兌換貨幣。赤匪所沒收去的金銀，（金條，金元寶，金葉子，銀元寶以及各種金銀首飾）都集中在這銀行裏；今年三月在這銀行開過什麼賽寶會，把一些金銀元寶之類陳列出來給人民觀覽。除了表示銀行基金的充實，藉以提高並鞏固鈔票的信用而外，怕還有點誇耀的意思吧？

（c）經濟公社——由僞蘇維埃出資經營。通江設總社，各區設分社。除了按着糧食條例徵發糧食之外，各級蘇維埃還經由經濟公社收買或物物交換。收買是用錢，交換是用鴉片烟，鹽，布疋，雜貨。譬如大略五角錢一兩的鴉片烟可換麥子一斗，五錢鹽換麥子一升，一兩多鹽換米一升，七八錢鹽換豌豆或胡豆一升等。——鹽通常要賣一元左右一斤。

（d）貧農合作社——在各僞鄉蘇維埃監督之下由貧農們集資經營。股本每股由銅元五吊（約合一角八九分）起至二十吊止。所經營的業務是販賣糧食，鹽，布疋，農具及其他農民必需品。每兩週結算賬目一次，有盈餘就分配給各股東。

匪區內的貨物底流通的過程，便是經由經濟公社和貧農合作社這兩種作爲媒介的組織而運行的。就小商人仍許存在，並且農人也可以把剩餘的農產品拿來交換或出賣這兩點來說，赤區內所採用的政策必然是類似蘇俄的新經濟政策的。

（二）幣制——匪區內的幣制分銀幣，銅幣，銅元票（布票和紙票）三種。通江辦得有兩個造幣廠，一個專造銀幣，一個專製銅幣。銀幣底分量比四川的「漢板」和袁世凱銀幣都稍爲重點，成色似乎也不壞。不過面上不甚光滑，花紋也顯得粗糙；銅幣的製造比四川近年所造的還粗糙。

流通在市場上的銀幣好像不很多，最多的是銅元票和銅元；它們的數量是無從知道的。

鎳元和銅元底法定兌價是一元換銅元三十吊（即川省當二百文的銅元一百五十枚）。最初匪還沒有自己鑄造銀幣時也用川洋；人民可拿三十吊的銅元票到工農銀行去請求兌換川洋一元。老百姓們不相信他那票子，所以紛紛把谷米布疋用賤價賣出去，賣得的票子去換了川洋回來藏着。後來匪自己鑄造的銀幣出現了，川洋雖同時可以並用，但慢慢被鎔化了。

儘管他極力維持法定的兌價，但經濟上的信用不是單靠權力可以維持得住的，何況票子是無限制地濫發，兌現又很有限制，所以銅元票的價格還是不斷地下落。在去年底便跌落到二百幾十吊才換得硬洋一元；到紅軍總退却前，通江竟落到三百幾十吊才換得硬洋一元，值不到原來的價格底十分之一。

(三)生產——在赤區內，我們所看見的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匪的唯一具體的建設是開鑿小運河一道，由通河爲起點，經白馬溝，官田壩，石溪，毛浴壩，楊家寺，石河場，苦草壩而至陝南。在七月底已開鑿到苦草壩前方之青水溪地方，只隔幾十里即能和陝南的滑河交匯，正在積極修鑿，現在想已成功。匪前次退出通江，所有輜重完全是用木船木筏從那條新運河運到苦草壩去。不過這條河底開鑿是爲便利軍事的，不是爲促進生產的。此外兵工廠和造幣廠底創立也不是生產的建設。

自然，這在赤匪是有他的一套理論的——「軍事時期還沒終了，反動勢力還沒消滅，政權還沒穩定，建設還不能開始」。（宣言中語）

但是，且不說新的建設，就是匪區內原有的農地底生產也只有減退的——想必赤匪又要說「這是軍事時期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吧？儘管赤匪到處有「加緊春耕」，「加緊秋耕」，「放鬆了分得的田地底耕種，就等於放鬆了消滅敵人」種種標語和宣傳，儘管我們所見到的赤區內的田地荒圃也並不比非匪區的更荒蕪些，然而有幾種原因使我相信農產收穫必然只有減退的。紅軍公田並沒有完全代耕出來，因爲壯丁不够用；受壓迫的富農怠工，自耕農雖然還保有他自己的田地，房屋，耕具，（我在通江調查過兩處的十幾戶中農，他們所有的房屋田地耕牛農具等完全保有着，田地的收穫從二十幾挑谷到六十幾挑谷。）但還得按照公糧條例納租稞——以錢作價抵租稞的時候也有——時局的動搖和自身的不安定也鼓勵不起他們努力生產的情緒；分得田的佃農貧農僱農雖因

得了田地而歡喜，但傳統的命運觀念依然支配着他們，這使他們對於分得到手的田地不免有些又驚又怕，怕的是終久保持不住，所以他們耕作並不怎樣熱心。而其中自然也有熱心工作的可是一部分又該歸之他們對故主的情義——有些分得的田就是故主所佃給他們的，如其故主們過去對他們相當恩厚，他們在想着故主也許有回來的一天，於是好好耕種着分得的田，便不啻是好好耕種故主的田，也等於在默默中報答他們。

銀耳底生產也是匪所獎勵的。通江是中國產最好的銀耳的地方；而通江產銀耳的地方如涪陽壩，王坪等處始終是在赤匪手裏，我們剿匪剿了這末久，還沒有走到出產銀耳的地帶去，銀耳更是連看都不會看見。可是匪方「準備，耳山耳棒」的標語倒看見了不少。

聽說通江去年今年的耳山上的青杠樹都砍完了；蘇維埃叫貧民們去排山（是把生銀耳青杠棒棒一排一排地放好）所有出產的銀耳集中到各偽鄉蘇維埃去；人民要買的得向偽蘇維埃去買。

匪之獎勵生產銀耳，不是為的消費而是為的輸出。匪區內的宣傳說「銀耳是發財人吃的，不是我們窮人吃的」。匪區內既然是反對吃，它的輸出又受了種種限制，於是銀耳的價格大落特落，一塊硬洋可以買四五兩，偽紙幣一元也可買一兩。重慶上海那些大都市中銀耳的價格，因為來源缺乏的關係，却大漲特漲哩。

除了糧食和銀耳外，匪所獎勵生產的便算是鹽了。匪去年竄到南部時，搶得的鹽很不少，以後吃的鹽大半是靠這個。小半是靠那些以賺錢為目的的鹽販子。一斤鹽賣過一塊硬洋。紅軍中吃的鹽是有嚴格的限制的，匪區中的人民常常祇好淡食，一兩個月嘗不着一點鹽味也是常事。後來赤匪在通江西門外把原來開過的兩口鹽井又開起來；但是鹽的成份很少，每担鹽水只可熬得鹽四兩左右 。這供給自然是少得可憐。

匪又特別發佈了獎勵經營鹽業的條例：——

（1）凡井戶，灶戶，鹽井老板等已逃出外的可以回來按照蘇維埃的法令經營鹽業——繳納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所得稅。

（2）凡逃往白區的，或其他白區的工人如果願意到赤區來工作的都得按照勞動法令的保護，以八小時工作，每日可得五角至一元的工資。

（3）豪紳地主反動的鹽井，蘇維埃得沒收之，按照合作社的辦法經營。收成百分之十作社會勞動保險。」

（四）稅制——匪區中不是沒有稅的，不過他所標榜的稅制是「和傳統的，現行的，從窮人身上取得重，從富人身上取得輕的稅制完全相反的。」

通江設得有僞工農稅務總局，實行的是所謂「統一累進稅」。稅分三種：

甲，特種稅，又分三類——（1）白耳，按價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稅；但中農貧農所有，資本在三十元以下者得免稅。（2）鴉片烟，按價抽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稅。（3）屠宰稅，按每隻價抽百分之十；但紅軍及貧農雇農因婚喪嫁娶殺猪或牛羊自己吃的得免稅。

乙，出口稅　棉花，藥材，五金，猪，牛羊，粮食等按價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稅；但有時得酌量情形免稅。

丙，入口稅　中西藥材，五金，布疋，鹽，粮食，煤油，紙張，油漆，雜貨等按價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稅；但有時得分別免稅。

匪區內各種組織

匪區內各種政治組織如各級蘇維埃，這是同贛鄂等省匪區內的情形相同，人所共知的，所以這兒說的是政治以外的一些組織。

（一）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學校教育科，社會文化科，國家出版科等。學校教育科是創辦列寧小學，開辦醫學班，農事學校，蘇維埃學校，財政經濟學校，教師養成所，及審查學校教師等項。聽說此中所列各項，多半是毫無設施，有的是未曾舉辦；只有列寧小學，匪區中到處都有，這是赤化匪區兒童的一劑猛烈的藥。社會文化科是專管工農閱報所，讀報班，識字班，音樂隊，俱樂部，新劇團，木人戲團，化裝講演等項。國家出版科下分編輯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印刷股等項。凡私人著述都要由編審兩委會審核後交由印刷股發行之。這自然是赤匪實施文化統制的必要手段。

（二）勞工委員會——下設失業保險局，向雇主和資本家抽收保險費爲救濟失業之用；勞動介紹所；勞動保險局；勞動檢查所；工農飯店；招待所等。

（三）宣傳隊——宣傳隊的任務，不但是向羣衆直接進行宣傳鼓動，並組織羣衆，幫助地方工作。宣傳隊分經常臨時二種，經常宣傳隊是脫離生產，專任宣傳；臨時宣傳隊由各革命組織臨時組織之。地方各機關，縣以上設經常宣傳隊，十人爲一隊，每縣得設三隊到五隊，設隊長一人，大隊長一人，受縣蘇常委會指揮。各縣宣傳隊，又統一於省蘇常委會之下的宣傳隊總部。區以上可設臨時宣傳隊，必要時受縣

蘇之經常宣傳隊指揮。紅軍中設經常宣傳隊，每連三人到五人爲一小隊，設隊長一人。營設分隊長一人，指揮三小隊——合爲一隊。團政治處宣傳科內設大隊長一人統一指揮之。必要時可增加臨時宣傳隊，並擴大經常的。

赤區中刊物一覽——(1)「蘇維埃」(僞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機關報)；(2)「共產黨」(僞中共川陝省委機關報)；(3)「赤化全川」(僞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報)；(4)「川北窮人」(僞西北軍區政治部機關報)；(5)「紅軍」(僞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機關報)；(6)「少年先鋒」(僞少共川陝省委機關報)；(7)「斧頭」(僞川陝省總工會機關報)。此外也許還有，不過我不曾見過。

這些報紙都是油印的，有的是一天一小張，有的是三天一小張。編輯排版都很現代化，寫和印的技術都表現出赤匪原是善於作宣傳工作的特點來。

赤匪統治下的人民——在赤匪統治下，少壯的男子編爲赤衛隊，游擊隊；幼小的編爲少先隊，童子團；少壯的婦女，編爲歡迎隊，洗衣隊，縫級隊，宣傳隊；中農，小商人等，因爲不合成分，編爲運輸隊，代耕隊；流氓，乞丐編爲苦工隊，總括一句話，除了老弱嬰孩病廢的而外，沒有一個人不被分派工作，也沒有一個人不在緊張甚或恐怖的狀態下生活，這是在每一個赤區內相同的事，用不着我再說。

川省匪區內一般被容留下來的平民是在怎樣的狀況下過日子，這裏有一項文件可以替我說明(標點是我代加的)。

「四村負責同志○○，

茲來信，關於目前緊要，(按此處有漏落的字)我鄉傾(頃)接區蘇委的通知，叫把各種工作，統統限一星期做好完成。特將工作逐一列左：自十月二十號起，每村要擴大紅軍五名，少年先鋒團五名，戰鬪連四名，運輸隊四名，担架隊二名，工人團二名，宣傳隊三名，查田隊三名。再者每村要硝磺三十斤。每村要打棉軍服二十套，限十日完成，送交上級。再有你村的谷子，完全集中區蘇，鄉村不許保存顆粒。再有你村的豪紳地主及反動派，捉獲了好多，跑了好多，於十日內做一詳細册子送來；以好呈報。再有你村的道路如有逬(崩)倒者赶快培補好來。刻下醫院急需裁縫，鐵匠，炭匠，及木板，竹子，大鍋，請你村赶快辦到。這一個星期內各種緊要工作。希你照通知上面的決議逐一抓緊執行，纔免得上級說我們只曉得吃大烟的批評，就算救了我們的燃眉了，火速火速，千急爲荷；此致

布禮！

本日又來信叫每村辦棕八十皮(匹)，住學的學生要二名，再要運輸隊，赤衛軍三十名。你村再要担架隊四名。統統工作，限明晨辦到集中區蘇爲荷。

陽十月二十四號

赤江縣南一區六鄉蘇維埃政府條

一般資產階級的分子（爲求通俗的原故在川省名爲「發財人」），如其被捉，只有極少數平日還不過分剝削窮人的往往得着當地窮人的證明，付一筆贖罪金便可免一死，其餘的是活不了的。富農被剝奪了一切的權利——只除了生存權；受着嚴重的監視。中農是被認爲動搖的分子，他們底權利大大受着限制。開什麼羣衆大會時，並不一定督促他們去參加，如果自願去參加，也不拒絕，只是會場中不一定有他們的坐位。到處受優待的自然是紅軍和工農。開會時有坐位。有時還有東西吃；工農飯店，俱樂部，只有他們有權利去享受。也可以分得消費的東西。

像蘇俄的Nepmen 的新富農也不是沒有的，這種人少不得也要受到嚴厲的懲罰，輕的被打倒，重的處刑。通江有個區蘇維埃主席是貧農出身。此人對地方上的人比較和平寬大，很有些人擁護他。遇着他的生日，四鄉許多人給他送禮，也有送錢的（有的送幾吊，多的送塊把錢。）事後被人告發，收得的禮物和錢被沒收了，人被處了死刑，罪名是「剝削窮人的新富農」。

殺人放火的勾當——一入赤區，到處聽得赤匪殺人的消息，到處見得赤匪的埋人坑——十個八個人的坑，算不了什麼，幾十個，甚至於幾百個一坑的，都見得很多。他所殺的人是那些呢？地主，豪紳，團總，團保，以至於牌首，衙門裏當公事的人，發財人，被俘的反動軍官，這就是以成分爲標準而殺的。甚至於在五代之內有當過公事的人都不免一死。在四川十幾縣裏究竟是殺了多少人，無從統計；不過單以通江一縣而論，許多人告訴我們說「怕有二萬以上。」天！這是多麼駭人的數目?!

我們承認有些壞透了的專門剝削平民的豪紳和團務人員們原是殺不足惜的，他們在匪的統治下更活不出來是當然的。不過這些被殺的人之中有許多是老太婆，是婦人，是小孩子。他們縱然也是——據赤匪的理論說來——寄生在剝削制度中的——但他們本身又有什麼罪過，又爲什麼該被殺呢？

綏定城裏精華的市街在赤匪放棄時，是被燒了，通江城也是照樣地被燒了五分之二，但這兩處的衙門却依然存在着。顯然不是軍事上的必要，而是因爲要退走時才燒的。除了單純的洩憤的作用而外，我們找不出別的什麼可以解釋的理由來。殺人放火的殘酷勾當，又充分地表演在四川的匪區裏！

川局的剖觀

在八月初開始用重兵去攻取萬源；並橫掃萬源直通江一線赤匪的時候，雖則明知道匪的主力完全集結在那一線，而

且地形更加險峻，不是容易得手的，但以他們攻擊部隊底指揮官那種前所未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接再厲的奮鬥犧牲精神看來，我們都有幾分自信心，相信那最後的大功就在目前要收了。那曉得形勢忽然發生劇烈的逆轉，而且一轉竟轉到如此難以收拾的地步！

劉湘的部下原分擁神——劉神仙——反神兩派的，兩派的鬥爭醞釀得很久；不過在神仙鴻運當頭的那些年頭，反神派的只好背地詛咒他。反神派的第一個健將王陵基早已去職；其次的如郭昌明，王纘緒兩人，在前方潰敗的惡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的時候，趕到成都去，大着胆向劉湘力數劉神仙的一些罪惡，苦口勸告及早罷免了他，以免再貽誤大局。當時劉湘沉默了好久，才憤憤地說：「劉老師在前方是很努力的，是一般將領們不努力才把軍事弄糟了！」郭等又反復勸告，最後還以去就爭。但劉湘拂袖而起，向他們說：「要不幹大家不幹！」那夜劉湘便親自擬好辭職通電，交給他的秘書長修改拍發，跟着極其秘密地乘汽車出省；連他的副官長也是在當夜遍尋不得之後乘車追趕，到第二天清早才在榨木鎮的木船上找着他的。他到重慶時重要的軍政首長們在化龍橋接他，他誰也不理，話也不說一句，便一逕回到他李子壩的公館裏，所召見的只范紹增一人。見范時盛氣地說：「你請的是一星期的假，為什麼到現在還在重慶？」四渝原是別有私事的范，這時只好推說有病；他接着請求劉復職去指揮隊伍，本人當夜就動身回綏定的前方去，而且說：「如果四師的步隊再後退一步，他甘受鎗斃。」

劉湘那時好像確有不顧一切，「微服東下」的決心似的。激起他的辭職的原因不止一端。安心要看他的笑話的鄧田等，一向在骨子裏嫉忌他，害怕他。劉湘在他從成都到重慶時他便有「撒手不管，要糜爛大家聽其糜爛」的憤激話。這是一。財政械彈無辦法，這是二。尤其是反神派一向的積憤這時藉了劉神仙指揮失當的噴火口一齊爆發出來，形成激烈的鬥爭和分化。這分化足以給他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他本人直到如今還是神仙的忠實信徒（神仙所以還沒有失去對他的蠱惑力，除了為我們所不全知道的必然原因外，從他是「爬壁虎」（「爬壁」諧「巴」（巴縣）「壁」(壁山縣)兩字的音，這是劉湘以前偶促在巴壁兩縣防地時的綽號。）的時代起，一定是在陰陽八卦上受過神仙許多沒齒不忘的好處。）反神便無異反他，他怎能不一憤而走？

經過全體部屬的「環懇」，紳商們的「籲求」，和中央的殷殷慰留，他總算沒有東下得成，繼續負起對第五六兩路軍的責任。親自出馬到開江去。

他到開江去，據說有六個目的：(1)視察防線並重新配備；(2)召集將領會議；(3)整理部隊；(4)點名發餉（他隨帶了二百萬元鈔票，一百萬元現洋）；(5)鼓勵士氣；(6)厲行賞罰。

親自去參加過將領會議的一位將領告訴我說：在那將星雲集的會議席上，並沒有些什麼議論，只有負方面責任的幾位總副指揮各人有個不實不盡的報告，和劉湘的帶得有不客氣的斥責的訓話。在個別的晉見中只有互相間不客氣的攻訐，沒有什麼自我的批評和深切的覺悟。關於人事整理，將五路軍全線分為三基幹，編成三縱隊，以王治易，許堯卿，范紹增為右中左指揮兼第一二三縱隊司令，唐式遵兼任總預備隊總指揮，並負責縮編及整理各部。部隊底整理不過是縮編了些雜色隊伍，訓令各師旅切實補充整頓。至於賞罰一層，既沒有賞，也沒有罰。輕棄陣地的汪鑄龍不過撤職；宣傳說要免職的楊國楨依然無恙；劉光瑜，陳蘭亭們連裝門面的一點處罰也沒有受到。也許是處以寬大，一律既往不咎，許以戴罪圖功；也許是逼於分化的恐怖，懷着投鼠忌器的心理，二者必居其一。

無論從那方面說，要抵抗赤匪，維持四川的大局，劉湘這領袖，的確是少不得的——至少在現階段上。蔣委員長在直接或間接致劉的電，都在表示殷懃屬望之至意外，還諄諄說出對於餉械底補充，準有辦法；更對為民請命的些四川請願代表胡文瀾等進一步對於過去四川所發的二千萬公債准予備案；四川各路軍將領挽劉復職的代表們也奔走了兩次，替鄧田們向劉作誠摯的表示；最後省方代表張瀾等一再同中央駐川軍事特派員程澤潤，及各路挽劉代表的婉勸，並且據說「對於餉彈之接濟，各路步調之齊一，商有具體之辦法」，劉湘復職的意思才大活動，在雙十節的一天，回到成都。鄧田等事先得張程等的電，一齊趕到成都，準備開第五次的剿匪會議。

劉氏到蓉後，和各路重要將領交換意見，據軍方透露的消息，大體已經決定的不外下列四項：「(一)決本蔣委員長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原則，實施工作，併取鏡於中央軍過去之剿匪經驗，秉承蔣委員長指示的方略，盡量接受各方的建議；(二)嚴明賞罰，依據中央所頒的懲獎條例，嚴厲執行，(三)各路部隊，以各該部底整個實力為度，平均抽調；(四)剿匪經費，暫由各路自行籌措，至械彈及其他各項，仍由總部統籌」。劉之復職，須在各項問題具體解決後，總之，不出最近的期間。

重新團結，改弦更張底表面是這樣，我們且來分析一下

那些過去使劉湘感到棘手的因素，對剿匪底前途作個展望，下個推斷吧。

先就二十一軍的內部來說：這次前線底潰退並不是偶然的，它暴露了這一個組織系統底開始分化和崩潰。作為股肱的二層將領們，隨着時代底邁進和自身生活問題底解決，精神意志早已逐漸衰朽分化；軍隊本身底組織細胞因而腐化，這一個龐然的集團實際成了經不起挫折的個體。劉湘這次到開江去，將領們竟演出老頭子還沒落氣，五子先要分家的喜劇。劉湘如果不努力設法把這個大集團，用某種水門汀似的可以黏合同一物性的東西的新原素加進去，大大洗煉，重新團結一下，那他這部隊今後的前途還是決不容樂觀的。不知現在的劉湘對這個根本問題有沒有警悟，作什麼打算。

原已使用了的十分之八的部隊，傷亡了的不會補充起好多，現在每連平均只有五六十人，其中還有源源不斷的病兵不算；疲敝極了的簡直抽換不下來休息。這樣失去了元氣，又失去了士氣的部隊，怎樣有反攻勝利的把握？這回新增加上去的生力軍只有鄧國璋，鄧和兩部共約七團，何克修一旅，林梅坡一旅。劉湘所有的兵，除了幾處為了戍守的關係絕不能抽調的少數部隊，算是全部使用完了。

軍隊用完，只好抽調下東的團隊來補充。大縣抽一千，中縣抽八百小縣抽五百。每期合抽一萬共抽三期。第一期的已經集中了，第二期的在動員。團隊是連勤地方上的大股土匪都沒有多大的用處，何況是去勦赤匪？聽說被抽調去的團隊是和軍隊夾着使用，也就是變相的補充；不過縱然夾着使用是比較穩妥的辦法，那些脆弱的分子到底是最易「扯風」的（自相驚擾的意思），究竟有一部分動搖，牽動陣線，甚而徒成為替匪送槍的運輸隊的危險。何況團隊抽調，到處有土匪的後方也不無可慮呢？

可是這有什麼法呢？年來軍隊底補充早已逐步難困；各部隊雇傭不着兵，只好在後方各縣城鄉裏估拉人去當兵。這回竟連重慶市也大拉特拉了。先是拉街市上的流氓，濫兵，扒手，小偷等，化無用為有用，這倒是很好的辦法。後來不知是拉無可拉了嗎，還是辦這個差事的人們想法敲搕，竟連小本營生的或做工的，甚至於學生也拉起來了。軍隊底力量到如今不已成為「强弩之末」了嗎？

軍實方面呢：十個多月來，步槍彈至少怕已銷耗了千多萬發；特種武器的鎗砲彈，想必也銷耗得很可觀。中央接濟的步彈不過才三百萬發，其餘都是劉湘的武器修理所製造和歷年儲存的。年來二十一軍的兵器材料又遭中央無形的箝制，彈藥的補充也遠不像以前那樣裕如。現在中央雖答應源源

接濟，然而究竟能否接濟得充分還是問題；中央對於兵器材料雖也許可放行，但這是要現金才換得來的，這又牽涉到財政問題。

過去以及現在使劉湘焦頭爛額的莫過於勦赤經費問題了。以前的十個多月中，從附加的勦赤捐項下和別的方法籌得的欵才四百萬元，但是銷耗去的在一千萬元以上。五路軍自然是要他供給，一二三四六路也向他要錢，年來在籌畫供應上他當然是煞費了苦心。他的戍區，向來是一年征兩次糧稅，從去年來便增加了一次剿赤捐，人民早已負担不起了。官方自己都說「川軍勦赤已歷兩年，人民膏血竭盡，榨取無從，重以水旱災厲，救死不遑，實無可再事征斂。」（川省府上中央的電文中語）痛苦的呻吟聲我們是隨時隨地可以聽到的。今年川東南苦旱，收成不過二三成，可憐農民們連吃的都沒有，然而捐稅却無情地逼到頭上來，其中不知演了多少血淚的悲劇。川西有一部分的收成好，有一部分又遭水災；收成好又怎樣呢？還不是穀賤傷農？收復的匪區以及接近匪區地方的收成倒很不壞，因為匪方之注意農耕並不下於我們，而且天氣又是那樣雨暘時若。可是徒然便宜了赤匪。川省的深淵下的人民們是多麼渴望勦赤軍事結束，好減輕一筆剿赤捐的負担，誰知道繼續徵收的命令又下來了。幾十縣的人民一致籲請豁免，結果還不是落得個「忍痛輸將」的批示？劉湘一方在急切地為川中災民請命乞賑，一方却更急切地不得不向老百姓們要錢。為剿匪而不得不在人民身上加緊剝削，實在拿不出錢的强悍人民便不得不挺而走險，一天一天的匪化，這正是現社會無法解決的矛盾！

官方一年三征，再加上經手的區鄉甲長們私方的浮征的粮稅，是弄得老百姓們就是賣兒鬻女也不能按年繳齊的地步了。因了全川的不景氣，進口貨早已少得可憐，近來又因申滙狂漲，全融混亂，進口貨幾乎要絕跡；出口貨哩，倒極其旺盛起來，一半是因為避免狂漲的申滙的滙水，所以運貨到滬漢去抵償入口的貨價，一半是變相的運現金出口，而且還可以賺滙水，關稅是大大減少了，統稅當然也隨之減色，聽說重慶市的各種稅捐的收入只够重慶各機關的開支。鴉片烟特稅，因為稅率太重，繞道運漢的貨太多，比較旺盛時代的收入，減少到三分之一以上。可靠的大宗稅收只有鹽稅，不過川鹽在湘黔的岸被淮鹽侵銷，稅收也減了點色。漸次減少的稅收早已供給不了日加龐大的軍政費，即令沒有剿赤軍費的負担，劉湘的財政也不得不走到乞靈於公債的一途了。過去劉湘自己發行的公債，現在請准中央備案，今後唯一的希望也在鹽稅公債或借欵上。四川請願代表胡文淵等對中央的

條陳中的第四點說：「四川剿匪經費已無法可籌，爲今之計，尙望中央特別設法，發給臨時剿匪經費。萬一難撥現欵，則以川省鹽稅（計全年收入八百萬元），向上海銀行公會，抵借兩千萬元，定期九年，前六年付息，由川北鹽稅項下撥付，後三年還本，在全省鹽稅項下撥付」。劉湘在十八日電請蔣汪每月撥欵二百萬元接濟剿赤軍費。也許這只是陪筆，因爲明知中央未必有這力量，所以先這末討價，其實只要中央拿准許再發公債，或者借欵來還價也就够了。

過去宣傳得很久的聚興誠銀行經理楊燦三和英商所訂的投資借欵合同，一般人揣測其中是有劉湘的關係在內。但後來被一些川人反對，中央又要加以審查，這合同據說已經取消了。

近幾天來，各路軍領袖對剿匪經費問題提出了新的意見。劉湘是要他們自己暫行設法籌措的，他們說「過去各路餉欵，已屬萬分支絀，當此民窮財盡之際，萬不能再行加重民衆負担。故主張呈准中央，暫發剿赤公債一千萬元，即以鹽欵爲担保品。目前各路餉欵，暫由各路自行籌措，將來由總部按月津貼，每團每月六千元。」既然担保品同是鹽稅，他們這個發公債的辦法，和胡文瀾們主張借欵的也許是二而一的。

總之，不管是借欵也好，是發公債也好，剿匪經費的來源是很有限的，而銷耗却是無限的——從九月份起，各部隊作戰的臨時費核減了些，官兵的餉也從九折減到七折，這是正規方面的緊縮，但各級軍官和兵站糧秣兩處人員靠作戰來發財來解決生活的有多少人？他們那些浮支濫報的黑幕是揭不盡的！——怎樣才能把這無期的剿匪經費維持到底，這是誰也不敢說的事。

再來檢討一下金融的狀況：以軍政和金融的中心的重慶來說，現金向來是缺乏的，市面上賴以流通的通貨是二十一軍總金庫發行的「糧稅契劵」，川康殖業銀行的「無息存票」，地方，中國，美豐，市民（現改名重慶）幾家銀行的鈔票。不管這些銀行的內容究竟充實不充實，它們的鈔票和等於鈔票的「糧稅契劵」，「無息存票」總算把信用維持得不錯。大宗的交易是利用期票，莊票，支票來支付的。自從八月下旬第五路軍開始背進，軍事逐步吃緊以來，重慶的金融界起了很大的波動，由這波動所引起的幾件事象便是申滙從每千元須一百幾十元的匯水狂漲到四百餘元（自然，申匯高漲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爲滙欵到滬漢各地的太多了），成渝萬匯出的共有二千多萬，但金融界的操縱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甚至於有人說財政界於此也有關係，因爲提高申滙，把四川

錢幣底價格壓下來，無異是把無充實準備金的鈔票底實價打了個折扣，使得發行過度的鈔票對準備金稍爲平衡些，這原來是「通貨膨脹政策」的反映。）其次是現金加速度地流出去，儘管搜查得多麼嚴密，而且被查獲的生洋不斷地在流向總金庫去，但是，大利所在，人們像逐食的蒼蠅一般地只管勇敢地去冒險追求，用各種方法流出去的現金不知要比被扣留的多若干倍。再其次是市面上不但現金差不多沒有和一般人見面的機會，就連鈔票都少得很，甚至十幾元乃至幾元的支付都用「保付支票」。然而支票如果要取現便得貼水，——貼洋水，這是重慶向來特有的現象。在上海期票，莊票同是要貼現才可取現的，重慶的支票在使用時也和期票莊票一樣，算不得現金，雖則它們所要貼的不是同一的東西。支票貼洋水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在於銀行錢莊的出納十之八九是劃賬銀子不是鈔票現金，而眞正原因却不外現金缺乏，也就是說鈔票對現金之間老是有個折扣存着。洋水最少時一百元才貼幾角，截至十月二十日止，還是這樣的行市，「莊票掉現鈔每千元貼九十二元，莊票掉川洋貼九十六元，莊票掉人洋貼一百四十元」。一般人爲了洋水高漲發生出來的債權債務間的糾紛也不知多少哩。現洋難得出口，滙欵到省外的又遭官方嚴厲取締，至多只能滙五十元。一些要把錢運到滬漢去的人便收買金子運走。平均每天流出重慶去的金子有二百兩，全市的金子幾乎買空了，這又是一件事。重慶的交易所成爲專門賭申匯的機關，被這投機生意給毀了的不知有好多人；萬縣自本月初倒閉了市民銀行，引起金融界底不安；十半比期又倒了八家錢莊，——連以前已經倒閉及等於倒閉的三十餘家錢莊共四十餘家，虧折了八百萬元——殘存的只有十幾家，也有繼續倒閉的危險；金融總崩潰底危機已無挽救的可能了。一般的不景氣是遠因，狂賭申匯是近因。萬源縣金融底崩潰影響到重慶的；一個小小的風波也許就會引起重慶的空虛，動搖的金融市場，這危機眞是太多而且太大了。

說到這兒，使我想起最近一件幸而不曾實現的大事，那就是二十一軍總金庫對各商家的一千萬零七十萬的債務不曾擱淺，否則重慶的金融市場早已起了大風波了。（廿一軍每月發給本軍各部隊的餉欵，照例是由總金庫的主任周汝百出私人名義的期條，各部隊的領欵人拿着那個期條向銀行去扣現。這些期條，到九月底十月半十月底到期的共有一千萬零七十萬。但總金庫對這一筆債務，一點償付的辦法都沒有，有暫時擱起隨後再說的計劃。銀行錢莊和商家一聽都嚇倒了，開了兩次會來討論，結果是他們大家情願自己吃虧，答應緩期三個月再還都可以，但決不可以說「擱起」的話，因爲重慶的

金融只有這樣大，這筆欵如果無着，全市的金融都要停擺。現在算是照這個辦法暫時解決。可是三個月後又怎樣呢？你們想想財政和金融的危機是多麼大?!）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今後劉湘的危機，在軍事方面的還少，在財政金融方面的才大哩！

前面說的是劉湘的內在的困難，且再說說外在的。各路軍首領雖然沒有一個不挽劉湘復職，並且都表示「各方鑒於匪勢之披猖，與川局前途之危險，咸企盼劉能剋日復職，別無成見可言」。但誰能保證他們真已「識透利害，大澈大悟……併力合剿，完成任務」？（蔣委員長致駐川特派員程澤潤電中語）就令他們此刻真已「大澈大悟」，破除了已往的一切成見，但誰又能保證在今後不會因為餉欵械彈，指揮作戰等問題再引起「成見」來使劉湘依然感到無法泡製的苦呢？

對內對外都是困難重重，毫無把握。劉湘的部屬們看清了一切一切都沒有多大辦法，力勸他親自出川去見蔣委員長，相信和蔣妥洽之後，總可以於他本身於四川都有點益處。這事醞釀得久了：前有川湘黔三省旅京同鄉，四川民衆請願代表，中央特派軍事督察專員等聯名上書打電，求中要央迅派大員入川籌劃剿匪事宜，並派兵入川協剿。此次蔣委員長飛往西安，傳說就為佈署夾擊川匪，佈署大概是這樣的：命鄂邊的蕭之楚任第一路總指揮，由湖北房縣攻城口；命孫蔚如任第二路總指揮，由陝西鎮巴攻萬源；命胡宗南任第三路總指揮，由昭化廣元取通江南江。蕭部在準備中，孫胡兩部業已開始移動。又四川剿匪軍各路編制也要變更：大致以東南北為區分點，每路設總副指揮各一，仍由劉湘負責指揮。

蔣委員長於十月八日分電川黔湘鄂陝五省當局，限期半年，完成五省公路（甲，由貴陽經重慶達成都，乙，由長沙達貴陽，丙，由湘北十里舖經襄陽達西安，丁，由長安經廣元達成都；戊，由漢口經宜昌達成都。）以便利剿匪軍事底進行。

他更責令劉湘再定剿匪計劃，呈核中央，即派大員率領特組的參謀團入川監視各軍，照計畫確實施行，並切實整飭紀綱，嚴行賞罰。

四川的剿匪軍事已走入不能不由中央來統籌指揮的新階段，這原是必然的事。經過這一階段，四川的匪禍才會蕩平，四川復興的機運才從此可以開始，這也是必然的吧？

至於目前的軍事形勢，大概如下：一二兩路仍扼守嘉陵江，一路的最前線是尖長子，紅土廟，二路的是白鶴觀一帶，匪到達了蒼溪閬中的北岸，南部對岸的火峯山，南部城危

在旦夕。兩路都有大部的生力軍增加。三路李其相部由魏家山天池子推進到賺金寨，大石盤，七家觀一線；被中央免去了師長職，總部曾電請蔣委員長許他戴罪立功，最近已揭出四川人民剿赤義勇隊的旗幟的羅澤洲，他的部隊仍在復興場和匪對峙。四路自佔領雙河，悅來等場後，已同五路軍郭勛旅取得聯絡，一同出擊，先頭部隊已佔枸林場。郭旅大部現由興隆場起，沿老君山，玉皇觀，濛汜河一線佈防；五路軍彭師會同楊軍民練營將龍崗寺收復，匪退到寺後三十里的顯龍觀一帶。又五路軍左翼范部仍守沿渠縣到綏定一線，前方進展到包竹溪崇實寨，雙龍場，李家壩，匪在鳳凰觀，東岳廟一帶；許王唐各部，仍守宣漢一線，匪在雙河場，胡家場一帶。總括一句話，有進展的不過三五十里路的小進展，所佔領的也未必是匪的主陣線。而北道方面——嘉陵江流域的閬中，南部，營山這些地方依然在吃緊。

赤匪以紅三十，三十一兩軍對付一二兩路；三十軍部隊正向營蓬開拔，有攻破營山等處越過嘉陵江之樣。對付三四五六路的是紅四，九，三十三軍。他這回居然輕易地便取回去，通，南，巴，儀蒼，以及宣綏，閬南部底一部，連同城萬，又是縱横千里的地域，爭得了那些地域裏再度從官軍方面得到失望的羣衆，解決了糧食的恐慌，恢復了去年的聲勢，他在川北的根據地又鞏固起來，他那「赤化全川」，「爭取一省的首先勝利」的毒謀必然要猛烈地執行。

去年今日，六路大軍開始進剿時，士氣是何等旺盛，費了十個月的功夫才打到通江；現在以再衰三竭的疲敝之師去規復失地，加一倍的努力，加一倍的期間，能否恢復得到八月十日以前的局面還是問題。雖則中央軍四路入川兜剿，而且這些奉命前來的部隊中也儘有剿匪的相當經驗，爲匪所不敢輕視的（如胡宗南蕭之楚），但他們來川，對敵情，地形都得慢慢地來考查認識，其間很得要點日子。再加以不得不完全採取江西剿匪致勝的經驗來做，大修公路，大築碉堡（接近匪區的地方都在趕築，尤其是和吃緊的蓬安，岳池接壤的武勝，合川這些地方，據說便要築六百多座；陝邊也已築了不少。）這軍事底期間雖不必長於江西的，但也未必少得了許多——再說，實際上也非得很長的時期不能弄得徹底。萬一徐向前蕭克，賀龍甚至於朱毛等等幾股匪在川黔打成了一片，那這軍事結束的日子更要遼遠了！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脫稿於重慶。

哈瓦斯社與法國新聞界近況

歷樵譯

全世界的新聞電訊社，除去路透以外，法國哈瓦斯社的勢力雄厚，也可以算得一個重鎮了。關於該社的內容組織，介紹的文字却不多見。四月份「生活世紀」the Living Age 載有波賽爾 Jean Galtier-Boissiere和勒費佛Rene Lefebvre二氏最近在巴黎「迫擊砲月刊」Crapouillot發表，關於哈瓦斯社和巴黎大戰後新聞事業的一文，對於現前法國輿論界的內容，頗有詳盡的寫照，譯之以饗讀者：

一、

因爲新聞網佈置的周密，哈瓦斯通訊社可算是法國情報機關的巨擘了。他拿各地新聞供給巴黎的報紙，同時拿巴黎的新聞，供給各地。法政府和各大公司的董事部常拿新聞交給這正式通訊機關，在各報發表。官場和各政黨領袖也常利用這機關發表宣言，政見或是否認什麼消息。

至於採訪國際新聞，哈瓦斯社不僅在各大都會派有特派通訊員，並且和世界各大通訊社訂有合同，像英國的路透社，德國的電訊局 the Deutsches Nachrichten Bureau 義大利的史蒂汎尼社Stefani，比利時的電訊社 the Agence Télégraphique Belge，西班牙的法伯拉社Fabra，波蘭的P.A.T.，羅馬尼亞的拉道爾社 Rador，蘇聯的塔斯社 Tass，美國的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和日本的新聞聯合社Rengo。有一點可以注意的，就是大半上述的通訊社不是官方，就是半官機關。派遣特派員本是一種很費錢的方法，惟有遇見發生特別事故的時候，通訊社纔派專員前往，所以該社除去幾處特約通訊以外，關於普通的國際新聞，大概全依賴各國的官方通訊機關。例如關於英國殖民地，埃及或是印度的新聞，哈瓦斯社採用英國路透社的稿子，關於遠東，尤其關於中國閱者注意——是採用日本新聯社的消息。

法國公衆所看到的國際新聞，首先須由各外國通訊社拍給哈瓦斯社，再由該社加以爬梳整理。新聞稿件的詞句，須按照法政府的方針，或是該社後台大股東的意旨編撰。一九

三一年法政府津貼該社的經費有三千六百萬法郎。至於法國新聞傳播到外國的方法，是很奇特的。哈瓦斯社一方面須順從各股東，尤其是巴黎荷蘭銀行the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的意旨，和不違背法政府的固定方針，同時還要博得各大外國通訊社的信用。該社爲討好各方面起見，所以常採用許多方法傳播新聞。舉一個例子講，他們時常在撰著的某種通訊前面，加上下列的小註，「注意：玆奉上特訊一通。」遇見這類的稿子，上面並不註出哈瓦斯社的社名，只註上「密件」的字樣。所以結果，外國閱者對於某一個問題，比較法國本國人能得到更詳明的消息。例如在航郵案發生的時候，航空部曾經知照哈瓦斯社，請他只發表官方的公報，但是哈瓦斯社却發了註明「密件」字樣的稿子給瑞士，義大利各國，把這案件一切的詳情，原原本本的紀述出來，但是該社在本國所發的稿子上，對於這消息却一字不露。再舉一例，當社會黨機關「人民報」把摩洛哥血戰的眞相揭出以後，在哈瓦斯社所發的地方稿裏面，絕對不提此事，但是對於國外，却用特訊的方式，把它揭出。據該社的社員講，義大利對於這類通訊，是非常歡迎的。

二、

當一八七九年德蘭格男爵 Baron d'Erlanger 剛開辦哈瓦斯社的時候，該社的資本是八百五十萬法郎，一九二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五十萬法郎，一九二一年到二千七百七十五萬法郎，一九二二年到三千七百萬法郎，一九二四年到五千萬法郎，一九二七年到八千七百萬法郎，一九三〇年到一萬另五百萬法郎。按英德義三國的習慣，通訊社全不代辦廣告業務，但是哈瓦斯社却設有廣告部。歐戰以後，該社又收買了一個大通訊社 Lagrange et Cerfo 根據烏爾曼氏 M. A. Ulmann在「精神雜誌」Esprit上發表的一篇調查精確的論文講，哈瓦斯社所傳播的宣傳文字，計分三類：

㈠爲政府宣傳　對於政府的某種主張，預先加以疏通，或擁護。扣留關於某種案件的消息，或是不叫公衆知道，某種國外問題的重要性，以免政府受輿論的攻擊。

㈡爲商業宣傳　哈瓦斯社的編輯具有技術的經驗和學識，使得各大公司相信在該社刊登廣告，能用最廉的價格，獲得最大的結果。

㈢爲金融宣傳　範成金融界的一般意見，對某種股票，證券和公債造成有利的空氣。

哈瓦斯社經費的來源，是法政府，國內或殖民地的製造家，外國政府以及法國國內外的大商行。哈瓦斯社爲了完全

消滅競爭起見，曾經用他的偉大勢力，收買了兩個敵對的廣告社，法國大廣告公司全在他的手裏，就連做廣告牌和無線電廣播的機關，也大半由他包辦。倘使有某一個廣告，經哈瓦斯社拒登，那末就莫想再托其他的廣告公司登出，因爲這些公司大半是屬於哈瓦斯的系統。自從經濟蕭條發生以來，這種獨占的情形格外顯明。除去小規模的公司或是外國公司以外，廣告市場是歸哈瓦斯社獨攬了。

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哈瓦斯社一直占居上風。當「法郎公報」Gazette du Franc想承辦某某數報廣告的時候，「新聞報」便披露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字，以至發生了問題，該報的董事並且被官方逮捕。一九二一年哈瓦斯社曾經阻止「小巴黎人報」在各地發刊地方版的計畫。「勞工報」，「每日新聞」和「民友報」Oeuvre, Quotidien and the Ami du Peuple全同樣地受到他的壓迫。大富豪巴丹諾德 Patenôtre要辦「小新聞報」，也因爲受該社的干涉而放棄了他的計畫，損失了幾百萬法郎。

哈瓦斯社除去包辦二百家地方報紙和巴黎四大報的廣告以外，「新聞報」和「小新聞報」也歸他管理。他對左翼的「勞工報」，和極右的「民友報」均能指揮如意，並蓄兼羅。

我們知道在獨裁制盛行的德義兩國，報紙是一致歸現政府統制的，而在輿論自由的法國，却發現了一個有力的非政府機關，儼然把國際新聞以及關於商務金融的消息，歸他一手壟斷，他並且受津貼和運動費。各種日報都得聽他的號令，屈服於製造家和金融界之下。最後，他並且能操縱各政黨的機關報，但是他却很聰明，仍然保存各報的政治色彩。

哈瓦斯社雖則收受了法政府幾千萬法郎的津貼，但是有時爲迎合讀者的要求，也常發表某種反政府的宣傳。該社一方面公然地被指摘爲法國的宣傳機關和得到殖民地的大宗津貼，但是他同時又操縱一種有法西斯傾向的機關報，宣傳要打破共和制度。他經由各種色彩不同的報紙，進行五光十色的政治運動，政府對於這種神秘的力量，不得不俛首聽命，和美總統屈從各托辣斯的情形，如出一轍。只要哈瓦斯社一個電話的力量，就可以造成各報左傾或右傾的論調，引起證券市場的風潮和民衆運動，或是促成外交局勢的惡化，甚而至於推翻政府，他的勢力之大，是法當局所熟知的。

三、

歐戰以後，法國輿論界最大的鬥爭，要推巴黎五家大報——「小巴黎人報」，「新聞報」，「晨報」，「小新聞報

」和「巴黎回聲報」——聯合攻擊「每日新聞」的一段公案。「每日新聞」是亨利．杜邁氏Henri Dumay於一九二三年創辦的。杜氏本來在「小巴黎人報」辦事，後來因事脫離。他對於辦報，具有豐富的專門智識。該報成立的宣言，主張給予法國的輿論以新生命，同時想推翻金錢魔力，打倒辦報的金錢主義，以及哈瓦斯社的獨占。那宣言講，「我們鄭重宣誓，「每日新聞」對於政府，黨派，以及金融和經濟的勢力，始終維持完全超然的態度。」「本報不僅以本身的自由和誠實為滿足，並且抱着一種志願，要督促其他同業，也能够誠實。本報主張用法律的手續，公開地管理報紙的財政。因為輿論界的淨化，就是國家的淨化。」

「每日新聞」的開辦，和其大小報專靠着有力者的津貼或是有秘密收入的不同，他以一個獨立，誠實和自由的報紙的資格，向公衆發行股票。在該報投資的有六萬人以上，大半是政府的雇員，大學教授，郵電局的職員，醫生，工程師和一些小職員等等，這一班人對於改造輿論，很具有熱忱。杜氏募得的資本計達二千二百萬法郎。

杜氏開辦「每日新聞」所用的宣傳方法，可以稱得起十分巧妙，但是在該報將出版的時候，承辦該報印刷的「小新聞報」，忽然拒絕代印，於是該報的出版，只好臨時展期了。在「每日新聞」最後出版的時候，哈瓦斯社和五大報紙立時就聯合起來，去抵制他。「每日新聞」於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了一篇告公衆書，講：「巴黎五大報紙聯合反對本報，對於這件事，本報必須訴之法律，甚至於提出國會，各報的舉動已經對本報發生了影響，那是我們要請公衆立時注意的。報販受着了恐嚇和威脅。他們如果售賣「每日新聞」，那末就不能售賣「晨報」，「小新聞報」，「小巴黎人報」和「巴黎回聲報」。這一種不公道的競爭，和腐敗的抵制辦法，是應該訴之法庭，要求損失的賠償的。」

「每日新聞」上述的宣言，很引起了社會的同情，尤其激動了主張輿論淨化的左派的同情。該報的銷路，因此劇增，五大報的團體反處於一種很窘的地位了。「晨報」對於這宣言，首先提出了答辯，講該報幷不反對「每日新聞」發行的自由權，但是因為該報曾經指名去攻擊他，所以「晨報」不願意和「每日新聞」在同一報攤上出賣。因此報販對於這兩種報紙，不能不有選擇。他們又講這件事所牽涉到的原則，幷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售賣自由」。

因為五大報抵制的結果，「每日新聞」把他所招來的股本，逐漸在籌備開辦和支付薪金的用途上，消耗盡了。哈瓦斯社和五大報合作，也拒絕在「每日新聞」上刊登廣告。杜

邁氏因爲要維持「每日新聞」的存在，所以不得不向各大金融機關張羅欵項，各機關因爲代價低廉，所以也很樂意出錢。後來該報政治新聞編輯奧拉Aulard和白里森 Brisson 疑心杜氏賣友，便提出辭職，其他潔身自好的記者像巴葉 Albert Bayet 等一班人，也紛紛地退出了該報。

這一班退出「每日新聞」的記者，發表强烈的宣言，攻擊杜氏。杜氏爲答辯起見，就刋布了一種小冊子，對股東說明他所以接受大金融機關協助的原因，就是爲保全股東的資本，否則那些資本恐怕不免立時喪失。但是股東當中，有一些有風格的人們却宣布他們甯願失去股本，也不願意接受這種不淸白的金錢。

杜邁氏又把「每日新聞」的金融版出讓給「法郎公報」，每月接受十六萬五千法郎的津貼。後來該刋主任韓諾夫人 Madame Hanau 因爲受各大銀行的壓迫被捕，杜氏因此處於一種帶嫌疑的地位。所以他按照股票票面的價格，把他個人所有的股子，讓渡給富豪海尼賽氏M. Hennessy 。於是這「不偏不黨」的「每日新聞」，便落到了一位大富豪的手裏。他憑這報紙的勢力，做了閣員，後來又被派做駐外大使，這位白蘭地酒廠廠主的野心，居然如願以償了。

「每日新聞」歸了海氏之後，因爲政治關係，盡力攻擊普恩嘉賚。一九二八年普氏組閣，任海氏做農長，於是「每日新聞」對於普氏的論調，就突然地改變了。據巴黎一般人士的觀察，「每日新聞」的轉移，可以看做法國輿論界中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四、

巴黎輿論界中最近異軍特起的報紙，要推「巴黎晚報」Paris-Soir了。這報最初的創辦人是穆爾 Eugene Merle，中間轉過了幾次手，後來歸蒲羅福斯和培金 Prouvost and Béguin兩人合辦，蒲氏是羅班 Roubaix紡織廠的主人，培金是一位紙商。最後這報紙又歸蒲氏個人獨辦。

這報採行了一種新試驗，注重四大特點：㈠刋載明晰精選的相片，㈡由著名作家和記者撰著特別通訊，㈢登載合乎公衆脾味的生動的名人傳記，㈣刋布體育消息，吸引青年讀者。主辦該報的人們很明瞭在這汽車，電影和無線電時代，公衆好奇心的範圍是擴大了，所以不得不注重轟動的國際新聞，以饜足讀者的欲望。他們認新鮮的時世照片，尤其可以叫座。例如關於法總統杜穆爾氏被刺的照片，由該報率先披露，所以「巴黎晚報」的銷路，突飛猛進，到史達維斯基大騙案the Stavisky Scandal 發生，該報的銷路竟達到頂點。

一個晚報，超過了日報的紀錄，能有二百萬份的銷路，在法國是破天荒的紀錄，就在全世界恐怕也是沒有的。

倘使一個報紙，沒有像「巴黎晚報」這般雄厚的資本，一遇見這樣突飛猛進的成功，或許就要引起財政上的困難。按照辦報的經濟學，一家報紙倘使銷路劇增了兩三倍，那末他不但要賠錢，恐怕還要不得不出於休刊的一途。一家報紙的銷路突然劇增，那末根據銷路小的時候所訂的廣告價格，一定要大大的賠錢。因為紙價成本高，所以普通訂一年合同的大廣告，非但不能叫報館賺錢，並且還要賠本。況且在訂立新合同的時候，也不易按照銷數真正的增加，去規定新價格。比如有一位登廣告的主顧，在一家有五萬份銷路的報紙上，出一萬法郎的廣告費，當那報紙的銷路突然增加到五十萬的時候，他一定不願意把廣告費也增加十倍，甚至五倍。

五、

「巴黎晚報」所以特別的成功，還具有種種的原因。他最初所以能夠呈露頭角，是因為和他競爭最烈的「急進報」the Intransigeant 採取了錯誤策略。「急進報」當局因為深信對於吸引讀者，很有一些把握，所以決定不許報販退報。在法國賣晚報的報販，大半是一些失業者。他們從報館批購報紙，每百份出十四法郎，向派報人批購，每百份出十五法郎。地點好一些的派報人每晚能有二百到四百法郎的收入。報販子銷售一百份報，便可得着十法郎或十一法郎的報酬。

「急進報」既然不許退報，所以報販每晚的收入減少到六七法郎。在另一方面，「巴黎晚報」却是許退報的，所以報販們很歡迎他。後來賣報攤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讀者買不到「急進報」，就買一份「巴黎晚報」。等到「急進報」發現了這錯誤，要想糾正的時候，已經是來不及了。可是他們的收入並不壞，因為一個報紙銷數劇減了，廣告費還是一樣，但是印報所用的紙張，却可以減省，所以反能賺錢。這種現象，毋寧是於報館有利的。

倘使有人以為「巴黎晚報」有吸引旁的報紙大部分讀者的能力，那却是一種重大的錯誤。我們只要把各報的銷路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白。「巴黎時報」，「辯論報」和「自由報」都有他們固定的讀者。「急進報」在「巴黎晚報」勃興以前，有四十萬的銷路，後來銷路雖然減少，但是却不足以說明「巴黎晚報」銷數突然達到一百二十萬份的原因。

事實是這樣的，「巴黎晚報」所吸收的讀者大部分是閱早報的。這種情形很出乎意外。有許多只看一份報紙的人們很願意買晚報看。這種奇異的變態，有兩種原因可以解釋：

第一，每天早晨有無線電台廣播國際新聞；第二，一般人工作時間的普遍減少。一般職工離開辦公室和工廠的時候，比較以前是提早了。從前他們在上工的時候，匆匆閱覽報紙，現在卻願意很安靜地在家中或是咖啡館裏看報了。

六

再談到各國報紙的售價，英國報由三十五生丁到七十生丁不等，瑞士報紙五十生丁，美國報紙由五十到七十五生丁，荷蘭報紙一法郎，德國報紙由六十到九十生丁。拿法國報紙比較，每份只售二十五生丁，可以算是最低廉了。因為價格低廉，所以紙張和印刷的成本高，所以在銷報以外，不得不依靠其他的收入。因為日報的費用大，所以嚴格的廣告費不足以平衡收支，各報不得不另覓財源。有人是想借辦報出名的，像香水大王柯迪 Coty 的辦「待詔報」Figaro，和白蘭地大王海尼賽的接辦「每日新聞」。也有人是不願意出名的，像辦「辯論報」的溫德爾氏 Francois de Wendel 就是一例。

現在法國大半的報紙，不再代表某一種的理想或是主義。他們所代表的是大的經濟利益。巴黎「時報」代表的是煤業和五金業大托辣斯和保險公司。「急進報」代表麵粉大王德魯佛斯 Louis-Louis Dreyfus，「巴黎晚報」代表紡織業。有時津貼報館的是一種大騙子，像史達維斯基。史氏辦了一個廣告社，常把廣告送登在準備攻擊他的週報上。史氏又和兩種日報發生了關係，一種是代表左派的「志願報」the Volonte，一種是代表極右派的「干城報」theRempart。反正史氏對於報紙的政治色采是不管的。「志願報」儘可主張法德妥協，「干城報」也可以自由地向人民作愛國的呼籲，主張增强重砲和防務。他所要求的只要有兩位在政界有力的記者，能介紹他和政界的要人們見面，或是邀他赴宴。

七、

法國有一種人，專門替大的經濟機關和輿論界拉攏，最著名的有巴蒂歐，勒諾，白嘉勒和米能 Batiau, Alphonse Lenoir, Bourgarel, Mignon 這一班人。在社會上，他們的名字雖然很少人知道，但是他們具有極大的潛勢力。這班人個個有幾千萬法郎的家產，他們所得的佣金至少是百分之十，他們專替下列各種機關，做拉攏的虔婆：

(一)大經濟機關，煤油業和軍械商。

(二)鐵路公司。

(三)自法蘭西銀行以下的各大銀行。

(四)承辦公共事業的各大公司。

(五)娛樂場所和經營淫業與賭場的，他們的目的，只求報紙不披露於他們不利的消息。

(六)法政府和殖民政府。法國報紙受上述津貼的占全數五分之四。

(七)外國政府。法國報紙常接受外國使節的金錢，藉以轉移輿論，這一種情形差不多已經成功公開的秘密了。

吳梅村與吳三桂

黃魯珍

梅村在有清一代是位超然的詩人，我把他和吳三桂相提並論，覺有不倫！然而梅村的詩却與吳三桂發生相當關係。梅村丁明清之交，改朝易代，耳聞眼見，對當時諸事，類多發以吟咏，如洪承疇，瞿式耜，鄭芝龍，孫傳庭，史可法，左懋第等人，以及明宮清宮，興革變遷之際，悉見於篇什，而尤對於吳三桂，三致意焉。在梅村詩集中，略可找到對三桂而發的，如下：

A 圓圓曲

B 雜感第五首

C 即事第十首

D 滇池鐃吹

在這幾首詩的字裏行間，我們可對吳三桂有極深刻的認識，比讀任何的傳記史實，都覺有進一步的了解。圓圓曲與雜感第五，是紀述吳三桂與陳圓圓的一段豔史，考陳圓圓的始末，各家紀載不一，其始事姑置不論，迨吳稱兵雲南，改步改元，鈕玉樵觚賸載：……延陵（即吳三桂）潛蓄異謀，陳（圓圓）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爐經卷自隨，……癸丑（清康熙十二年）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穠蕙嬌鶯，聯翩接軫，俱入禁掖，圓圓名氏，獨不見於其籍，其元機之禪化耶？其紅綫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其軀，捐榮不御，皈心靜域，晚節克終。』而陸次雲先生圓圓傳，則謂：『……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陳圓圓是否如上述的那一情形，我們無須爲之細辯，梅村仿長恨歌所作的圓圓曲，是當吳三桂意氣方盛之時，如詩中：

『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

是記述吳三桂進封平西王，專征討伐，由秦入蜀，而斜谷散關，亦唯玉人之是享，則吳三桂之聲勢，陳圓圓之專寵，此四句既形容盡之。梅村之結曰：

『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綠！』

這一段的詠嘆，却不是聲揚吳三桂怎樣『羽翼盛朝』！怎樣『百戰山河』，而意味乃感慨，概歎。我們知道這詩（圓圓曲）不是作於吳三桂敗亡之後，去弔憑他；却是正當他稱孤道寡，裂地封藩時候！梅村却如此說法』，就好像知道吳三桂下邊一定沒有好結果，而先致微詞。據張山來先生書圓圓傳後：『梅村祭酒圓圓曲，當時讀者不解所謂，及雲南稱兵叛變，論者始服先生先見之明，而詩價於以陡漲。』更有某筆記謂：『吳三桂在當時曾賚重幣，求先生去此詩，梅村不之顧。』而圓圓曲中的警句，如：

『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

及雜感第五：

『武安席上見雙鬟，血淚青蛾陷賊還：只爲君親來故國，不因女子下雄關。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快馬健兒無限恨，天教紅粉定燕山！』

豈不是戳破其隱，直揭其短，瑰章綺句，寓董史之直筆，其在當時流傳也，較正史爲齊：而記事措詞，則又婉轉以深刻，吳三桂之難以承受，亦人情之常。我們更推究梅村關于三桂的詩，多假圓圓以起興，可得如下理由：按明史，吳三桂屯兵山海關時，京師陷，李闖挾其父襄以招降，吳意本動，一聞圓圓被收，始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爲生？有這一激，始與賊誓不兩立，而吳後半生的功名富貴，可說建築在此一念上。假使沒有陳圓圓一個人物，則吳三桂或不至出關乞師，不出關乞師，亦不至如後來的一切推演。是陳圓圓實是吳三桂的主動者，梅村作詩，拿他當牽線，一方既得風人之旨，同時又是吳三桂本身一件大事。君父之仇，可以勿報，而紅顏却不可棄擲，全家寧成灰土，一人在所必爭。梅村之微言深意，刺之直可到骨矣。即事第十，按其先後，應與圓圓曲作於同時，首句云：

『巴山千丈擘雲根，節使西征入劍門。』

亦指吳三桂專征入蜀，可與圓圓曲的『金牛道上車千乘』合看；而末節：

『全家故國空從難，異姓眞王獨拜恩，回首十年成敗事，笛聲哀怨起黃昏。』

此又比『衝冠一怒爲紅顏』，『不爲女子下雄關』等句，說的更進一步，蓋以前不過刺其好色，輕國，於當時之滿清，却未顯斥，此則『異姓眞王』四字，可謂梅村『下犯』之作。其對異姓來王之感慨，可於言外得之，雖惟對功狗竊懷兔死之悲也。至滇池鐃吹，共四首（按鐃吹，即今軍樂，古今注；短簫鐃吹，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係清順治十五年，出師取黔滇，十六年，西南大定，吳三桂爲此役一重要人物！其咏軍容之盛曰，

朱萬縣小輸賨布，白象營高掛柘弓。——鐃吹第一

魚龍異樂軍中舞，風月蠻姬馬上簫。——鐃吹第二

其咏戰伐及徵輸曰：

縱擒有賓新疆定，叛服何嘗舊史亡！——鐃吹第三

海內徵輸歸六詔，天遣勳伐定三苗。——鐃吹第二

然尤惹人注目的，却是鐃吹第一首的末二句：

誰太平滇海曲？檳榔花發去年紅！

在這凱歌齊奏，殊方底定的時候，梅村却拈出『普唱太平』四字，殊可尋味。據一統志：『康熙七年，甘文焜爲雲貴總督，時吳三桂逆節已萌，』而滿廷之奠定西南，是順治十五年以後，吳三桂於此時受封拜爵，疑存叛志，而虜廷方裂土分封，天下亦齊唱太平。不謂此澤畔行吟之詩人，獨先見其機，知滇池之波，必不能靜，而檳榔花發，去年已紅，此則梅村之巨眼，未可概以詩人目之也。

一九三五，三月六日，于[illegible]溪室

太平天國新史料幷跋

蕭一山

右萬大洪安民告示鈔件一通，附旗號及洪秀泉等名職。現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編存於Or. 8207(K)冊中第十四葉。按此告示首三行殘闕，然全文已見太平天國戰史，太平天國軼聞，太平天國詩文鈔，及抄本粵匪雜錄（原本藏常熟縣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覆抄本增標此名）等書，惟文字小有異同耳。茲先補錄闕文如下：

『奉天承運太平天（雜錄本無此字）國總理軍機都督（雜錄本無此二字文鈔作天下）大元帥萬大（文鈔作歲）洪，為剴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污吏，無異虎狼，皆由於虜廷之懦柔，（雜錄本作無道昏君，文鈔本作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近（文鈔作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利風日熾（文鈔作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縱（文鈔作諗）惡不究，貧窮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即錢漕一事，近來增益數倍』，云云。

以下略同。惟『刻下大兵雲集，廣西以（雜錄作已）定，長沙已（雜錄作又）平』三句，以較戰史及軼聞兩本，『大兵雲集廣西，已定長州太平』二句，為詞理俱順，可以校正傳排之譌。順吾者以下，他本均作『村印回藉，其餘豺狼差役，概行懸首示衆，恐有流賊藉端滋事，准爾等指明具控』等語，亦可與此件參看。賊情彙纂云：『賊目每夸言軍行先數百里，即遣人前往，徧張告示，令富者貢獻貲糧，窮者効力，其實乃自欺妄語』。今以此示証之，則先張文告，似確有其事，觀示中將至江西，先行曉諭之語自明。人民助糧，與以借劵，亦非强勒貢獻可比。此均足補彙纂所未備。戰史謂此示發於由岳州東下時，文鈔謂洪秀全初建國時之檄文，故將萬大洪易為萬歲洪，但以諸書比較，此說似不可信，不知鈔者根據何書。雜錄本於示末署天德二年正月，再以所附旗號五種，證之，則萬大洪必為天地會黨人。因彪𧆂𩦳𩦳𩦳本天地會之記號，所以代表五祖，而天德又為天地會所假託之大明皇帝年號也。以後所開名職，頗為重要，洪秀泉封太平王，王而曰封，則必有封之者。當亦指「大明天德皇帝」無

疑。雖秀全並不以臣下自居，然天地會黨人終不以帝號歸之者，以理想中尚有一「朱明」之裔也。洪秀全後日之排斥天地會，亦由於此。天德事另詳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跋語

下文征富也
[illegible]
[illegible]而卅年之[illegible]已故而後下致民之[illegible]
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之義士觸目傷心能不奮臂
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刻下
大兵雲集廣西以定長沙已平將至江西等處不得不先
行曉諭凡我百姓不必驚慌士農工商各安生業而富者
者捐備糧食以助我之兵餉多寡數目親自投明各給憑存
以照日後清官女等如有身力者皆投者同心協力共與義
舉使承之日大事勝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立斬首惜吾
諸故回家報如有非事害民者皆指名具報隨即剿除倘有刁民
設助賊官者爲虐者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縣鄉民村鄉
盡行洗滅寨之淨之毋違特示
年　月　日右諭知悉
旗號　[illegible]

中，玆不贅。粵匪雜錄記洪秀全等名目，謂係『長白清供出：（長）係湖南鄉勇，被賊獲去，見有膂力，賞銀念兩，派作奸細而來』。但未言爲何地何人所俘獲。據長供：『秀全

四十一歲，身長，面赤，微麻，黃鬚，自稱太平王。』此出於太平軍所擄鄉勇之供辭，較爲可靠，惟本件所列名職，似

封爵名號
洪秀泉　封太平王　花縣人　年方四十一歲
馮雲山　封鎮南王　花縣人　年方卅一歲
楊秀清　封領東王　花縣人　年方卅二歲　係太平王妹丈
蕭朝貴　封鎮西王　歸善縣人　年方卅四歲
韋正　封建化王　廣西南平人　即昌輝　年方廿四歲
秦昌　封承相左翼公　花縣人　年方廿九歲
石達開　封承相右翼公　博羅縣人　年方卅九歲
萬大洪　封都督大元帥　東莞縣人　年方卅六歲　此人身高頭大眼大
羅大綱　封鎮國大元帥　揭陽縣人　年方卅六歲
曾玉秀　封金印元帥
以上此十人　身大口大　眼大　頭大　身高
錢江　封大司馬　浙江人　年方五十歲
朱耀光　封總領軍大司馬　南海縣人　年方四十九歲
胡以晄　封侍衛大將軍
曾廷　封侍衛大將軍
賴漢英　洪秀泉妻舅　未受封號
由上海友船抄來者

出於天地會黨人之手，在史料上有特殊之價值，雖一字亦極關重要。至籍貫頗多與普通之記載不符，如楊秀清蕭朝貴韋

正（即呂輝此件作呂麟）皆桂平人，此件則作花縣歸善（廣東惠州雜錄作歸安縣誤）南平（當爲平南之誤雜錄作太平賊情彙纂及長毛八王記均作博白縣人誤）人。秦昌（即日綱雜錄作日昌）石達開皆貴縣人，此件則作花縣增城（屬廣州府雜錄作櫃城誤）人。萬大洪籍貫據中國秘密社會史爲漢陽人，此件作東莞縣人，羅大綱據賊情彙纂及長毛丞相記爲揭陽人，此件則作順德人。若年齡狀貌，諸書所記不同，無由判其是非。特表舉如下：

書名引據	本件	粵匪雜錄抄本	蠻氛匯編抄本	賊情彙纂
洪秀全	年四十二歲 耳大口大眼大頭大身高	四十一歲 身長面赤微麻黃鬚	四十二歲 面闊而赤高顴長鬚身癡肥魁碩	四十三歲 身材魁碩赤面高顴有鬚
馮雲山	年三十二歲 同前	年歲同上 面白微鬚	三十餘 面陋身中	年貌缺
楊秀清	年三十二歲 同前	三十四歲 面麻有鬚	三十餘 面窄青白色目常有疾鬚微黃身短小	三十餘 身中人黃瘦微鬚損一目
蕭朝貴	年二十四歲 同前	三十歲 面白無鬚	三十餘 長身多力貌惡性猛	三十餘 面貌兇惡性情猛悍
韋正	年二十四歲 同前	二十五歲 身高面黑微鬚	二十餘或云三十 身材瘦小白面高顴須眉疏秀	約三十餘 狀貌同上
秦昌	年二十七歲 同前	三十七歲 面白微鬚	三十餘 黃鬚身中面長而中凹促眉巨口	三十餘 身材中人面長有髭攢眉巨口
石達開	年二十九歲 同前	三十九歲 面黑微鬚	二十餘 身長大黑面高顴微髭多髮有兇光鄙陋兇悍或云性較和平	二十餘 身材長大黑面高顴微髭多髮目有凶光人甚鄙陋凶悍
萬大洪	年三十二歲 身高頭大眼七			
羅大綱	年二十六歲 耳大口大眼大頭大身高		四十餘 貌凶惡濃髭髯	約四十餘 壯貌同上

又按萬大洪羅大綱二人之封職，與太平天國之制度不合。頗與另件平滿大元帥統兵大元帥之職銜相類，或當另有系統。洪大

全口供述起事諸人位號，無萬大洪之名，僅言羅大綱即亞旺，爲前部副先鋒。而諸抄本又均無大洪事蹟，豈果爲萬歲洪之譌寫乎？余所抄天地會文件中，前五房始祖分省起義，於廣東曰方大洪，（見拙輯近代秘密社會史料）方與萬之簡字（万）相同，則無疑謂方大洪之譌較萬歲洪爲尤近也。中國秘密社會史云：『金田起義後，貴縣林鳳祥，漢陽萬大洪，衡山洪大全等來歸，勢大振。』又云『是時三合會各頭目，有武器者，一歸秀全軍，然以其教義相異，不久輒散去，惟廣東人羅大綱從之。』意者大洪本爲天地會黨人當別樹一幟，與秀全等若合若離，後即以教義不合而散去者，故其事不詳耳。曾玉秀封金印先鋒，（雜錄作前部正先鋒，與洪大全口供合。）胡以晃（本件及雜錄均作以曉當爲傳抄之誤）曾四（本件作迴誤）封侍衛將軍，錢江封三法大司馬，朱耀光封統領監軍，皆記太平史事之書所未載。而曾胡等之封，又與洪大全之口供脗合。錢江本寄居廣州，鴉片之戰，曾主持三元里抗英事，何以武昌上書，能勸秀全東下？是必與太平軍先有關係，則此件所稱，當較可信。惟朱耀光事蹟不明，若以洪大全口供對照，似即監軍朱錫琨之傳訛。錫琨在賊情彙纂及長毛九候記（在抄本蠻氛匯編內）均有傳。賴漢英在雜錄本謂年三十七歲，封侍衛將軍。此處謂未受封職者本係對賴漢光而言，漢光亦秀全妻舅也。鈔件錯簡雖多，而有裨於史料者亦不少，要不失爲可貴之參考品云。

蕭一山記於北平時二十四年二月

西化與創造

答沈昌曄先生

張季同

在周報本卷第十四期，載有沈昌曄先生一篇「論文化的創造」，對于我的「關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有所辯駁。其中對于我的論旨，頗多誤解之處；除誤解外，沈先生與我不同之處在：我對于東西文化，都持分別觀，中國文化中之病態的腐蝕的部分，應克除之破壞之掃蕩之；而其中健康的活的部分，則不惟應保持之而且應發展之提高之擴充之；西洋文化中之好的優良的，應盡可能的採納吸收過來，而其中不好的有流弊的，則無庸也追隨摹倣。當然，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除地域的不同外，尚有時間上階段上的不同，中國文化是落後的，西洋文化實優于中國的，因而中國文化中應保持而發展者少，西洋文化應介紹而吸收者多，然而我們不應受西洋現文化的限制，我們應更能獨立地有所創造。沈先生則謂：發揚固有的文化遺產，是無益而有害的；且文化有不可分性，對于西洋文化，如採納只能全盤採納，全盤西化是創造新中國文化之必經的途徑。對于文化的不可分性，我是不能承認的；并且我更認爲，全盤西化實不可能。

以下讓我們先解釋了誤解，再討論關于文化的重要問題。

一　根本的誤解

（1）半因襲半抄襲

在我「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文中，曾有如下的話：

『兼綜東西兩方之長，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採納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調和，而要作一種創造的綜合』。

我的意思不過是，將來新中國的文化，應該在中國舊文化與西洋現文化之外；對於中國舊文化的貢獻，我們不惟要加以保存使不失落，且應作進一步的發展；對於西方文化的貢獻，我們也要盡可能的吸取過來。我所以於創造之外又言綜合，因爲創造不能憑空，必有所根據，我們即可根據東西兩方文化的貢獻，可爲發展之基礎者。所謂創造的綜合，即不止於合二者之長而已，却更要根據兩方之長加以新的發展，完全成一個新的事物。不想這段話完全爲沈先生所誤解，沈先生說：

『原來張先生想在半因襲半抄襲的總和裏來一下創造的綜合。』

這個「原來」，却只是冒充的原來，實際上我根本沒有這樣想。半因襲，半襲抄，還談什麼創造？老實說，半因襲半抄襲的結果，只能是一種混亂的揉合，只能是一種雜拌，連調和都說不上，還說什麼創造的綜合！

沈先生又謂我以爲『可在部分的復古與部分的歐化的綜合中創造出新的文化來。』我反對復古，沈先生也承認，豈我反對復古，却贊成部分的復古？古不可復，乃歷史定則，豈部分的古即可復？

沈先生說：

『我想根本的問一句，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採納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果有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的可能嗎？』

我當答復：可能。不過從半因襲半抄襲中想創成一個新的文化，却絕對不可能！但完全排棄舊有的，不思根據有益的文化遺產作進一步的發展，純以全盤抄襲爲方法以圖創造，也是不可能的！

沈先生又說：

『要是如張先生的主張，名義上雖是以創造的綜合的方式使中西文化之長融合爲一，實際上融合既不可能，創造又無力量，不啻是半因襲半抄襲地，平庸的調和倘做不到，怎麼能做到創造的綜合呢？』

將東西之長融合爲一，不見得便是半因襲半抄襲！要融合東西之長，必須各進一步，然後才有合一之望；如半因襲半抄襲，生硬的機械的想把兩組各自獨立的東西湊在一起，是不會融成一體的！

（2）西方文化只重物的改造？

中國文化不大注重物質方面，然而中國的物質文明也非無相當造就。西洋以物質文明爲重心，然而西洋的精神文明實不在中國之下。實在說，把一個文化分爲精神的，物質的二方面，只是一種勉强的分法，方便的分法。我們不能說西洋文明只是物質文明；西洋也有卓越的精神文明，也注重心的改造，這誰也不能否認。沈先生却說：

「從張先生的「中國文化是特重正德，西洋文化則特重利用」的話看來，好像他以爲西洋文化是不注重人性之發揮與改進的。所以，張先生認爲應採納的西洋的有價值的精神的貢獻，便只有利用之學了」。

這裏的「好像」，眞只是好像，只是貌似而已，決非實然；而這「便只有」，也只是沈先生眼中的便只有，我決不承認應採納的西洋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只有利用之學。沈先生所謂利用之學，當指科學。我則認爲西洋文化的貢獻，固以科學爲中心，而決非只科學。西洋的哲學，在質上在量上，都是中國所不及的。文學亦然。這是因爲中國文化是落後的，比西洋差了三百年。我說中國文化特重正德，西洋文化則特重利用，兩個「特」字并不是虛字。誰能否認西洋也講人性之發揮與改進呢？西洋人對身心修養方法之講求，固或不及中國舊日的理學心學，然而西洋道德哲學研究之縝密，却遠非中國所及。然而，西洋所特重的，却不能不說是克服自然，而非內心修養。我說中國特重正德，西洋特重利用，是說中國人認爲正德居「首」，而利用居「次」；西洋則以利用居「首」，而正德爲「次」。誰能說西洋文化「忽略」了人性之發揮與改進呢？忽略了這點，還成什麼文化？

沈先生說：

『張先生所謂兼綜東西文化之長，要是我并不誤解的話，原來是發揚中國的心的改造文化而採納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

這其實并非不誤解。只取某一文化的心的改造方面或物的改造方面，只是不通；文化不容這樣割裂，雖然文化不是「不可分」。我曾說過集團生活，力的思想，都是中國所應採納的。這些只是物的改造方面嗎？并且，我們採納科學，當然就必須把科學精神科學態度也採納過來，那才眞是不可分的！

沈先生說：『我以爲心的改造與物的改造不是兩件事，不能分開獨立的』。但是誰曾說心的改造與物的改造是兩件事，能分開獨立呢？我不是

會明確的說：『其實內的改造是離不了外的改造的』嗎？沈先生又說：『推張先生的意思，也許以為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已是很卓越的了，現在只要發揚，再採納些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物的改造文化使綜合之，便內外二面俱到，可以由此創造新的文化了』，這個推，却仍是誤推！我何嘗說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已很卓越了，而西洋文化中可採取者只有物的改造文化呢？這種機械的拼湊的辦法，沈先生既不贊成，請不必專以誤會別人！

沈先生又說：『張先生的主張却正是想把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投入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裏來』！我的主張却正不是如此！把西洋物的改造文化投入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裏，是可能的嗎？如有人眞有本領，辦到這種工作，那投入中國心的改造文化中的西洋物的改造文化，還成個東西嗎？

我鄭重的告訴沈先生：我不是主張「僅僅採取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的人」，更不是「戀於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的人」。我不過是對於一切文化，無論東西，都保持批評的態度而已。

沈先生眞可謂妙極了，把他所不贊成的，硬派我贊成，而加以反駁，其實所駁者與我無關。天下滑稽事，寧有過於此者！

（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沈先生說：

「張先生說過中國本位文化只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可同日語的，但經他這樣具體的說明，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話，實只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我我不出其中有什麼大不同之處」。

其實只是沈先生看不出而已，實際上並非無大不同之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有一大的謬誤，即妄以中學與西學對立。其所謂西學當即指科學，而中學則指經學與理學。假若以我們經學理學為「體，」西洋科學是再也學不來的，又如何能作為「用」呢？我們決不妄以中學與西學對待，我們也不妄談什麼體用。我們不過對於東西文化都持分別觀，不作囫圇觀而已。假如一定認為凡是不完全抹殺中國文化的貢獻，不主張全盤西化的人，都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那也就莫之如何也已矣！

（４）新中國精神之創造

我在「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中，曾說過；

『一切都是在創造中的，一切都不是固定不變的。我覺得，中國的特殊精神，也仍是在創造之中。……我們不只要不失固有的特殊精神，我們且應加以發展改進，使之更以新的姿容表見出來』。

這些話的意思，即是主張不一定要執着舊的中國精神，而應從新創造新的中國精神。

沈先生說：『必須培養足以適應世界文化富有創造力的中國的新的精神』，這點，與我的意見有什麼不同呢？

沈先生又說：『一面須趨向於整個世界文化的動向，一面須先求中國精神與此趨向相適應』，又說：『對於中國的要不得的舊精神予以嚴厲的排斥』，又說：中國的舊精神『如不根本剷除，則中國的一切只趨於腐爛，中國的文化只趨于沒落』。這些，也原與我的論旨相合，並無衝突的地方。

沈先生最後問：『不思培養中國新精神，或培養不得其道，對於文化

的創造都是沒用的，張先生以爲如何』？我亦以爲然。不過培養中國的新精神，却不必全盤西化，全盤西化，也正是培養不得其道而已。這是我與沈先生不同的地方。

沈先生曾說：『我們可以看一看當前的事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萎靡到如何地步？』此外，沈先生屢次說『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我則認爲中國現在根本沒有什麼現存的文化精神。中國現在只是在紊亂，萎靡，腐敗的狀態中，而其中却孕着新生的文化精神。至於舊精神舊勢力，雖仍在根深蒂固的存在着，也只是一種殘留，一種贅疣，够不上說是此時的文化精神。

二　文化之對理

（1）文化與「對理」

研究文化問題，當用科學方法，然而於一般所認爲的科學方法外，還須用「對理法」(Dialectical Method)。科學方法或歸納法是發現公律的方法；對理法是觀察現象的方法，是發現現象之實相的方法。歸納法與對理同屬「發現的邏輯」，缺一不可。唯用對理法，然後才能見到文化之實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偏個。惟用對理法，才能既有見於文化之整，亦有見於文化之分；既有見於文化之變，亦有見於文化之常；既有見於文化之異，亦有見於文化之同。自然現象之對理常隱而不見，文化現象之對理則最爲顯著。不知用對理，是不能把握文化之實際的。

（2）東西文化有根本的不同麽？

用對理來看，則可知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不同，並不是根本的不同，而只是偏重的不同。一切文化莫不大同，所異只在偏重。東方文化所有之種種，在西方非無，不過不發達，或只具萌芽。西方文化所有之種種，在東方非無，亦不過不發達，或只具萌芽。現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本不在同一階段，東方文化並沒有西方文化之近世階段。其許多不同，都只是階段的不同，而非根本的不同。不過除階段的不同外，我們不能不承認還有一貫的偏重的不同。

沈先生說：『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的精神有其根本上的不同，還不同的程度并不跟法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之不同相等』。我也認爲中西文化不同的程度并不與法德文化不同相等，然而也只是程度上的不相等。中西文化精神我不承認其有根本上本質的不同。

沈先生說：『以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有融合爲一的可能嗎』？我則以爲，原非根本不同，自有融合爲一的可能。

（3）文化是可析取的

由對理來看，文化固是一個整體，而亦是可分的。說文化是有機體，在一意謂上是對的。西文有機體原字有二義：一活的生物體，二有複雜結構的整個。在第二意謂上說文化是有機體，才是對的。如說文化同于生物，是有生命的整個，只是謬妄而已。文化既非活的有生命的整體，我們隨取其那部分都可以，都是無害的。

西洋文化可以說有許多要素或成分，亦可說許多單元。有些要素有必然關係，必須并取；有些要素則無必然關係，却可取此舍彼。如科學，科學與爲科學之基礎的哲學思想有必然關係；如取科學，便不能不取戡天，知即力等哲學思想。西洋於科學外，尚有耶教，且有一部分大科學家都是

耶敎信徒，在實驗室中講自然主義，在生活上皈依上帝，然而我們取西洋之科學，却可不必連帶亦取其宗敎。讀西書却可不跳舞；講西洋哲學，也可不穿西服；在生活上學西人的衞生的健康的習慣，却可不必一定說西洋話。凡此，都是可或取或舍，并不必一齊採納。

從文化發展上看，文化之可析取，更爲顯然。如社會主義文化要否定資本主義文化，然而於資本主義文化亦非無所取，對於資本主義文化之有價値的文化遺產，是要選擇的承受的。

所以，文化并無不可分性，而是可析取的。文化各要素，并非都有不可解的必然聯繫。

（4）文化中之對立

一切文化都有其內的對立，內的矛盾。文化總有許多相互矛盾的成分，互相排斥互相融會，相激相盪，以形成一個總體；然而總體之中仍有分裂。一切文化莫不皆然，而中國文化之內的對立，尤爲彰著。中國文化之內的矛盾非一，現在只說一個比較易見的。中國文化中可以說有兩種精神相對待，一是剛健的，一是柔靜的，在思想上有此，在生活上有此。剛健的態度，主自强不息，生生日新，宰制自然；柔靜的態度則主謙卑自守，因循無爲，順應自然。中國古代，本是剛健的精神佔勢的，所以才能相當的征服自然，建立起一個文化；秦漢以後，柔靜的精神佔勢，佛敎思想輸入後，中國文化幾乎全部成了柔靜的。我們可以說，中國在文化創造時期，本是極有剛健的精神的，到後來文化既形成後，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制度都殭定了，於是柔靜精神乃得佔勢。柔靜之結果，一切都成病態的。今日中國要不得的舊精神，皆緣生于此。而我們所要發揚的原有的卓越的文化精神，乃是原始的剛健精神。

發揚固有的剛健精神，不是阻礙進步的，而是足以啓發進步的。並不是妨害西洋文化之輸入的，而是足以幫助西洋文化之輸入的。中國文化固有的剛健態度，是與西洋文化相諧和的，不是相乖戾的，是相成相引的，不是相違相排的。所以發揚中國原始的剛健的文化精神，乃是吸收西洋文化之助力，而非阻力。

沈先生說：『中國固有的良好的中國精神，已有過極度的發展』。這點是我所不能承認的。中國固有的良好精神實尚未有大發展，其大的發展當在今後。

（5）物質與精神

沈先生曾說：

『精神與物質只是整個文化的二面。精神是物質的源泉，物質是精神的表現。失其一，便二者俱失；沒有脫離了西洋心的改造文化而能使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存在的道理』。

文化中精神與物質不可離立，是對的；但關於物質與精神之關係，我的見解恰恰與沈先生相反。我只能說：『物質是精神之源泉，精神是物質之表現』。這大概是唯心的觀點與唯物的觀點之根本不同。沈先生大概傾向於唯心；我則認爲，唯物的觀點才是唯一正確的觀點。

文化之改革，文化之採納，文化之創造，是不能不顧文化之物質基礎方面的，而物質基礎如不改換，上層的變動，只能是表面的。中國如想達到西洋的境界，是必須從根本上作澈底的物質基礎之改造的。

沈先生又說：

『事實上，中國採納了西洋的民主政治，似乎應該民主化了，但因爲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仍混入在民主政治中，中國之採納民主政治，並不會把西洋的民主政治精神也同時消化過來』。

我以爲中國採納民主政治，所以只成爲形式的表面的，一方面固由中國舊文化暫時作祟，而更基本的原因，仍在物質方面。整個的經濟還沒轉過來，產業革命沒有成功，只採納上層的政治制度，如何不成爲表面的？

我們固不能拋開西洋的精神文明而專取其物質文明，我們也不能不顧物質環境，而把西洋的文化整個搬到另一不同的物質情境中來！

（6）對理與中庸

沈先生說：

『張先生是主張不因襲的人，但他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正是有中國歷來的中庸思想作背景的。要沒有中國固有的中庸思想，恐不至產生張先生的理論』。

大概沈先生不知有「對理」；如知，大概也不能辨別「對理的合」與中庸之不同，大概不會了解否定之否定，表面上復返於初。中庸與「對理的合」，豈可同日語？中庸是執兩用中，「對理的合」是克服兩以得新一。中庸常不免取了兩方的短處而反遺下兩方的長處，「對理的合」則不惟必綜合兩方之好處，且更創造新東西以主導之。中庸是平庸的調和，「對理的合」則是創造的綜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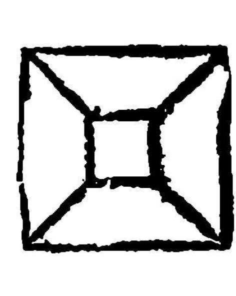
由對理看，文化改造，對於舊文化必須否定，然而不能是單純的否定；對於外來新文化必須吸取，然而不能是全盤的承受。批判的發揚舊文化中之活的成分，並無妨於外來文化之吸取，而外來文化之接受也非必以整個唾棄舊文化爲前提。而圖對於兩者各取一半，那更是笑話而已。由對理看，文化改造必對於舊文化與外來新文化，同予以批判的「拔奪」（或「揚棄」，德文 Aufheben 譯爲「拔奪」較恰，拔有擢取，蕩除二義，奪者裁定去取之謂，「拔奪」二字正合德字原旨）。在文化問題上，整個拋棄，全盤接受，或調和折中，都是不可能的。

沈先生說：

『張先生一誤於認兩個文化體系根本不同的中西文化有同時融合爲一的可能，又誤於認中國過去階段文化的特點，已隨過去階段文化的過去而終結；張先生沒有注意到文化的不可分性，也沒有注意到阻碍創造的舊精神仍行存在，更沒有注意到新的精神的培養；因之張先生雖說文化的創造，卻走的是一條絕路』。

我根本不承認中西文化有根本不同，當然有融合的可能。我更根本不承認文化有不可分性。至於中國過去階段文化特點現在仍存，誰也不會否認，中國現在本在過渡時期，過去階段本尚未完全終結，歷史不是可以以一條線來劃分的；其文化特點當然尚未完全消亡。至於阻碍創造的舊精神的存在，你想裝看不見，它也會到你耳邊叫，「讀經」不是一例嗎？至於新的精神的培養，如不知注意，那還談什麼創造？所謂絕路，恐也不過是沈先生的誤認。文化改造必依文化本身之規律，依文化規律而勇猛前進，乃光明的活路，如何是絕路呢？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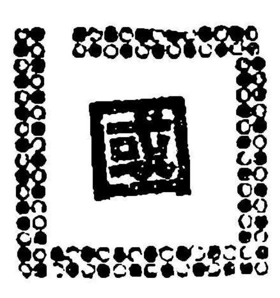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五月十日起至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中日使節昇格事，大致已定，中日雙方議定於十七日同時發表昇格經過。日本軍人雖有反對表示，迄未能阻撓，可見廣田外交尙可控制。外交官權限提高，此後交涉或較易進行，惟中日問題之癥結，殊非提高外交官權力所能解除，吾人亦未可即遽抱樂觀也。日方又慫恿英美法將駐華使節昇格，英美已表示贊同，就外交大勢言，此亦可喜之事也。剿匪軍事：川北徐向前股主力仍在北川江油中壩之間，本週正由各軍圍剿，大勢不至突圍西竄。朱毛一股自渡金沙江後，與川軍在會理城外接觸，中央軍已由滇渡江尾追，惟劉文輝部實力甚弱，恐不能勝任截擊之責，楊森部由川南出屏山協剿，其力亦嫌不足。蔣委員長入滇視察，行將返川，恐此兩路軍事，須俟蔣到川後，方能有進展也。湘西蕭賀上週傳將進犯常澧，圖入荊沙，湘鄂軍已早佈防，匪未得逞，退回慈利西北矣，徐彥剛殘匪自犯平江後，亦未能前進，海軍部並派艦協防，常岳可無慮矣！財政問題：孔祥熙發表最近兩年財政收支報告，證明中國財政狀況之嚴重，二十四年預算，中央取極端緊縮政策，惟軍費一項，佔支出百分之五十，剿匪軍事不結束，則軍費不能減，而預算亦難均衡，財政上一切難關，仍不能解除也。

本週國外大事，法外長拉佛爾報聘俄國，談判圓滿，並將商訂多邊公約。俄捷互助協定，傳已簽訂。蘇俄對歐陸外交可謂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矣。義大利與巴爾幹協約國及小協約國之間，亦頗用盡心機，而對亞比西利亞之軍事行動，有如烟幕彈，一弛一張，似欲藉此大事擴軍也。波蘭獨裁者比爾蘇斯基元帥逝世，德波關係，不無動搖，而法波之間，經拉佛爾之報聘後，情勢又自不同也。



國內

蔣委員長入滇

蔣委員長十日由黔飛滇，大受滇中官民之歡迎，滇省遠在西南陬，西界緬甸，南鄰安南，國防上尤爲重要，而滇中蘊藏之富，較黔省尤甚，經濟上更不容忽視，蔣以「建設工學化的雲南」勗勉滇中各界，此可見蔣對滇省之抱負，

本週剿匪軍事，川北方面徐向前股主力仍在江油中壩北川之間，行營參謀團十五日電令實行總攻，匪勢或不至突圍以入川西，朱毛殘匪自渡金沙江後，會理由劉文輝部駐守，中央軍薛岳等部跟踪追擊，惟劉文輝軍隊，實力素弱，恐不能抵禦，誠恐中央軍尾追之結果，使匪益得前進，似應早爲佈防，以收截擊之效，湘西蕭賀一股上週傳其欲竄常岳，以圖荊沙，本週所得消息，蕭賀已退入慈利西北，徐彥剛殘股已由平江東南竄，此路匪勢，當不至有進展也，共黨首要瞿秋白已在閩邊被擒，足證閩贛邊匪勢已衰，惟各路殘匪仍須澈底肅清也，玆將本週各方消息，述其大要如次，

蔣委員長飛滇視察

蔣委員長與夫人宋美齡十日下午二時半由貴陽乘福特機飛昆明，下午五時降臨巫家壩機場，同來者有中委吳稚暉及行營處長晏道剛等，到場歡迎者爲龍雲主席及顧夫人各省委廳長，省指委，以及駐滇各國領事，各機關長官等，機降後均前趨機前致禮歡迎，蔣委員長脫帽一一答禮，神采奕奕，旋赴歡迎台稍息，即分乘汽車直赴市內貢院街省大行轅，學生民衆歡迎者，由三元街與巫家壩列隊約十里之長，市內歡迎民衆塞滿街巷，家家張燈結彩，國旗飄揚，彩亭牌坊，奐美異常，歡聲雷動，爲滇中從來所未有，十一日晚龍雲歡宴蔣委員長於總部，龍致歡迎詞，略謂(甲)委座此次來滇，打破了歷來國家元首的紀錄，(乙)以往各項設施有錯誤處，請

委座盡量加以糾正，並主持提挈，(丙)雲南始終為國為正義而奮鬬，服膺委座之意志，奉行一切，繼由蔣委員長訓詞，略謂，雲南是一個最重要的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歷史上是至有光彩的，中正久想來觀光，未能如願，今能與各同志見面，快樂心情當不可以言語形容，中央和雲南，可以說是相依為命，中正個人和龍主席，亦是共甘苦同患難，自從中正在中央負責以來，龍主席亦在雲南主持省政，中正和龍主席可說是同一個時代，共同擔負總理所遺交下來的革命責任云，中委陳布雷於十一日下午二時半抵昆明，致聽長省指委等均到機場歡迎，

十二日晚蔣委員長出席雲南省黨部及各界民衆歡迎大會訓話，題為「希望全滇民衆負起復興民族之責」，其全文云，省黨部各位委員，雲南各界代表，各位同胞，兄弟此次來到雲南，承各界同胞如此熱烈的歡迎，自己無才無德，實在感覺非常慚愧，但是兄弟此次到了雲南以後，有一點敢於自信，亦聊可告慰於雲南全省各界同胞的，就是兄弟此次來滇，已將中央的精神帶到雲南來，和雲南黨政軍各界以及雲南全省同胞的精神團結一致，而且一定能够將我們雲南全省民衆的精神帶同到中央去，使雲南全體民衆的神精與中央的精神，整個徹底的團結起來，共同擔負國民革命的責任，這一點是兄弟自信一定可以做到的，雖然在目前不一定可以見到多大的效益，但是一定可以在最近將來發生最大的好結果，單就這一點而言，對於國家和革命便很有益處，所以兄弟這回到雲南，雖係初次，但此後很想每一年能够來一次，和我們雲南各界同胞見面，其次兄弟此次來滇，對於雲南各界同胞有一點貢獻，就是希望我們雲南同胞要大家起來建設一個眞正工業化的雲南，來作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的基礎，現在外國人都說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本來我們中國自古是以農立國，我們自己也自認是農業國家，農業國家也并沒有什麼不好的意義，而且我們正要振興農業，來穩定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謀民族的復興，但是各位要曉得，外國人說我們中國是農業國家，其心目中所謂農業國家，即是認定我們一切落後，應當要作他們工業國家的奴隸，不配和他們講平等，他們這種說法，一方面固然是含着民族的偏見，但是另一方面在事實上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相當的工業基礎，要與各國並駕齊驅，是很困難的，所以開發富源，振興工業，當然也是我們挽救危亡復興民族急不容緩之要圖，此次兄弟到了雲南，有一重要的觀感，覺得以雲南蘊藏之豐，土地之肥美，氣候之溫和，民性之勤謹等種種看來，雲南眞正是一個最好發展工業的省區，我們不談工業建設則已，如果要談工業建設，就要先從雲南建設起來，我們一定要在雲南造成堅實宏大的工業基礎，才可以復興我們的民族，所以兄弟很希望我們雲南全省的同胞，個個人要知道雲南民衆對於國家和民族有如此重大責任與特殊的地位，大家一致奮起，共同努力來建設工業化的雲南，負起復興民族的責任，復次，兄弟此次來滇，雖然時間很短，但是耳聞目見的事物已經很多，特別是雲南的民情風俗之純樸重厚，我覺得那一省也不及，可以說現在我們看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道德和風氣，要到雲南才可以看得見，因此，兄弟此次到雲南之後，對於復興民族的志向，更加堅定，而且實在增加無窮的希望，我們雲南的同胞，個個人要知道我們民族固有的精神和道德之所在，而格外奮發精神，增進道德，自重自愛，自强自立，如此，我們的民族一定可以復興起來，總之，在今天熱烈的歡迎當中，兄弟一方面是慚愧不敢當，同時實在有無上的快慰，無限的感想和無窮的希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兄弟以十二分的熱誠希望各界領袖，各位父老，各界同胞，以及自龍主席以下黨政軍各界同志，大家團結精神，集中力量，共同努力，如此，我們相信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建設成工業化的雲南，作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的基礎，這就是兄弟對於雲南全省各界同胞的希望和貢獻，今晚承大家如此招待，無以為報，即此恭祝各位健康，十三日晨九時省黨部舉行擴大總理紀念週，蔣委員長特偕吳稚暉陳布雷晏道剛等出席參加，莊嚴熱烈，為前此所未有，蔣訓詞略謂，昨天已和各界領袖大略的講過我們雲南全省同胞對於我們國家和民族負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應共同一致來建設新雲南，以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就地利而言，特別希望大家努力建設工業化的雲南，以作建設工業化的新中國之基礎，因為我們要和人家講平等，爭自由，第一重要的事，就是要使我們中國能由農業國家進為工業國家，雲南地下蘊藏之礦很富，全省氣候和美，為他省所不及，我們要建設工業，就要從雲南做起，希望各界同胞共同注意建設工業，尤其是各級學校，對於工業教育要特別注意，其次各位對於新生活運動精神和內容，都已很明瞭，並且已努力奉行，希望更能力行不懈，從根本上把國家救起來，新生活的基本精神，就是禮義廉恥四維

，也就是我們總理所講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這四維八德，實在是我們民族固有的美德，我們要眞能挽救國家，復興民族，並且進而拯救世界，造福人類，必須物質的建設與精神建設雙管齊下，兼程並進，有精神的基礎，然後一切物質建設才能穩健確實，才能於國家民族發生良好之效果，雲南朋友和同志，有兩種很好的德性，一是厚道，一是愼重，這兩種精神和德性，就是我們民族固有的精神和德性，今後只要能澈底實行新生活，將八德發揚光大，前途眞不可限量，以上兩點之外，對於青年教育問題，我以爲我們總要以陶冶完美高尚的人格，鍛鍊强健剛毅的體魄，養成活潑進取的精神，使其具備新時代國民的基本條件，能爲國家民族而服務盡忠，爲第一要旨，更希望負責指導青年民衆的人，自己必須振刷精神，增强體魄，處處以身作則，給青年作模範，使他也感動奮發，跟上我們共同來完成復興民族的責任，以上意見，希望大家加以研究，補正我們過去的缺點，發揚一切長處，盡到我們雲南同胞對國家民族所負的特殊責任云，十四日蔣接見滇省紳耆及將領，垂詢民情，下午三時偕黃實等遊圓通寺，在唐繼堯墓憑弔良久，過錢南園先生祠堂，佇立瞻仰者久之，旋經唐堤至海心亭觀魚，並諭可將亭畔之陸軍偕行社改爲勵志社，十五日晨十時召見省會各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及教務長訓話，下午四時召見省大校長何瑜有所垂詢，即在行營茶會招待龍主席夫婦及旅滇外賓，據孔祥熙十五日在京語人，謂蔣擬不日赴川督剿，據此蔣入川之期當不遠矣，蔣十四日令鄂，豫，甘，陝，川等省，遵前三省總部頒布之民團整理條例，迅將收復區之義勇壯丁隊組織健全，實行堅壁淸野，塞絕匪源，並應曉諭各縣長，忍痛舉行，又限成雅公路半月內完成，川黔路巴縣段限二十日通車，以利軍務，又電行政院，先撥二十萬元辦理川省急賑，

川北徐匪仍圖掙扎

徐向前匪西竄，節節進擾，自退出平武，靑川後，仍猛向西南隅流竄，二日拂曉匪衆約四千餘人，由北川方面之片口一帶，分向馬礡壩地鋪，墩上進犯，當與一路軍楊庶咸旅，龔渭淸旅，黃錫宣旅相遇，戰事甚爲激烈，連日匪部屢襲茂，北，大道，而江油城圍，迄猶未解，匪之陰謀，欲竄松潘，理番，茂縣，以與南路殘匪聯合，或沿川甘邊境竄入靑海，企圖另謀出路，聞匪部前此曾開幹部會議，決定三種目標，㈠企圖進佔江油，彰明，平武，北川，而以北川爲根據地，以囊括松，茂，進窺川西平原，㈡沿嘉江北進，上竄甘邊，最後謀打通國際路線，㈢竄回南江老巢，轉窺川東，其主力先集於重華堰，靑林口，陳家壩一帶，聚匪甚衆，糧食械彈，均屯於重華堰，沿途會裹脅良民壯丁三萬餘，皆在此予以訓練，並委張廣才爲匪軍第四軍軍長，惟壯丁等不受匪命，多乘間逃亡，自經各路軍包圍後，六路軍張旅於九日攻下賓團山後，進佔重華堰，與胡宗南師取得聯絡，向彰明進攻，匪衆集於北川伏泉山及彰明靑蓮渡一帶，並在大桓口大安山建築防禦工事，十日晨克復彰明城，匪偷渡涪江西退，涪江東岸肅淸，殘匪主力移過涪江西岸後，大部屯集北川，續向西南竄擾，與孫震部在北川安縣間之漩坪擂鼓坪茶坪一帶激戰，殘匪意在突圍潰竄，據孫震電稱，安縣綿陽北川間之匪，企圖向岷山內外西竄，沿通口河之曲山等地，均被一路軍佔領，殘匪主力向北川墩上移動，六路軍向茶坪增援，茂縣東土門匪向南竄擾，目前匪勢，徐匪主力仍在江油中壩北川之間，六路軍王治易部已到達前線，胡宗南師進攻北川，均到達目的地，行營參謀團十五日電令各軍，實施總攻，江油之圍，日內可解也，三路軍李其相移住川西，担任灌縣彭縣等處防務，蔣委員長以徐匪殘部此次突破嘉陵江，北道軍事曾一度緊張，幸一路軍忠勇奮發，捍衛其間，乃得轉危爲安，而楊晒軒旅固守孤城，保障川北，厥功尤偉，特電鄧錫侯，頒給獎金三萬元，以資策勵，鄧奉電後，除撥二萬元撫卹陣亡將士家屬外，當以一萬元獎勵前方各將士，



追剿朱毛殘匪之薛岳

朱毛殘匪猛攻會理

本週朱毛殘匪，已渡金沙江，蔣委員長已令駐康之劉文輝堵截，黔北匪部向滇邊潰竄，川軍郭勛祺，廖澤，及黔軍之猶國材部，已開赴宣威防守，匪部決由平羅出東川，向會理，鹽邊，或向雷波，馬邊，屏山等地北竄，雲南省主席龍雲於十四日通電報告匪情云，此次共匪乘虛自黔竄由本省平彝屬之尋甸，霑益一帶經我第二路軍各縱隊，不分晝夜，銜尾緊追，原擬鼓勵將士，竭力壓迫，將其解決於滇境之內，以爲國家除茲鉅害，詎匪狡獪異常，專擇僻靜地方逃竄，避我鋒鏑，又以一部，佯攻省會，大部則竄向武定元謀方面，冀圖渡江入川。滇省爲防其西竄入迤西各縣，擾害地方，當即命追擊各部隊，分別搭車，或兼程急進兜剿。匪到元謀後，知大軍追擊，志不得逞，復放棄原路，折向祿勸方面，晝伏夜行，潛向

江邊偷渡，復因第一二縱隊，係外籍不諳情形，而沿江各縣長，奉令將船隻盡數藏燬，未能一一遵辦，致匪得少數船隻，於本月十日，分別偷渡，俟軍隊趕至，業已渡完，不無遺憾，所幸匪所經過各縣，地方官均尙能量力抵抗，重要縣分，未受其害，祿勸武定東川三縣縣長，固守不屈，或殉城，或陣亡，地方受害亦較大，其他縣長，亦尙無一棄城，玷及職守者，現匪已渡江，除一二兩縱隊及湘軍，由薛總指揮率領過江進擊外，本省軍隊，已奉命沿江築碉建防，杜其回竄。 特將先後情形撮要電陳。 龍雲寒（十四日）匪自渡江入川境之通安司，與劉文輝部劉元塘許劍霜兩旅激戰後，進至會理，將電令移防川南之楊森協防雷波屛山，與劉文輝部聯絡防剿，劉文輝爲保守寧屬治安起見，已委陳鴻文爲前敵總指揮，劉元塘爲剿指揮，羊清全爲戍區守備司令，分別負責，同時行營方面，亦以寧屬防務重要，已派定六路軍剿匪督察專員羅樹昌，赴寧屬一帶視察防務，羅奉命後，離渝，取道成都西行，朱毛有竄西昌勢，追剿各軍已渡金沙江者，計中央軍三個縱隊，滇軍一縱隊，郭祺勳部由昭通到昭覺，向西推進，鹽邊木裏土司亦奉令出兵堵剿，楊森由敘永到屛山，視察防務，敘永畢節間長途電話，蔣限本月二十日前完成，關於追剿事由薛岳總指揮率一二縱隊渡江入川追剿，三縱隊暫駐沿江一帶，相機推進，前方指揮概由薛氏負責，殘匪渡江後，日與苗兵在鐵廠附近接觸，匪勢甚蹙，劉文輝亦組織夷兵萬餘，準備殲敵，據十四日飛機查偵報告，圍攻會理之匪未退，魯車渡前方，有匪所築工事，長百餘米，據參謀團某要員十五日語中央社記者云，朱毛竄渡金沙江企圖與徐匪合股之詭計，早被軍事當局看破，各要地已佈置重兵，會理由劉文輝部駐守，中央已著薛岳李抱冰等部跟踪追擊，已抵金沙江，將於會理一帶消滅朱毛殘匪。

蕭賀殘匪在慈利北

湘西匪勢，自上月徐源泉軍陳耀漢師之李迴齡旅，在陳家河失利後，該匪直下，又陷桑植縣城，以一部進迫慈利，一部進攻大庸所屬江埡一時形勢緊張，省當局以大庸地勢重要，令第十九師長李覺駐庸城鎭守，所部陳子賢，陶柳兩旅會同郭汝棟師及保安第十團團長羅致英部，分途向江埡，龍家峪等地迎擊，聯絡向匪包圍，目前情勢，軍匪兩方仍在游擊戰，匪部主力現集澧水北岸，自桑植起沿澧水北岸之大庸，九溪，石門，津市，澧州，慈利一帶均屬蕭賀殘匪蔓延之區，津市爲湘西商業中點，大商店極多，該匪竄近澧州後，即進襲津市，鄂軍已置重兵於公安，石首，扼守虎渡河，防其竄入，湘軍跟蹤游擊，異常努力，尤以李覺師長此次固守大庸縣城，一面清查散匪，一面作桃源，常德之屏障，故匪終不能進佔常澧，匪殘部自竄擾石屬邊界楊柳舖，莊塔，華岳一帶後，連日經我李覺，協同張萬信所部，分由南溪坪，白璧岩，石門埡等處，向匪痛剿，匪不支轉向嚴家溪，三合口潰竄，我軍當將楊柳舖，石門埡等處收復，現石門已無匪踪，人心平定，羅啓疆旅由大小後社溪抄後路，向匪截擊，與匪遭遇於李家溪，三姊妹山一帶，匪向庸北張家界，分水嶺潰退，現在庸城防務異常鞏固，刻正聯絡向匪追擊中，匪現被我軍包圍於澧水以北後溪以西一帶地區，進退維谷，八九等日經我李司令覺率領所部，督同章師何徐等旅及王旅長育瑛部，向匪猛攻，與匪遭遇於柳子泉范之山韓家泉等處，匪向范包溪吳家塔潰竄，慈城對岸已無匪踪，何鍵十三日晨赴汨羅向各剿匪部隊訓話，並嚴令將湘鄂邊境之徐匪彥剛殘部，即日肅清，以靖地方，午後四時返省，長武路客車照常售票，武長路雖然照常通行，但時有受共匪威脅之危險，湘軍一部已經平江開往岳州增援，十二日有數千軍隊到達該地；故情形大爲和緩，共匪傳已他竄，據長沙十五日電，慈利電稱，蕭賀殘部盤踞北通津舖案家崗一帶，經我李覺部王育瑛宗寶華何友松各團，向匪夾擊，將匪前線擊潰，斬獲甚衆，當將通津舖收復，刻正向匪躡尾窮追中，劉建緒十五日抵沅陵督剿殘匪，海軍部派義寧正寧兩艦，巡防長岳，

瞿秋白在閩邊被擒

僞福建軍區司令龍騰雲，僞中委萬永誠，何叔衡擊斃後，長汀殘匪已肅清，被擒之匪首瞿秋白及項英之妻張亮，梁伯台之妻周月林，於七•九兩日陸續解抵龍巖，押二區綏靖司令部內，憲兵第四團昨又捕獲僞福建省委葉凱，現正審訊中，殘匪在尤溪，德化，此剿彼竄，經某師會同保安團彭棠部圍剿，匪先鋒以女匪組成短髮黑衣隊，頗爲驃悍，經我軍擊散，擊斃女匪隊長一人，俘獲多人，據供匪部係屬僞閩贛軍獨立第十二團，分由三匪師令統率，除一部爲土匪編成外，餘多贛籍殘部竄永泰伏口角洋一帶，我軍仍在追剿中。

中日使節昇格

中日使節昇格問題，遠肇於民國十三年，日本議會曾將駐華大使館預算通過，民國二十一年中日兩國會決定將使館昇格，繼因「九一八」事起，此事遂停頓，本年中日外交關係，有「好轉」趨勢，日外相廣田為謀兩國外交進行順利計，積極促使兩國使節昇格實現，日使有吉明自四月下旬歸國，向廣田報告中國現況後，此事遂形具體化，廣田乃於本月七日提出閣議通過，並向我政府通告徵求同意，南京日本領事須磨逕向外部接洽，得我政府答復應允，日政府擬以有吉明為駐華大使，我亦擬以蔣作賓昇任駐日大使，廣田並向英美法德駐日各大使作禮儀上之通告，昇格各項手續，儘於本星期內辦竣，中日雙方原約十六日公佈經過，因日方手續趕辦不及，改於十七日下午五時在南京東京同時公佈，我外部公布文件，一為公告，一為昇格經過，國府亦定十七日明令任命蔣作賓昇任駐日大使，法代辦杜康傑十六日晨謁唐有壬，英領白隆尼同時謁徐謨，探詢中日使節昇格事，日本軍部方面以日外部關於對華問題須按向來辦法與軍部取密接之聯絡，此事外部並未與軍部接洽，陸軍次官橋本於十四日午後訪問外務次長重光，傳達軍部之意向，陸相林銑十郎於十四日閣議席上發言解釋軍部立場，「此次昇格駐華公使館，據傳謂軍部表示反對，此乃不確實，固然軍部中之一部持此意向者，未必謂無，然而陸軍全體並未表示反對，再將來在對華問題上頗有重大意義，望關係各方應採取慎重之聯絡」云，日外務省方面則以業經通過七日閣議，並向國民政府作此項通告而獲得其同意的回答之故，認為碍難變更，此日本政府方面之一幕交涉，現在軍部方面大體上似已實成也。



首任中日兩國大使之 蔣作賓(右) 有吉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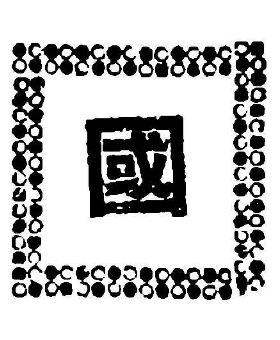
英美使節亦將昇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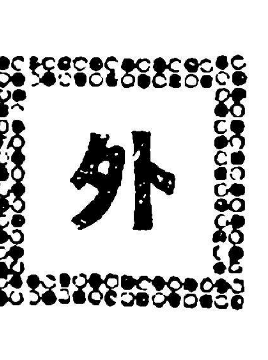
中日兩國既決定將使節昇格，日外相廣田於八九兩日向英美法各駐日大使說明，謂中國已統一，此正交換大使之時，除勸告各國政府昇格公使館外，並通告日方意旨，據東京十六日日本新聯電，駐日美國大使格魯氏，於十六日午後十二時半訪問外務省廣田外相，謂本國政府業已有訓令到來，對於日本昇格駐華使館通告美國政府，並勸告美政府亦予以昇格事，衷心表示感謝，羅斯福大總統據此，亦決定決行昇格駐華使館，將與日本同時公表云云，由此觀之，美英兩國因受日本昇格使館之刺激，同時發表昇格，故將同於十七日午後四時，於東京，倫敦，華盛頓，南京，各國都，分別予以公表，在列國對華外交史上，作一劃期事件，再美國公使館之昇格，因須上院外交委員會之承認，並以預算關係，其實施手續將稍遲延云，

孔祥熙公佈財政報告

財政部長孔祥熙十二日晚發表既往兩年財政報告，略謂二十一年因撙節結果，幸免舉債，收支差抵，廿二年情形迥異，雖欲竭力維持收支適合而不能，華北戰後，繼以黃災，閩變，剿共，同時關稅大減，合計二十一年短少八千六百萬，廿二年度短少一萬四千一百萬，惟在此兩年收回公債二萬一千五百萬，差堪告慰，視短少數相逾無幾，軍費龐大，不自今始，然欲裁軍必有安置，與其流而為匪，無寧逐漸陶汰，徐減擔負，較為得計，現軍事當局亦設法改編過剩軍隊，謀達最終遣散目的，因此支出未能遽減，本人任內不得不謀開源，故增統稅，並略提高進口稅率等等，旋略述市場經濟恐慌，及獎勵出口，裁撤轉口稅之解除困難辦法，各省市裁撤苛捐雜稅，謂已達三千種，約二千八百萬元，孔之摘要述及經濟建設綱要，㈠勵行更有效的預算制度，㈡清理愆期債務，㈢整理鹽稅，劃一稅率，撤銷附稅，嚴密管理鹽之生產運輸，㈣整理關稅稅則，特種輸出物產，期於可能範圍內減輕或全免出口稅，㈤繼續設法調整減輕省市地方稅，使與中央稅內外相維，㈥獎勵並統制國內實業，如紗布絲等，㈦穩定貨幣，統一輔幣，㈧改進交通，發展鐵路公路。㈨救濟農業，（報告全文載下期本報）

至於二十四年度預算案，經關係各機關努力減縮結果，已送呈中央，聞最近決定公務員俸給減折發放之議，因爲數甚微，已取消前議，二十四年度起各機關公務員仍得照常領俸，惟於裁併駢枝機關，將切實執行，對不必要之駢枝機關，擬予以裁併，但爲數亦不致過多，至於收支不敷之數，則由財政當局負責籌劃，二十四年度歲出概算中，關於各類經常費除債務費。撫邺費，本於法令契約，無可減省者外，其他各費均減，至各機關之裁併，已定原則五項，㈠機關或事業，無特別需要或爲一時需要，而現無繼續之必要者，㈡所辦事務或事業，歸併他機關辦理，不致減低效率者，㈢所辦事業直接間接於生產上無甚效用者，㈣爲舉辦事業而設之機關，其事業現尚無力舉辦者，㈤爲局部利益而舉辦之事業，可歸地方辦理者，據孔祥熙十五日對報界談，二十四年度預算案，現尚在研究中，大約政費核減至二成左右，方能收支適合，目前國庫短絀，全國工商業均陷於不景氣中，亟須力謀經濟建設，以恢復元氣，公債不能再發，即發人民亦將無力承受，現國家擔負各項借欵，每年須償還二萬萬以上，長此增加，亦屬非計，惟有開源節流，俾度支平衡，前傳國際借欵問題，頗有幾國願投資，余意一國財政，與私人經濟原則相同，能節省即節省，能不借最好不借，否則，債欵累累，無法善其後，故余不主張輕易舉債。且現在可無須借欵云。





國外

法俄談話與歐陸大局

本週歐陸局勢，自法俄互助協定於二日在巴黎草簽後，形成德法對峙局面，法外長拉佛爾於九日起行報聘波蘭，說明法俄公約與波德條約並不抵觸，談話結果，情形良好，拉佛爾於十二日由華沙首途赴莫斯科，十三日到達，備受蘇俄官民之熱烈歡迎，談話內容，尚未公表，據李維諾夫及拉佛爾之演說，對於歐陸和平，均有呼籲之辭，拉氏又於十四日訪蘇俄獨裁者斯丹林，暢談國際情勢，據外電所傳，此次拉佛爾之訪俄，對於法俄協定，討論兩國批准事宜，並將締結一東歐安全公約，簽字國家對於侵略國將担保採用經濟戰爭方法，以代替武裝壓迫，俄又與捷克訂立互助公約，大致商妥，業經簽訂，吾人於此可窺知蘇俄外交手腕之活動，與目前國際大局至爲重要，而法國對俄對波，尤盡縱橫捭闔之能事，義國在此局勢之下，墨索里尼之外交運用，尤斷活動，義奧匈三國會談結果，保障奧國獨立意見一致，墨氏並與奧總理舒斯尼格，復有重要之會談，巴爾幹協約國於本週中在羅馬尼亞京城會議，結果準備簽訂多瑙河公約，故目前國際局勢，自德國重整軍備之宣言後，法國聯絡俄波，以圖牽制，義國則於小協約國巴爾幹協約國諸國謀多瑙河安全公約之成功，本月二十日羅馬舉行之九國會議時，當有一具體之議決也，茲將本週中關於歐陸時局消息，誌其概要如次，

法波談話 情形良好

法外長拉佛爾於九日由巴黎首途赴波京華沙，十日午後六時到達，同來者有拉氏愛女，外部秘書勒越及機要秘書羅沙爾諸人，波國要人皆在車站迎迓，拉氏下車後與外長柏克同車往歐羅巴旅館，法代表團即在該處下榻，晚間柏克設宴爲拉氏一行洗塵，當晚拉氏廣播演說，謂余奉法政府命聘問華沙及莫斯科，目的係在促進歐洲集體安全制度之組織，並使歐洲各民族易於接近，總之法國所採政策，並非反對任何國家，實欲網羅一切國家，以共同鞏固和平而已，十一日法外長拉佛爾與波蘭外長柏克開始談話，據當局發表公報，對法波兩國將來之關係，殊少發揮，公報言及雙方互換意見爽直而親善，兩國外長皆知以國際大規模合作的組織，保持歐洲和平與安全之共同努力，不以波法兩國爲限，法波能以共謀取有力團結，如法波盟約所表示者之志願，爲和平服務，此乃兩國外長所引以自賀者云，據非官場消息，談話之進行，頗爲良好，而波蘭方面尤有坦白無私意之空氣，拉佛爾在談話開始以前，會遍訪波蘭總統與總理等諸要人，同時波蘭警察接法國秘密偵探之消息，據謂有人擬暗殺拉佛爾，故已採行極周密之戒備方法，以資保護，據華沙十一日哈瓦斯電，據本社特派員所得消息，法波兩國外長自昨日起繼續談話，迄未間斷，兩國間關係確已歸於綏和，拉佛爾業向柏克證明法俄互助公約，實與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俄波互

不侵犯條約，及法波同盟，不相抵觸，並謂德國對諮詢與互不侵犯之集體公約，始終表示參加，法國現準備促進此項公約使之成立云，波蘭對於此舉，並不立意拒絕，但以該國在波羅的海沿岸一帶之特殊利益，不致被人蔑視爲條件，波國又允參加多瑙河互不相干內政公約之談判，將乘國聯行政院五月二十日開會之便，前往日內瓦，參加預備談話，屆時拉佛爾將與各關係國，對其小協約各國代表，進行談判，俾羅馬會議克底於成，此外拉佛爾與柏克對兩國經濟關係若干問題，亦曾討論及之，例如波蘭工人在法國所可享受之待遇，即其一端，又據美國合衆社報告，謂拉氏在華沙時，波外長貝克曾宣布，波蘭在下列保留下願贊助上述建議云，㈠立陶宛與其鄰國將各種懸案解決後，應簽訂此約，㈡勿將捷克包括在內，因按照波蘭之觀點，該國並非一東歐國家，按上述修正的公約，較諸李維諾夫氏原來所擬以武力應付侵略國家之主張，效力已大見減弱，李氏原議業經波蘭與德國之拒絕，惟預料蘇俄頗願接受此修正條約，因在新成立之法俄軍事同盟下，法國已担保予蘇俄以軍事之協助云，

拉佛爾訪蘇俄當局



斯丹林

法外長與波蘭談判既竣，乃於十二日首途赴俄，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半抵莫斯科，蘇俄外委李維諾夫及重要官員多人均赴車站迎迓，外交團亦到車站歡迎，當拉佛爾下車時，車站外羣衆擁擠不堪，紛向拉佛爾歡呼，街上交通爲之阻斷，拉氏下車後，軍樂隊高唱國際歌及馬賽曲，拉佛爾與李維諾夫兩人於十三日午後三時半在外交委員公署舉行第一次談話，歷一小時之久，事後並未發表公報，據法國哈瓦斯社特派員報告，拉佛爾曾以渠在華沙談話結果，通知李維諾夫，嗣與李氏討論法俄互助協定之批准事宜，並將國際時局檢討一過，又曾討論遇必要時訂立一種東歐區域公約，包含下列各點，㈠簽約國互不侵犯，㈡遇簽約國之侵略他國時，當互相諮詢，並相約互不援助侵略國家，十三日晚李維諾夫設宴爲拉佛爾洗塵，席終李氏發表宣言，謂法俄互助協定之成立，足證兩國均欲積極在實質上保障和平，此項協定任何國家對於維持和平感覺興趣者，皆可加入，拉氏答稱，法俄兩國自由聯合，其力量不僅爲保衞本身安全起見，亦爲一般人和平而服務也，各國政府人民務當通力合作，則國際集體聯繫事業，庶幾有成云，

十四日午前拉佛爾與斯丹林會談，歷兩小時，在座者法國方面爲外部秘書長勒越及駐俄大使亞爾方，蘇俄方面則爲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外委李維諾夫及駐法大使鮑泰奇亞，談至午刻，斯丹林即留拉氏一行午餐，按斯丹林招待外國閣員午餐，當以此爲第一次，及散席後，繼續談話，事後拉氏向哈瓦斯社特派訪員宣稱，余與斯丹林君會談歷時四小時又半，經過情形，不但始終歡悅，且亦融洽無間，至於午餐，亦可況諸至友歡聚，吾人曾以最密切之合作精神，將目前一切外交問題悉加討論，午後拉佛爾曾往斯丹林汽車廠參觀，晚間則與李維諾夫同往國立歌劇院，聆薩特戈名曲，觀衆皆向拉氏熱烈歡呼，音樂隊先後奏馬賽曲及國際歌，劇終，法國大使亞爾方在大使署設宴，拉佛爾·莫洛託夫·各人民委員，外交團團員及各國報界代表皆被邀參加，又據莫斯科十四日合社衆電，本日此間確息，關於法俄外長談話之正式公表，在十五日以前不能發表，據聞拉佛爾與李維諾夫二氏，本日曾討論比爾蘇斯基逝世之影響，但雙方對於波蘭外交方針是否有轉向可能一點，曾否談及，則不得而知云，



拉佛爾

法外長拉佛爾與蘇俄諸領袖會談兩日，已商妥應舉行會談，草擬諸商與不侵略之多邊公約，此項公約，並將以願意訂約之國所訂互助公約補充之，擬共同發表關於談話結果之公報，聲稱兩國現正在經營同一目的，即藉普遍安全之組織，以維持和平是，又稱，法俄之締結互助協定，毫不損害成立東歐互不侵略諸商及不助侵略者之區域公約之宗旨，兩政府將繼續努力，使此項公約得告成功云，據莫斯科十五日哈瓦斯電云，由法俄兩國共同發表公報觀之，法俄兩國已商定將繼續由外交途徑進行談判，以使法國，波蘭，蘇俄三國共同訂結東歐區域公約，規定三國間互不侵略，相互諮商，及不援助侵略國家之義務，按法俄前訂結互助協定，本無包圍之意，且曾邀請德國參加，今法俄公報中又有訂結東歐區域公約之提議，則德國當更可釋然於懷矣，此次德國倘願參加東歐互不侵犯公約，歐洲集體安全因此約組織而增强，德國當亦同被其利也，

法外長拉佛爾於十五日晚由此啓程，前往華沙，代表法政府參加波蘭

比爾蘇斯基之殯禮，李維諾夫及多數要人皆往車站送行，紅軍一隊排隊歡送，軍樂隊先後奏法俄兩國國歌，首途前，拉氏曾往歌劇院觀劇，並於休息時間與斯丹林再度會晤，談話情形，至爲歡洽，劇終，拉氏廣播演說，謂法俄兩國政府之協調，已於互助協定簽訂之後，愈益密切，兩國友誼，亦因余此來而愈益鞏固，余與蘇俄政府領袖尤其是與斯丹林的談話經過，備極剴切坦白之至云，法俄談話，至此告一結束，俄外長李維諾夫將赴巴黎報聘，以答謝拉佛爾訪問莫斯科之盛意，

關於宣傳共產主義問題，蘇俄已允禁止共黨在法宣傳，據巴黎十五日海洋電，據「小日報」載蘇俄政府欲發一鄭重宣言，力稱法國應保持適宜之國防，如此則將反軍閥之法國共產黨人棄於道旁矣，該報復稱，斯丹林與拉佛爾已訂一協定，謂將來法俄關係，應處處顧及相互友誼之政策，至於共產黨之宣傳，有危及兩國間之公約者，亦當禁止，該報又力謂，蘇俄軍事委員長伏若希洛夫之參加莫斯科會議，足以證明蘇俄政府之特別注重法國戰鬥力之發展。

俄捷公約業已簽字

捷克與蘇聯互助公約，已於十六日由外長貝奈斯與蘇聯駐捷公使亞歷山多夫斯基共同簽訂，該約共分兩部，一部分係互助條約，共條文與法蘇互助條約完全相同，另一部份則係議定書，規定互助條約適用之範圍，其中載明，須發生本約所規定之情形，而法國實行援助被侵略國家時，簽約國方負擔安危之義務，按捷蘇互助條約，係與洛迦諾公約相連繫，而使捷克安全制度獲得補充，至於捷克蘇聯與波蘭之關係，則並不因此而受影響云。

巴爾幹協約國會議

巴爾幹公約簽字國羅馬尼亞，猶哥斯拉夫，希臘，土耳其共四國，十日午後在羅京舉行會議，討論政治經濟問題，法國著名政治家彭考亦與會，足徵法國特殊關心此次會議之結果，羅京法使署有升格爲大使署之說，羅王卡羅爾不日將報聘巴黎，此二舉將使羅國袒德運動，受一打擊，一般人士並希望該會議商妥一清算制，以便金融之匯付俟國際匯兌困難消除而後已，據羅馬尼亞京城十三日哈瓦斯電，巴爾幹協約提議，本屆會期業已結束，當經發表正式公報，說明巴爾幹半島現狀，殊可滿意，至於法俄兩國互助公約，則係東歐未來安全制度之基礎，巴爾幹協約各國均予贊同，協約各國準備簽訂多瑙河公約，但須以尊重關係各國正當利益爲條件，關於各種經濟問題，協約各國決定推廣相互貿易關係，對於發展航空運輸之公約草案，表示贊同，並曾研究設立巴爾幹半島銀行云，

墨索里尼外交手腕

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氏對目前歐陸局勢，除於法國訂立法義協定外，並與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公約國均大事運用其靈活之外交手腕，以圖多瑙公約之成功，同時並與法國簽訂航空合作，茲分述如左，

▲墨氏與奧總理會談

墨索里尼十一日在益蒂那利別墅與奧總理舒斯尼格會談兩小時，衆信彼等所談論者，即係未來羅馬會議所當討論各項問題，即奧國關於重整軍備，國社黨宣傳，反哈普斯堡皇室復辟各項問題所當採取之立場，據奧總理左右聲稱，此次談話係以奧國現狀爲主要目標云，據巴黎晨報訪員所得消息，奧總理舒斯尼格曾語墨索里尼，謂奧國克拉斯總統任期將於本年秋季屆滿，爾時保王黨人士當要求修改憲法，並組織攝政府，奧政府對此事之可能性，特保留考慮之權云，目下奧國內政頗多困難，能與國社黨相奮鬭者，厥惟保王黨人士，此種情形，舒斯尼格與墨索里尼談話時並未加以諱飾，舒墨二人現又重行聲明，彼此採取同樣態度，歷久不渝，尤以羅馬會議中雙方與小協約各國討論之際爲最要，舒氏並向晨報訪員發表宣言，謂余與墨索里尼談話經過，甚爲懇切，足見義國總揆對奧國之同情心理，至爲積極，當前一切政治問題，皆經提出討論，雙方見解完全相合云，

▲奧步德後塵組空軍

據維也納十四日路透電，奧國現亦步德國後塵取違背聖鳩曼條約，建立空軍之步驟，今夜內衛軍參謀部集議，決定組織特別內衛飛行團，以史泰漢堡爲總司令，政界視此舉乃試驗三小協約國對奧國空軍之態度，衆信近今巴爾幹條約簽字國在羅京開會時，曾議及奧國重整軍備之會議，雖未發表公報，但聞會決定反對哈普斯堡王室之復辟，反奧，匈，保三國之重整軍備，故今日內衛軍首領袖所取之步驟，似將引起巴爾幹協約國與小協約國之重大反抗，按奧國空軍乃違聖鳩曼和約而消滅，約中並禁止奧國製造，輸入，輸出飛機與飛機之零件，

▲義奧猶秘密協定說

據維也納九日哈瓦斯電，傳聞匈牙利政府表

示該國參加多瑙河公約，僅以規定不干涉內政及互不侵犯爲限，對於互助公約，則不能參加，匈牙利懷疑互助公約之主要原因，係界於匈牙利所處地勢，在軍略上易遭侵略之所致，如匈牙利不加入互助公約，則當由多瑙河流域其他各國訂結互助公約，聞奧國外長華爾登尼格主張由奧國，義大利，猶哥斯拉夫三國訂結秘密協定，其性質有類戰前中歐三國同盟之復活，按猶哥斯拉夫葉夫斯匯，不久將赴義國，與義國外次蘇維治會晤，舉行關於多瑙河互助公約之談話，奧國輿論對於此舉，極爲注意，以爲義猶兩國之接近，對於奧國極有關係云，

▲**法義簽訂航空協定**　墨索里尼十一日午後出法洛倫斯城乘飛機返羅馬，當於六時半在威尼斯宮延見法航空部長戴南，繼又會見法國艦隊司令穆舍及拉波特兩中將，法國艦隊共有軍艦六艘由馬賽前來聘問，現在奈不勒斯港停泊，據羅馬十三日哈瓦斯電，法國航空部長戴南與墨索里尼舉行談話，航空次長范里時亦在座，事後發表公報，謂首相與戴南所討論者，係英法倫敦宣言書及斯特雷撒會議所主張西歐天空互助公約之實現問題，當將義法兩國空軍在技術上合作之各種條件，及遇必要時所應採取之措置，予以決定，此外義法兩國民用航空合作之協定，業經簽訂，其大要規定在巴黎與羅馬間，及非洲法屬突尼斯與義屬特里比里丹間設立航空路線，

義亞糾紛一弛一張

義亞衝突，爲時已久，自去年十二月五日開釁以來，經英法代表之調停，雙方同意根據一九零八年之義亞條約，直接談判，以解決爭端，緊張空氣，遂趨和緩，至本年一月底，又發生二次衝突，形勢又轉緊張，而義國調兵遣將開赴東非，復向亞政府提出五項要求，㊀亞國賠償義國損失，㊁亞政府正式道歉，㊂派一亞人對義國旗致敬，㊃組織義亞邊疆委員會，㊄亞人不得侵犯義國邊境，亞國接義通牒後，亦不示弱，提出抗議，並調軍備防，兩國情形，有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然兩國談判，並未中止，英法仍努力停解，亞國對華爾設立中立地帶之建議，表示接受，東非戰雲，忽又略散，但因義國仍調兵不已，亞國堅持須請第三者判斷曲直，不願直接交涉，並於三月二十二日通令全國備戰，最近形勢忽緊忽弛，義大亞已動員軍隊七十一萬，法西斯黨軍三十萬，短槍隊七十二萬五千，其中十萬人已調至東非，據羅馬十一日路透電稱，義殖民次官萊索那近發演說，責亞比西尼亞破壞義亞友好條約，並稱亞國爲有秩序的販賣奴隸國云，亞政府已因此向亞京義使署提出嚴重抗議，並否認萊氏所稱亞國近運入大批軍火，以供轟擊白種義人之說，政界對於軍火輸亞一事，雖緘默無言，但深信義政府已爲此事照會英法兩國因英法曾於一九三零年與義國簽定關係軍火輸亞問題之條約故也，聞與此事有關之某某數國政府，經義政府請其注意後，已允限制運往亞國之戰品，據半官性質之義大利日報載稱，亞兵現厚集於直對義屬索馬利蘭以里特里亞之兩大區域，且能由當地首領或山巔舉火迅速增加之，婦女與奴隸，現亦在被徵之列，並已發散來復鎗與子彈，及發表沿路之集中點，鄰近義屬索馬利蘭邊界處，現正趕築飛機降落場，並已建造新無線電台，擴張電報交通，人民須各交戰稅一元，英屬索馬利蘭至根稚義屬邊界，長八十哩，現亦大軍雲集，義人對此尤覺不安，德國現方以大批軍械與化學品供給亞國，其中有來復槍，機關槍，高射砲，武裝汽車，容克式飛機，該報並揭示自本年初至今，運入亞國之來復槍，機關槍，子彈之驚人數字，其貨欵分九年以亞國產品交付，咖啡爲主要品，該報繼謂供給亞國戰品者，有在歐戰中受義國助戰裨益之數國，彼等殊不悟亞人今日用此軍備抗拒彼等也，該報末謂亞國對土地之貪婪與欲得通海出路之志願，路人皆知，亞國目前之危險局勢，與夫可能的未來發展，凡有關係之歐洲各國，均不能諉卸直接參與陰謀之責云，據倫敦十一日消息，英法政府今日已開始商討亞比西尼亞時局，擬設法促進義亞雙方所允的調和委員會之成立，按一九二八年義亞條約調和委員會應以雙方代表各二人及中立國一人組成之，嗣因辦事條件雙方未能妥協，以致此種委員會迄未成立，英法兩國現以爲早日成立調和委員會，與和平前途實屬有益，義國駐英大使格蘭蒂曾會見外相西門，有所商談，英國方面則力謀義亞混合仲裁委員會儘速開會，以解決亞國邊界維魯亞之衝突事件，英國或更向亞政府交涉，勸其取溫和態度亦屬可能，亞比西尼亞致國聯覺書，義大利曾請求各國政府阻止其國人民應命爲義亞邊界糾紛之仲裁員，否認義大利所稱，亞國已下總動員令，並言，亞國願接受公正之仲裁法庭之判決，亞政府十四日又送一覺書與義大利，稱亞國屢次請求派遣仲裁員以和

平方法解決東非之邊界問題，並避免戰禍，義大利迄未答覆，殊爲遺憾，該覺書中向義國重申確定和解之條件之範圍之請云，但據羅馬十四日路透電，今日當局宣布義政府已任命馬柯迪子爵與蒙荅爾那氏爲仲裁義亞兩國間邊界爭案委員會之義代表云。

當此兩國局勢緊張之中，英法雖極力調停，而墨索里尼於十四日在義上院演說，謂東非問題，他國無權過問，墨氏雄心未已，似藉此問題欲圖更事擴軍歟，玆誌其演說辭於下，據羅馬十四日中央社哈瓦斯電，墨索里尼本日在上院發表關於亞比西尼亞問題之重要演說，堅決否認英法兩國，爲阿國事件，向意國提出交涉之說，墨索里尼謂，至目前止，英法兩國，絕未提出此種交涉，就英法意三國現在之關係而論，即在將來，大約亦不至有此交涉，蓋英法意三國間，儘可從容大度，相互陳述觀點，而無須出於交涉也，墨索里尼對一般以義國在東非窮兵黷武爲慮者，則故作諷刺之詞，謂今人輒以爲歐洲時局不靖，義國軍隊殊不宜出國遠征，爲此說者，誠屬振振有詞，且絕無私意存於其間，吾人聞之，固不勝感激，然吾人敢言之曰，吾義國懷抱，正與此相同，義國遣往東非之工人，其人數多於兵士，何以故，亦即欲以謀歐洲之平靖故也，且余敢作明白鄭重之宣言曰，吾人將繼續派遣吾人所認爲必要之一切兵士，吾人派遣軍隊赴東非，乃屬一種預防之措置，其性質若何，無論何人均無權加以過問，東非問題，艱難萬狀，除吾意國外，無論何人，均不能妄加論斷，蓋吾義國在東非一帶，飽受流血之經驗，始終不能忘懷也，如吾國殖民地之安全，一日未獲保障，義大利毋國軍隊及土人兵士，倘有一人生命，遭受威脅，則吾人寧願鹵莽從事，而不顧姑息苟安，就外交方面而論，則過去種種，已爲世人所昭知，吾人並未拒絕與阿國舉行談判，就吾人準備指派仲裁委員會委員二人之一事，即足以證之，惟亞國方面，大舉動員，準備進攻，亞國當局，尤其是亞國部落首領，均反對與義國作一分之妥協，職是之故，使亞國不敢萌生妄念，以圖一逞，則固義國應有之責也，至在歐洲方面，萬一不幸禍變猝發，則予敢聲明，吾人保有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之各級後備兵，而準備入伍之一九一二年級後備兵，尚未計算在內，吾人有八十萬至九十萬之現役兵士，當足以保衛吾國安全，綽有餘裕，此等壯士，均經受完全訓練，紀律嚴明，至於軍火，均係最新式之設備，數月來，吾國軍用工業，以全力工作，亦不虞缺也，如一旦歐洲有事，吾國陸海空軍，已有備無患，然在政治方面，則吾人仍願與歐洲大小遠近各國，作剴切具體之合作，以期實現各國間之穩定與諒解，蓋不然，則現代世界，必至繼續趨於崩潰而後已也，要之，吾人竭全力從事軍備，然其目的，則僅在保障和平，而不欲威脅任何人云云，墨索里尼在上院發表關於亞比西尼亞問題之重要演說後，復由殖民次長萊索那發表宣言，略謂，亞國近若干部落人民遭亞國征服後，因實行販賣奴隸，致人口大見減少，歐洲列强，坐令亞國征服其南方及西方之亞比西尼亞民族，而不加干涉，實負重大之責作，如長此不已，則與亞國毗隣之歐洲各國殖民地，將受恆久之危害，今惟意大利，負有保護遭亞國蹂躪之各民族之責任，蓋已往各種國際條約，均承認意在東非之歷史的權利也，萊氏又謂，上院應作法西斯政府之後盾，在各方面，履行其任務，而堅持到底云，

波蘭獨裁比爾蘇斯基逝世

波蘭獨裁者陸軍部長陸軍總監比爾蘇斯基元帥，因患肝胃癌症潰爛於十二日下午九時半逝世，氏與其夫人遺囑，令將其腦贈與波蘭大學，供科學試驗之用，其心臟則與其太夫人之骨灰同埋於維爾諾之祖塋，氏臨終時，政府閣員及各陸軍將領，均在病榻前，因此謠傳氏彌留前，曾草一政治遺囑，但此說未經證實，內閣於氏故後，即召集閣議，以與比氏同事最久之李茲米萊將軍繼任陸軍總監，陸長一缺，以次長加斯普爾齊基兼代，波政府下令爲比氏發喪，其靈櫬之蓋，係以水晶製成，十四日移置聖約翰大教堂，以便民衆瞻謁，遺骸，將由歐戰退伍軍人由基爾西地方，舁往克拉哥維城，兩地相距約一百五十公里，預計以三日時間畢之，按一九一六年比氏率領波蘭志願軍，由克拉哥維城出發，擊敗敵軍，攻陷基爾西城，此次即循相返路徑，藉以紀念二十年前上將之偉績，內閣下令全國服喪六週，在舉殯前，各處音樂劇場一律停止奏演，比氏逝世噩耗傳出後，各國政府紛紛發電慰唁，我外部接到駐華波使魏登濤報喪電後：已於十三日電復波使致唁，同時並電我駐波公使張歆海代表致唁，聞波使定日內在京天主教堂開會追悼，汪兼外長十四日電波蘭使館弔唁比爾蘇斯基上將之喪，

外部駐滬辦事處科長趙鐵章及各國駐滬領事，十四日均赴波使館唁慰，中波文化協會特於十四日電唁，波外部及駐華波使館並定期舉行追悼會，

現值歐局緊張之際，波蘭與法夙爲盟好，自戰後與德復訂盟約，故比氏逝世後，德國輿論，盼波蘭對外政策不變，據柏林十三日路透電，就各報之論文觀之，德政界對波蘭比爾蘇斯基之逝世，頗以發生政治後果爲慮，日耳曼報謂東部之危險，今視前更大，蓋法俄已締結互助條約也，波蘭舊與法國聯盟，新近與德訂結友好條約，今將受嚴重之試驗，因一有反對，必將促起反攻，今惟望比氏所遺政治信條，其政黨能予遵守，繼續進行德波親善政策云，英國外交界，亦與德國抱同一見解，據倫敦消息，英倫恐比氏之逝世將引起不利之發展，聞比氏易簀前，曾將重要事務，佈置妥帖，而以史米格將軍爲其繼任者，蓋史氏之擇任，當不致有何擾攘，史氏在世界外交界中，頗聞名，其人和藹可親，倫敦現信史氏必將襲行比氏之政策云。


比爾蘇斯基元帥

按比氏爲波蘭身任元帥者之第一人，其畢生精力，均用於爲祖國之獨立而奮鬪，氏於一八六七年生於維爾諾省之蘇羅市 Zulow, Wilno，當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八年間，投身入波蘭社會黨，從事獨力奮鬪，一九〇八年開始編練波蘭客籍軍，大戰時，身任第一旅司令，一九一七年七月爲德國所拘禁，休戰後，氏任波蘭元首，兼陸軍總司令，一九二〇年尼曼Niemen 與華沙二役，作戰勝利，一九二三年退休，是年五月十二日氏以政變手段，推翻政府，自是時起即爲波蘭獨裁，其執掌政權，素有鐵腕之稱云。

菲島公民投票贊成獨立

菲律賓新憲自經美總統於三月二十三日批准，規定十年後，菲島得建設獨立共和國，惟此項憲法，須經公民投票表決通過，始能生效，本月初間曾因此發生沙克達爾黨人之變亂，大致已告平息，但官方於公民投票前，對於沙克達爾黨人仍大事搜索，自五月二日以來，先後拘捕約六百人，十四日爲公民投票舉行之期，據最初所得結果，贊成獨立憲法者，已佔極大多數，婦女之初次參加投票者，亦有二十萬人，投票時幸未發生事故，截至十四日止，據統計贊成者六十四萬五千三百八十一票，反對者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五票，據沙克達爾黨領袖拉摩斯於十五日在日本發表談話，謂菲島公民投票並不重要，因爲多人反對採用新菲律賓憲法故也，渠謂結果並不可驚，因獨立運動領袖奎松已將菲島奉送給美人也，氏謂鼓動反對現時憲法運動，仍將繼續云，

美總統雖批准菲島憲法，但美參議員中以爲美國如放棄菲島，則英日易締結密約，而劃分太平洋勢力範圍，此說亦不無見地也，茲錄於後，據華盛頓九日哈瓦斯電云，美國國會前組織調查團，以起草菲律賓獨立法案之民主黨參議員太定士爲主席赴菲，調查菲島獨立問題，該團現已返國，調查團團員共和黨參議員吉布森自行提出一調查報告書，主張維持美國在菲島之主權，吉氏並宣稱如美國放棄菲島，則英日兩國將以爲在太平洋已不復有其他勁敵，彼時英日間必訂結秘密協定，劃分太平洋勢力範圍，分掌菲島之貿易權云，至該調查團太定士則尙未提出正式報告書，蓋團員內部意見甚爲紛歧，甚至有人以爲起草一報告書，而由多數團員通過，幾不可能云，

美財長之貨幣演說

自美國一再提高白銀價格，各國對之，頗示反感，而墨西哥宣佈禁銀出口後，美政府對購銀政策，似暫守緘默，十三日美財長發表演說，仍決定增加白銀貨幣用途，且有與英鎊對峙之情勢，當此貨幣戰潮洶湧中，美財長之演說，其意義自屬重大也，投機家沉機觀變又逾旬日，自摩氏演說廣播後，又形活動矣，今後銀價益有上漲之趨勢也，茲將摩氏演說要點，錄載如次，

財長摩根陶之演詞爲一般人殷殷盼望者，十三夜已播送全國，其要點之一，爲在他國繼續利用不安定的貨幣時，美國不願以片面行爲，安定美幣價格，雖美政府不欲妨礙國際通貨安定之進行，但美國不能首先作安定貨幣之行動，世人何爲獨擇美國而加以規勸乎，恢復秩序，固爲吾人道德上責任，但在吾人有所束縛前，吾人必須確知所已獲者，不致因以喪失，吾人非不願安定通貨也，但若世界各貿易國，仍願處於目前狀況之下，則吾人亦不復有何不利，蓋吾人對美國貨幣，已就必要範圍，重行定其價值，故吾人進退皆無不可，吾人兩手，並未被束縛也，倘吾人沿安定貨幣之途徑單獨進行，則吾人將復處於一九三二年之地位，徒使他國乘吾人之不利，而從中圖利，現有黃金之成份，此後並時變動，吾人並未與世界他國作減低幣値之競爭，但僅示一種穩定的通貨，此種趨勢，可使世界他處，作逐漸趨向國內安定之行動，苟此目的可以達到，則嗣後步驟，自能應運而起，苟無人破壞之，此固天然途境也，財長繼言及白銀，謂吾人現努力恢復白銀爲貨幣之用途，白銀乃世界大部份人民之錢幣云，財長於分析美元現有之地位時，談三點如下，(一)美元絕對穩健，(二)當局貨幣政策已從一九三二年之紊亂狀況中，救出美國，(三)世界各大貿易國，除比國外，最後重訂其幣制者，厥爲美國，摩氏又謂一九三四年美國對外貿易

，較之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在額量與價值兩方面，確已增多，未受美國農產物輸出減少之影響，渠信世界貿易，必繼續增加，美國並無出而奪取貿易之意，但僅欲保護其尋常所有之商務耳，戰前美國爲債務國，所負之債務，達三十萬萬元，一九二九年變爲債權國，所有債權，達二百十五萬萬元，但此數三分十二，現已一部或其他部份爲人賴付矣，財長又言及國外貿易之前途，謂吾人苟不貸以借欵，購者將不能償付價值，屆時吾人願否再以大宗貨物運銷海外乎，此種問題，吾人當有以應付之，如吾人欲多發紙幣，當然有許多國際銀行家爲之處理此事，但美國已深得紙幣之敎訓矣，在目前貨幣政策之下，美國現收入大批金銀，但美國並不欲刮取世界黃金而獨有之也，自各國增加黃金產量，以恢復其金準備以來，世界黃金之供給，有增無減，價値數萬萬之黃金，已出現於外，此種黃金儘可用以抵付差額也，摩氏又謂許多外國，因其貨幣未有金準備，以至不能履行債務，美政府爲勢所迫，必須在紙幣與硬幣間，選擇其一，而寧願以貨幣金屬物，償付國際出入之差額云，

安定貨幣問題

自財長摩根陶發表演說後，國務卿赫爾於十五日發表正式聲明，謂安定國際貨幣乃美國商業程序之一重要部分，對財長摩根陶最近演說，如他國動議安定國際貨幣，美國準備參加此種運動，頗加贊許，關於召開國際會議安定匯兌，赫氏並無說明，許多觀察者相信摩根陶演說曾暗示召開此種會議，一般相信英國將動議召開此種會議，因一九三三年經濟會議即在倫敦開會也，氏謂摩根陶演說正當時機，已解釋並指陳世界改進一般情形之路線云，赫氏又稱，世界市場因匯兌動搖引起之現時紊亂，僅爲樹立之新的均衡的安定之過渡期間偶然現象，因難期間國際貿易之減退，指示此種貿易滿足切當需要，但未能恢復以前之數量，此爲多數國家仍遭遇失業及蕭條的嚴重問題原因之一，吾人曾以必要方法，反對匯兌變動，努力恢復美國貿易，其他政府準備採取向此方面之政策，非無象徵，嚴格統制通貨所獲得之貿易，僅屬暫時的，

參議員湯瑪士十四日在衆院提出一議案，請羅總統向他國建議可否對於世界貨幣安定事，準備聯合行動，湯氏稱，宜考慮金銀在一定比例上，互爲金貨之用途，而爲若干國通貨之本位，吾人必須先釐定美元而後始能安定之，吾人未有以爲美元現已至應予安定之程序者，他國對其自已貨幣，亦與吾人抱同樣見解，如美國不先再減低幣値，則英國殆可爲首先安定幣値爲他國倡之唯一國家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五月十日起
至廿四年五月十六日止

五月十日　星期五

▲蔣委員長由筑飛昆明。
▲張學良由鄂南閱兵公畢返漢。
▲國府命令公佈（一）簡易人壽保險法（二）民事訴訟法施行法（三）民事訴訟法定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五月十一日　星期六

▲美經濟考察團訪何應欽。
▲法外長拉佛爾到波京華沙。
▲龍雲歡宴蔣委員長。
▲張學良赴鄂西檢軍。
▲孫科過洛陽遊龍門。
▲平津久旱本日大風雨。
▲班禪由蘭州飛青海西寧。

五月十二日　星期日

▲孔祥熙發表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度財政報告。
▲孫科抵西安。
▲滬鎭汴濟等處狂風。
▲上海婦女團體紀念母親節。
▲美考察團一部團員赴綏視察。
▲波蘭獨裁者畢蘇斯基逝世。
▲法外長拉佛爾離波赴俄。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一

▲國府林主席赴滬。
▲蔣在滇民衆歡迎會演說建設工業化的雲南。
▲前十一師長劉珍年在贛槍决。
▲山東淄川煤礦淹井八百工人被淹。
▲殷同在東京與日本銀團會見。
▲中英庚欵董事會決議撥株韶路工欵一百萬元。

五月十四日　星期二

▲美財長摩根陶廣播貨幣演說。
▲拉佛爾抵俄與李維諾夫會談。
▲蔣在滇接見紳耆。
▲行政院會議，（一）任徐堪爲財部常次，（二）學位授予法七月一日施行。
▲拉佛爾訪斯丹林。
▲日本陸軍大臣林銑十郎發表中日使節昇格之談話。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三

▲蔣在滇上午召見省會各中等以上學校校長，下午招待龍雲及外賓茶會。
▲孔祥熙談財政方針不發公債不借欵。
▲國聯鴉片沒收委員會決議，請日本代表出席下屆會我代表胡世澤反對。
▲美考察團離平赴漢。
▲法俄談話結束拉佛爾離俄赴華沙。
▲捷俄互助公約簽字。

五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中常會決議學術文化團體徵求會員須呈准中央民運指委會。
▲鐵部召集全國運輸會議開幕。

論評選輯

中國決無排日教育

今春以來，日本向我政府要求取締排日，並重視教育方面，要求取締排日教育，近者東京已決定公使昇格，同時聞其外務省將派要員來華，視察排日情況。夫公使昇格，爲日本置重中日國交之表示，爲中國各界所樂聞。吾人因願乘此解釋中國教育決不以排日爲目的之事實，以去其惑，兼以明中國人應有之立場。

中國教育，年來確略有進步，即教育部之指導方針，爲矯正過去浮囂之學風，獎勵實學，注重精神及體育之修養，其各級學校一貫之方針，爲養成善良有用之公民。年來之具體表現，爲整頓學科，加重訓育。過去一般學校，常起學潮，或有種種校外之運動，近皆寂然，此其明驗也。中國教育之指導青年也，愛國思想與和平主義並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認爲修養之標的。故關於國際關係之指導方針，爲涵養和平思想，決不鼓勵狹隘的軍國主義，更遑論以排外爲教育目的?

坦率言之，中國在此危險時期，教育上誠不得不警戒青年，努力學問，共同救國。救國之方，則須青年俱了解國家之危險，及其本身與國家之關係，與其本身所負之責任，勉以犧牲之義，望其勤學成材，效忠國家。此實中國今日之所亟需，吾人猶嫌教育上努力不足，今後尙需加倍努力。

然此愛國教育，根本上與排外毫不相干。中國之國際理想，爲希望和平，對各國，對日本，皆然。且中國今日，既無前世紀妄自尊大之迷妄，又從無侵略他國之意志，是以對於任何國家，皆尊重其立場，對日本亦然。其證據，爲歷經九一八以來之大事變，而中國之對日本國家及其人民，絕無惡意之宣傳，亦從無人想像侵害日本國家之事。我華北著名教育家張伯苓氏，去年公開講演，尙作「我們鄰家，除了壓迫我們以外甚麼都好」之言。此種言論，可代表一般教育界，亦可代表一般中國人。即日本倘能改易政策，尊重中國之獨立完整，實行兩國平等互善，則中國教育界，方將宣揚日本文化之長，以獎勵學生之效法，排日教育之名詞，從何成立?

以上所述，乃鋪叙事實眞相之老實話也。然假如日本目中國之愛國教育，即爲排日教育，則乃强詞奪理，中國決不承認。譬如最近有數處都市，獎勵少年學生服用國貨。此種運動之實效如何，吾人本認爲疑問，但由中國今日經濟狀態論，此實自救自存不得已之一着，絲毫不含排斥任何外貨之意。又如近年中國學校，提倡體育，因而注意兵式體育。其目的只爲使一般學生勤苦耐勞，習於紀律嚴整之生活，免流於放蕩萎靡之途，新生活運動之目的亦然。又譬如學校紀念九一八事變，或演講國難，其用意要之爲警勸學生，此後努力救國，並非獎勵仇視日本。凡此設施，在日本學校所提倡而實行者，較中國進步遠甚。日本近年在國難或國防名義之下，正澈底使青年軍國主義化，中國後進，望塵莫及。日本倘不自承其教育目的爲排外，排一切國或排某某國，則中國今日纔有萌芽之愛國教育，當然不能加以排外或排日之名，又不待論也。吾人敢斷言曰：中國對日本，是誠心望和平互善。同時中國之教育，必然要全力鍛鍊愛國精神，求其青年

負救亡責任。吾人良知判斷，此兩點絕不衝突，倘日本認爲有衝突，是乃根本上抹殺中國國家之地位，中國雖欲勉力逢迎意旨而有未能也。吾人又欲斷言曰：今日之事，中國於日本，應行以小事大之古訓。同時日本於中國，似應知中國畢竟爲亞洲一大國，其國有歷史，有文化，其人民勤勞，其青年有才有志；而過去二三千年，此國與日本嘗有文化上之深交，今後無窮年，日本與此國仍將有經濟上之互賴，則爲日本計，似當然認其爲平等之友，以好意樂觀其新國家建設之行程，如是則兩得之。吾人願警告全國同胞，能善於以小事大，保人格而免糾紛；同時則日本似亦應有遠大之覺悟，根本上認識中國是一自有其生存權之國家，而勿爲不合情理之責備焉，則東亞和平進一步矣。雖然，吾人之曉曉，固不敢自信其必能得日本有權勢者之同感也。

（錄五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比爾蘇斯基逝世與歐局

波蘭獨裁者現任陸長比爾蘇斯基氏，於十二日突因肝胃癌逝世，比氏爲波蘭復國元勳，赤忱愛國，服官清廉，個人人格，久爲波蘭國內外人士所矜式，其功業與聲望之隆，方之德故總統興登堡氏當無愧色，而其目前一身關係歐局之轉移，影響甚或在德國已故元首之上，故其一旦溘逝，更不能不引起國際之震悼也。比氏猝逝，適當法外長拉佛爾離華沙訪俄之際，故愈足引起世人之注意。溯歐洲最近大局，自二月三日倫敦宣言發表後，一時英法義三強，頗有步調一致之觀。至英德柏林談話一幕，英國超然之態度，始軒豁呈露。於是乃有法俄互助條約之締成。歐陸縱橫局勢，亦至此而壁壘判明。其間態度涉於模棱者，惟有波蘭一國。觀其對於東歐公約，始終不願參加，殊令人不明其眞意之所在。如謂法波往日友誼的淵源，仍然存在，則其對法態度顯甚冷淡，雖經法故外長巴多一度訪問，仍無眞正親睦之跡象可尋。如謂波德關係之契合無間，則近頃但澤選舉，德國國社黨對波並不稍存客氣，而最近國聯行政院會表決斥責德國之決議案時，波蘭並無反對或棄權之表示，是波德之關係，似又未盡融洽。故此次法外長拉佛爾氏之訪問華沙，其關係之微妙與重大，自不待言，而其實質之結果，尤爲世人所欲聞知也。

近據歐洲報紙盛行之傳說，謂德波兩國締有密約。據傳其內容規定，如歐洲一旦有事，則波蘭將占領蘇俄之烏克蘭沃壤，而德國則將北向進據立陶宛，南向攫取奧地利。波蘭占領烏克蘭以後，並允以波蘭廊，但澤，狄尼亞港，上希萊西亞與波森各地歸還德國云云。此種風說，疑竇頗多，吾人殊未能予以輕信。舉例言之，波蘭夙認波羅的海區域爲其勢力範圍，一向反對德國之插足，甚爲激烈，故以立陶宛讓德之說，與波蘭平日之主張相反，似無此理，此其一。波蘭境內現有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小民族四百萬人，平時已感治理之困難，似不至更思攫取烏克蘭，以增重其內患，此其二。本此理由，故吾人以爲密約之假定，不易成立。然則波蘭對東歐公約之締結，深拒固絕，其用意究何在耶？第一，吾人須注意地理之關係。查波蘭處於德俄三強之間，歐洲如一旦發生戰事，波蘭國境頗有化爲戰場之慮，無論何方勝利，於波俱屬有害而無利，故波蘭對於不侵條約固所歡迎，且實際與德俄已有此種條約之締成，而對於互助條約，則爲存引狼入室之戒心，故期期以爲不可，此一說也。波蘭在比爾蘇斯基氏政權下，儼然以領袖東北歐小國之一等強國自待，不願追隨他人之馬首，其挾德自重，大概爲對法之一種外交手腕，此又一說也。據十一日華沙發表之公報，吾人得知波蘭對法俄公約，已有諒解，並允參加多瑙公約之談判，是法外長拉佛爾之使命，已獲有相當的成就，而談判之門既啓，則今後當不難獲得較佳之希望。前此世人對比氏抱病，不與拉佛爾會晤，多以「外交病」相推測，今已證明其不然。法波關係之前途，殆未嘗無光明之希望耳。

抑此次與拉佛爾談判之波外長貝克氏原爲比爾蘇斯基之心腹，比氏猝逝，對於波蘭外交，或不致發生重大影響。然在波蘭政界中，主張積極親

決者，頗有其人，此後波蘭外交方針，未嘗無發生變化之可能。且波蘭新憲完成未久，正待比氏鐵腕，予以推行，今波蘭政治，出乎一般之預料，頓失重心，故對於國內治安與秩序之維持，頗堪注意。至於對外方面，則德俄等對波蘭新政權之態度如何，尤足關切。總之，波蘭地位因比之猝逝，發生動搖，殆在意中，今後形勢如何，其影響於歐局頗巨，即對於遠東，亦有息息相關之勢，故波蘭外交關係今後之推移，吾人自不能予以漠視也。

◇ ◇ ◇ ◇ ◇ ◇

調整財政與經濟建設

（錄五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財長孔祥熙氏十三日晨發表書面報告，首述兩年來之財政狀況，繼復述及今後努力方針，將注重於經濟建設；至政府建設經濟之綱領，其關於財政方面者，厥爲厲行更有效力之預算制度以控制支出，清理愆期之債務以輕減財政負擔，同時復整理鹽稅關稅，以求增加收入。其關於商業貿易方面者，則減輕或全免特種輸出之出口稅以利輸出，或建設鐵道公路以便運輸，並減輕地方稅使與中央稅收內外相維，造成中央地方稅收有機的聯繫，以適應國家經濟政策。其關於國內之重要產業與立國大本之農業，則或加以獎勵與統制，或則謀其根本之發展；至關於貨幣方面，則以穩定幣價，統一輔幣，以剷除工商障碍爲鵠的；言簡意賅，兼籌並顧，吾人以爲此堂皇富麗之經濟設建綱領，如能一一付諸實行，則救我國民經濟脫恐慌之域，蓋非難事，而我國民經濟在現階段上得合理而堅實之發展，當可計日而待。

吾人閱嘗考古今中外各國經濟之發展，其待於對外運用健全之關稅爲武器以防不利於自國之勢力侵入壓迫者，固比比皆是，而國內有待於政府之扶掖，獎勵，補助，保護者，亦正更僕難數。及乎近年來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則各國競以防止外貨勢力侵入爲目的而利用之防禦武器，殆爲前世紀所夢想不到，亦非歐戰以前各國爲國民經濟籌謀擘劃者意想所及。至於各國政府之扶掖，獎勵，補助，保護，則放眼縱觀，俯拾皆是。例如稅收方面，苟有阻得商品之運銷與增加生產成本者，則去其課稅而另謀抵補，其屬於輸出之生產商品，則便利其交通，減輕其運費，若於國際競爭市場中尚不能與他國同種貨物相競爭，則或減免其出口稅，甚或由國庫支出鉅欵，與以補助；如外國市場消費能力低降而外國競爭商品價廉，則復不惜減低幣值以行所謂社會的傾銷。又如國外市場狹隘化而政治勢力不足以懾服對方而不能不相當讓步時，則以政府之力，促進生產輸出之統制，務使國家凡百措施與制度，消極的不得國民經濟健全之發展，積極的促進國民經濟健全之發展。返觀我國，則情形又如何？關稅權爲外人所制褻，外人不唯可以以賤價之商品，傾銷我國商場，復能建設工場於我國國內，以壓迫驅逐我幼稚產業，然此尚可諉諉於條約之束縛，獨惜國內一切措施，非促國民經濟之崩潰，即授外貨以可乘之機；而如何便利商運，獎勵輸出，保護產業，積極的策謀國民經濟之發展，消極的維繫國民經濟於不敝，則向未聞政府稍加注意。此吾人於我國國民經濟日益凋敝之際，獲讀孔氏之經濟建設綱領報告，因不禁爲我國民經濟前途慶也。

唯孔氏所報告之政府經濟建設綱領，今後究將如何付諸實行，打破國人歷年來言而不行之惡習，則因吾人執筆爲文時尚未能獲讀孔氏所報告之書面全文，故未敢妄加懸揣。例如財政收支方面，其重心吾人以爲不在空言「厲行更有效之預算制度，以控制支出」，而在必如何施行方能「厲行更有效之預算制度，以控制支出」；又況全建設綱領中，殆無一項不與財政有關，即亦無一項不須以國家之力，從事施設與補助，例如清理愆期債務，減免出口稅，減輕地方稅，建設鐵道公路，無一不影響財政之收入支出，而獎勵統制農工商業，又非政府籌麗大鉅額之欵項，以謀救濟，振興，補助，固不足以起我國垂斃之工商農業於沈痾也。

然我國之財政構成基礎又如何？自經常收入言，其財源不外關稅，鹽稅，統稅，烟酒稅等，而此等稅收，自民國二十年以後，即呈銳減趨勢。支出方面，則自二十二年起，年有增加，統計二十二年軍事費與債務費之支出，竟佔全支出之百分七十九强，而二十三年度軍事費與債務費之支出，亦佔全支出之百分六十四强，且二十三年度之入不敷出數，竟達一億五千萬元，如此財政，又安望其能以推動國民經濟發展之地位，從事鉅額支出以謀國民經濟之建設乎？

唯目前我國經濟狀況，實已不容長此放任，故吾人一方相信孔氏之報

告爲政府深感建設必要之誠意的表示，他方亦希望孔氏之報告爲政府深感建設必要而繼起力行之表示。至於財政狀況之不健全，則唯視政府決然認經濟設建爲當務之急，而於軍事費上大加裁減，稅制上新設資本利得稅等新稅，以節流開源，則財政收支得其平衡，而經濟建設綱領，亦不致以一綱領之空文而終矣。

（錄五月十四日北平晨報）

◇ ◇ ◇ ◇ ◇ ◇

義法兩集團間之微妙關係

回憶約一月前當斯特雷撒英法義三國會議將開之時，吾人曾言該會議終必依調協精神，贊同和平的修改凡爾賽和約，而使該會議成爲劃期的會議；其結果終必使歐洲英法義三強鼎立之形勢變而爲英法義德公然四強角逐之形勢，其進一步的結果或更將使法義兩集團間之關係發生變化。從該會議終了一月後之今日觀之，事實之推進，大抵已如吾人所慮；不但該會議之結果純爲英法義三國互相讓步，各收利益（即英義幫助法國在國聯理事會上通過法國所最關心之譴責德國雙方毀約案，法英幫助義國舉行多瑙河九國會議，以保障義國關心最甚的奧匈之獨立並策畫中歐之安全，法義幫助英國舉行倫敦會議，以保障關係英國最大之歐洲天空安全），在事實上等於使凡爾賽和約在英法義三強領導之下，實行和平的修改；而且德國已公然建設空軍，公然擴大海軍，公然宣言德國所需求者非軍備平等權而爲事實上的軍備平等，儼然以歐洲強國自居，而英法義三強亦無如之何；而且在德勢上昇之際，法義集團間之關係已達到相當微妙程度。

何以言法義集團間之關係已相當微妙呢？請略述法義二集團間最近發展中之較大事實。最近法義集團關係間之事實，有（一）法空長戴南赴義磋商法義航空合作及對於天空公約之公共步驟問題（九日），（二）法外長拉佛爾赴波蘭力勸波蘭出席多瑙河九國會議（十三日），（三）法國要人彭考列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間之巴爾幹四國會議（八日），（四）義奧匈三國會議，義國對於奧匈恢復軍備之要求表示贊同（六日）……等等。前二者雖表示法義協定尚未十分發生作用，似法義集團關係間並無微妙問題可言，然後二者則顯然表示法義二集團關係之不妙，因巴爾幹四國會議固顯然以反對奧匈保三國之援德國例恢復軍備及並反對奧國復辟爲目的，義奧匈三國會議亦公然以對於如何恢復奧匈軍備的討議及如何使外國不干涉奧匈內政的討論爲議題，二者之目的可謂完全相反，固非列法義二集團關係已到相當微妙程度之時，在理似不能公然顯露於表面也。

然則法義二集團間之關係何以能相當微妙化？此其原因殆在兩集團之根本性質之相差。依吾人所見，法國集團（注意：蘇聯在政治上今日雖與法同步調，然不屬於法集團）在經濟上爲工業較發達之國，於勢應以隣近農業國爲尾閭，在政治上爲第一次大戰後新建之國或因大戰而取得利益之國，利於保持凡爾賽和約，而義國集團則大抵相反，在經濟上爲工業較落後之農業國，於勢必與隣近工業國異其利害，在政治上大抵爲第一次大戰前即已存在，或因戰敗而受割地賠款之辱，或雖戰勝而未收得充分實益之國，利於改變凡爾賽和約。故從根本性質言之，法義二集團在世界經濟恐慌尚未完全解消，即國際集團鬥爭尚未失其存在理由以前，勢不能不立於互相抗爭衝突之地位，其能暫時互相讓步調協者，不過由於更大的共同敵人（德國）之威脅而已。如此種共同敵人能中止其威脅或銳爲中止其威脅，則法義二集團間之本來的抗爭關係固應隨時顯露。然則當目前德國表示只求獲得軍備平等以資防禦外敵，絕無破壞和平企圖之時，法義二集團間關係之微妙化，蓋非偶然矣。如上述解釋不誤，則此種微妙關係，在希忒拉政權巧行外交而厚積實力之政策未變以前，當有變爲重大化之憂慮，至少亦當有日益更加微妙化之憂慮。

從影響上之可能性言之，法義二集團間關係之微妙化，直接的對於歐洲政局可予英國以繼續調處猶豫態度之機會，可多予德國蓄力待機漁利之時間，間接的對於遠東政局，多予爭霸國以攫取東亞領導權之好運，自不待論。觀最近日本軍部於中日關係好轉聲中，猶復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可知法義集團間關係之微妙化，非但歐洲和平之憂，抑亦東亞國際政局上之憂也。吾人之言，全憑理智，無私毫意氣雜於其間，如國人能不視爲杞憂，而加倍警策，則幸矣。

（錄五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乙亥上巳烏龍潭禊集以李太白春日陪楊江寗宴北湖作分均得娛字　伯臧

盋山。倚。石。城。飽看。滄。海。枯。烏榜。村。已。湮。有叟。堂。亦。蕪。倉、山。與。詩。窟。袁湯。片。壤。無。茲潭。閱。盛。衰。清瑩。獨。不。渝。念我。別。江。南。四載。羈。龍。舒。去年。作。重。三。江寺。繞。浮。圖。今日。觴。詠。地。還在。山。水。都。（用吳應箕語）休燃。溫。嶠。犀。其下。龍。所。居。官私。辨。蝦。蟆。潭水。寧。逃。租。稍喜。駘、蕩。春。不用。買。玉。壺。感時。各。有。懷。逢辰。聊。自。娛。憶往。佳。青。溪。髮。綠。顏。猶。朱。年年。臨。水。涯。鑒影。非。故。吾。老至。不。可。追。春好。還。易。徂。竟願。家。潭。上。埶鎛。補。讀。書。（潭上為國學圖書館）

乙亥上巳同人約禊烏龍潭余將往滬濱惜不得與先日獨游而去纕蘅代拈得聽字　蔚如

南都。韶。景。何。淑。清。西麓。尋。幽。劇。佳。勝。半千。樓。在。訪。龔。園。一拂。祠。荒。探。鄭。徑。我來。百。五。已。過。中。片雨。絲。風。酬。薄。暝。盋山。剩。石。了。殘。碁。（盋山下舊有碁盤石故俗呼碁盤城今此石為何人移去）松寺。涼。烟、遞。疎。磬。小車。薄。笨。行。紆。迴。淺渚。波。光。照。清。瑩。粼粼。細。浪。起。魚。鱗。短短。新。蒲。沒。凫。脛。頗欣。獨。往。興。不。孤。却照。衰。顏。檻。愁。凭。北游。三。十。七。上。巳。高會。年。年。列。芳。飣。一回。歌。詠。一。滄。桑。謂祓。不。祥。無。乃。佞。投老。歸。來。値。佳。節。春雨。杏。花。應。有。興。瀕臨。勝。集。忽。告。行。聚散。浮。雲。信。天。定。三春。俊。約。雨。蹉。跎。（南京舊京朋輩悉有約皆不得與）一閧。市。聲。同。醉。醒。河橋。夏。統、獨。異。行。溱洧。鄭。風。寗。有。贈。衣冠。空。復。擬。蘭。亭。壺觴。徒。羨。羅。松。磴。歸夢。如。聞。櫻。筍。香。浩歌。或。起。魚。龍。聽。

春暮題壁　釋堪

斜風。庭。院。綠。陰。新。客裏。將。歸。冉。冉。春。萬點。花。飛。銷。幾。劫。半城。雪。盡。冷。經。旬。便追。鳥。跡。還。無。夢。不必。豬。肝。已。累。人。賸取。晚。晴。供。一。睡。鍾山。排。闥。漫。相。親。

喜晤蒼虬　公渚

一尊未接心先醉。相見都無話可言。永夜茶香生定慧。方春梅意巽涼溫。羈牀兀爾如枯衲。齏臼聽然對外孫。漫約宣南問花事。恐妨歸計是深恩。

寄參龍弘度武昌　子威

白鶴朱霞見二劉。楚天隔斷大江流。相期把酒渾難遣。驀覺看山始欲愁。遙集一生惟蠟屐。仲宣四望獨登樓。亂雲無際憑來去。將取離心過橘洲。借句

題張善子黃山圖卷即送其游南溟　疑盦

胸次能容一黃岳。筆端更著幾埃塵。堂堂今見張夫子。浩蕩閒鷗不可馴。

散釋寄睎握蘭簃裁曲圖奉題　蘷學

細拍紅牙斟綺詞。欲憑絃管喚聾癡。變風變雅摧殘盡。始是周郎顧曲時。

淺斟低唱貌浮名。詞客心情有重輕。不道桓桓射鵰手。祇操玉尺訂新聲。

搴芳紉佩勸徒結。叶羽調宮意自憐。一桁山居傳唱遍。勝他顏色染凌烟。

新柳　樹人

幾日東風柳已嬌。用元遺山句 有何春色更魂消。千紅萬紫鬬妍麗。不及鵝黃一兩條。

長亭怨慢　題金楚青板橋雜記補　小樹

問何事春池波皺。倒映丁簾。夕陽紅瘦。白苧聞歌。翠鬟題淚幾僝僽。落盤珠走。渾不見琵琶手。繡筆粲江花。獨夢入長橋疏柳。　荳蔻賦梢頭二月。北里志中曾有。融酥膩粉。寫心曲玉琴知否。送日暮彼美高丘。付殘客臨風釃酒。認寞寞空城。寒水烟籠依舊。

一萼紅　爲戴亮吉題所藏大鶴山人冷紅簃塡詞圖用白石韻　榆生

小城陰。瞰漂花細水。殘萼忍重簪。春沁寒枝。肌侵酒暈。遙夜還怨沉沉。倩紅袖挑鐙待寫。驀回首嗟惜此珍禽。短翼差池。長吟泣訴。翻怕登臨。　身是蘭錡世胄。亂燕雲秦樹。悽愴傷心。玉麈清塵。鐵簫妍唱。前夢何計追尋。算憔悴江南倦旅。賺盈盈倩笑抵千金。太息樵風動時。一徑苔深。

藏園羣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沅叔

校本事物記原集類跋

事物記原十卷。宋高承撰。明胡文煥校正本。蓋格致叢書之一種也。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前人據宋本以朱筆校訂。卷中凡宋朝皆作皇朝。某門門皆作部。可爲出於宋本之證。卷七、州郡方域部驛條後。脫勑書樓、鼓角樓、酒務、稅務、遞鋪、五條。凡二百八十二字。得宋本補完。其他增改至夥。不勝枚舉。此校本未著宋本行款及卷第。然攷陸氏儀顧堂文集。皕宋樓藏有宋本。全書分二十卷。十一行。二十一字。目後有木記數行。知爲慶元丁巳建安余氏所刊。校本所據。疑即是本也。惟陸氏以明成化八年李果重刊閻敬本校之。與此胡本。乃有異處。如卷七庫務局織部騏驥院條下。脫周官有十二閑。蓋國馬之所也。十二字。賴宋本補之。今胡本、十二字不脫。是此刻雖晚。視閻本猶勝矣。此本前亦錄正統戊辰閻敬序。鈐有越府圖書之寶、朱文大印。又潤德堂書于六二印。別有毛晉白文小章。恐是市估僞加。篇中校字。亦不類子晉筆迹。第觀其竟體勘正。極爲詳審。使後人得覩宋刊面目。亦百年前學人所爲。要自足珍耳。乙亥二月初九日藏園記。

又攷張氏藏書志有此書。爲致爽閣校宋本。頃得上海蟫隱廬羅子經來書。言虞山歸氏。藏有校本。正爲致爽閣物。傳爲毛華伯所校。有印記可證。屬其郵致一觀。第索價殊高。慮未必諧耳。沅叔附記。

頃蟫隱寄毛氏校本至。其原書亦李果重刻。與閻敬本行款同。第增入評點耳。卷首鈐致爽閣隸書朱記。收藏有一元、

茶邨、信古樓收藏記、叔鄭後人、朱文諸印。卷中校筆外。別無題識。祇第一卷前。有毛褒華伯小印二方。其增訂文字。與陸氏所舉咸合。其所據校決爲建安余氏本無疑矣。藏園又識。

歐陽先生文集跋

唐四門助敎歐陽詹著集凡八卷。卷一賦、卷二三詩、卷四記傳、卷五銘墓誌銘頌箴論、卷六述文、卷七序、卷八書啓、前有李貽孫序。舊寫本九行十八字。有東武李氏收藏、李氏方亦二印。卷首題道光二年壬午孟夏得之鮑氏知不足齋一行。當卽李氏所書。後有光緒丙午二月澄齋得於京師一行。則惲薇孫前輩同年之筆也。此書爲南京邢君贊亭所藏。余假歸以繆氏後三唐人集本手校一通。訂正之處頗多。玆略述源委於左方。

按繆藝風前輩刻此集時。凡見明刻三本。一弘治十七年莊槩刻。一正德重刻本。一愼獨齋本。三本皆爲十卷。至萬歷時。徐興公又刻有八卷本。据藝風言。興公求行周集不可得。乃據各書輯錄而成。分爲八卷。今邢氏此帙。爲卷亦八。則出於興公刻本可知矣。第余校正旣畢。頗疑繆說有未盡然者。繆謂分卷不同。次第亦異。是也。然謂興公當刋集時。三本咸未得見。則心竊疑之。且興公所刻。繆氏亦未之見也。如卷一賦十三篇。自出門賦至律和聲賦。此本與繆本次第不異。若興公憑手創輯。其次第决不能脗合如是。且卷末秋月賦一篇。爲明刻三本所無。若繆氏見及。豈能屛而不採。又各卷詩文。編次雖有參差。而篇數咸相符合。若出於重編。焉能一一無增減。考香祖筆記。漁洋所見四門集。亦爲八卷。則古來相傳。必有八卷之本。興公藏書夙富。意其所得之本。當在弘正以前。以其源流較古。故據以付梓。且全集補奪、正譌文字。殆踰數百。其遠勝弘正諸本。爲有目所共見。寧可厚誣耶。行周爲文。意晦詞奧。好爲澀體。銚溪虬戶。亦當時風尙所趨。余雖據取各本勘校至于再三。然其艱深詭特之處。難以句讀理解者。尙多。如日行荆棘中。鉤衣罣趾。觸目生愴。藝風稱其上紹獨孤毘陵。下開孫樵劉蛻。實爲一代之雄。未免譽過其實。竊未敢雷同附和也。乙亥三月二十四日宿於秘魔崖畔。大風怒號。林壑震盪。深山老屋。燈影孤搖。迴憶昨宵藏園文讌詩酒淸談。乃如別一世界。掩卷爲之憮然。藏園老人記。

凌霄一士隨筆

閱崇實自撰「惕盦年譜」，其紀咸豐三年令富紳捐欵助帑事云：

……粵逆竄陷安徽金陵等處，軍情緊急。戶部因庫儲告竭，春季不能放俸。副都御史文小雲瑞奏令富紳捐助，即可湊成巨欵。上命其指出何人。伊稱穆鶴舫潘芝軒卓海帆耆介春陳偉堂五相國與孫大司農符卿及實等十八家以應。有旨令所指各家均於初十日赴戶部衙門候旨，有老病不能親往者著子弟一人代之。屆期實先往，見海帆夫子與鶴舫太老師均親到。更有崇雨舲中丞，時革職在家，亦先至。商曰：『今日之集，必係勸捐，但吾等有富名者，不過房產地土，就使全行報效，亦無濟於事，大約須各自量力，儘一月之內能呈繳若干現銀，方不負此舉。』諸老頗以為然。稍間，惠親王恭親王並僧王皆奉命來署，手捧硃諭，令大司農文孔修先生宣讀曰：『文瑞所奏之人，皆係受國厚恩，當此時勢艱難，諒各情殷報效等因。欽此。』穆相早經罷斥，當即伏地痛哭。諸人隨跪於後，亦皆涕淚滿面。三位王爺即邀諸老在大堂茶話，戶部堂官讓實等諸少年到三庫大堂借坐。久之，穆卓耆三位共捐四萬，潘相捐三千，孫大司農捐五千。陳太史介祺始書一萬，而僧王不允，緣其家甫收一銀號，知有現銀，故勒至四萬而後止。實手書一呈曰：『崇實初官侍講，三代皆蒙國恩，官外任，歷年既久，房產頗多，是以豫工例曾報效三萬兩，上年普通捐輸，弟兄二人又呈捐銀壹萬兩，屢次均蒙恩獎。文副憲指為富紳，原不為虛，無如情願毀家而一時不及變產，茲謹就力之所能，三日內先呈出銀三千兩，請限一月更措繳九千兩，共一萬二千兩，稍效微忱云云。』王爺皆以為自係實情，尚爽快，因而別家或多或少，都仿此稿為之。共湊成二十餘萬。嗟乎！時勢至此，真臣子所不忍言。越月，戶部將銀兩收齊，奏聞，奉旨：崇實着賞加詹事銜。

此一幕悲劇，亦喜劇也，蓋頗有所謂「追比樂輸」氣象焉。民國十三年吳佩孚於四照堂召集銀行

界要人籌餉，其事亦頗彷彿。崇實所云初十日，就上文觀之，當是二月初十日。是日金陵始陷，文中著於文瑞上疏之前，特泛言大勢耳。認捐時，崇實官侍講，戶部奏報銀兩收齊時，已前擢侍講學士，因加詹事銜也。其紀咸豐九年以內閣學士簡駐藏正辦大臣事云：

……十月十六日，又逢勾期，正在朝房伺候，忽得信，知有硃諭：崇實著作爲駐藏正辦大臣，滿慶著來京。一時親友多爲予悵悵，緣時方多事，前聞幫辦恩公行至裏塘，即困於土司年餘，現又滇匪入川，官軍失利，道途梗塞；予則以爲受恩既深，豈可畏難？次日謝恩，即蒙召見，諭曰：『此差不同西路換班，乃邊疆重任。明年前後藏活佛同時坐牀，外夷朝貢者不少，必須一體面人前去照料，是以派汝，且汝之才大可在外辦事，正好借此歷練；惟聞該處水土過劣，務要自己保重，不可輕視有用之身。』實聞命之下，感激涕零，對曰：『奴才何修，蒙聖主垂愛若此，惟有勉竭愚誠；但程途太遠，敢求寬賞假期，俾奴才將家事稍爲料理，以便安心前往。』諭令十二月初十日再遞牌。歸家後，多有勸勿往者，或令半途告假，或囑且緩請陛辭。許仁山世兄直以爲地非人境，『他人或以官爲家，不能不去；足下仰託先人之蔭，家園聚處，何等之樂？』云云。大都皆姑息之愛，並未論君臣大義。予以爲聖主相待之情，即蹈湯赴火，亦不敢辭，何況此差體制尊嚴，恩出特簡，儻一存趨避之見，不特無以對君上，且無以對先人，決計隻身前往。臘月初十遞牌，連日召見五次，至十六日方命跪安，而聖意已不專在藏中矣。臨退出時，諭云：『不過三四年仍當召汝還京，大約癸甲間又可見面。』嗚呼！孰知此次即永隔天顏耶！

翌年元旦，在都奉命補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次日即赴闕具摺謝恩。傳諭云：『崇實已陛辭，毋庸再見，可令迅速赴川。』本擬過上元後起行，因奉此諭，遂改初十日出都。兩兒送至良鄉，情頗戀戀。予以佛氏一切放下爲訣，反覺胸次洒然。是行約管子才叔名樂同行，聊破長途寂寞。……

有淸對於蒙藏諸地，鎭撫之官，必簡旗員充之，立法本意，實爲重視藩屬，故馭以「世僕」，而旗員之耽於安豫者，多以其荒遠而視爲畏途。滿人文康「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虛吃驚遠奏陽關

曲」，寫安驥以漢軍旗籍，由國子監祭酒，賞頭等轄(即頭等侍衛)，簡充烏里雅蘇臺參贊，（旋加副都統銜。）驟聞之下，「但覺頂門上轟的一聲，那個心不住的往上亂迸，要不是氣膝擋住，險些兒不曾迸出口來，登時臉上氣色大變。那神情兒，不止像在悅來店見了十三妹的樣子，竟有些像在能仁寺撞着那個和尚的樣子。」亟求烏明阿爲之挽回，「說着便淚如雨下。」至書中稱爲「有經濟有學問」而平日自詡「教子成名，出力報國」之其父安學海，則「聽了這句話，只呵呀一聲，登時滿臉煞白，兩手冰冷，渾身一個整顫兒，手裏那封信，早顫的忒楞楞掉在地下，緊接着就雙手把腿一拍，說道完了。」其心理：「他不是容易教養成那等個好兒子，不是容易物色得那等兩個好媳婦，纔成果起這分好人家來。如今眼看着書香門第是接下去了，衣食生涯是靠得住了。他那兒子，只按部就班的也就作到公卿，正用不着到那等地方去名外圖利；他那分家計，只安分守己的也便不愁溫飽，正用不着叫兒子到那等地方去死裏求生。按安老爺此時的光景，正應了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的那兩句俗話，再不想憑空裏無端的岔出這等個大岔兒來。這個岔兒一岔，在旁人說句不關痛癢的話，正道是宦途無定食祿有方；他自己想到不違性情上頭，就未免覺得兒女傷心，英雄氣短。」當其「愁眉苦眼的坐在那裏發楞」，鄧振彪以「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等語相慰藉，乃「鍊字鍊句的鍊成一句，合他說道：『看的破，忍不過！九兒，你只細細的體會我這六個字去，便曉得我心裏的苦楚了。』」迨改授閣學，督學山左，於是舉家騰歡，儼同再生焉。畏怖邊荒遠役之態，寫得入木三分。（文康曾簡駐藏大臣，引疾不赴。）崇實累世膴仕，家鉅富，「按部就班的也就作到公卿」，其奉命駐藏，宜多人勸其勿往也。崇實爲有爲者，自非文康理想人物安學海父子一流耳。抵川以後，以道阻奉命毋庸赴藏，遂久官川省。同治十年始由成都將軍歸京，旋署熱河都統，（中日戰役陣亡之名將左寶貴，時以遊擊受崇實知遇，建剿平馬賊之功，後挈赴奉天，益重用之，練兵剿匪，多倚以辦。）授刑部尚書。光緒元年署盛京將軍，改制圖治，著績效。翌年以勞瘁病卒，謚曰文勤。賜祭之文，有「昇乃弟以重權，冀收功於未竟」之語，以其弟侍郎崇厚接署盛京將軍也。方崇實既貴，崇厚亦躋通顯，一時二崇並稱。其後崇厚出使俄國，僨事獲咎，幾不保首領，晚節大異矣。

論讀書（下）

馬星野

『好讀書不求甚解』，往往成爲許多懶蟲的口實。其實陶先生的用意，對有些書籍，只能神會，不能死板板的用理智去了解的，許多書是不能用數學式的，論理學式的頭腦去體會的。不甚解之際，便是徹底懂得之際。你看陶先生的『讀山海經詩』，當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之時，忽然談些『衆鳥欣有託，我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微雨自東來，好風與之俱』等半是天上半是人間的話，他的心得，不是用理智，而是用直覺。我很贊成康德對于直覺和經驗之分別的理論，我覺得人天之際，許多有價值的事物，要用直覺去體會的，文學的書便是一例。中國書往往不很科學，然而細細味去，會味出不可解釋的意境出來的。

然而大部分的書，是不必用這個神秘性的直覺神會，而要用純理智的。尤其是關于學說制度的書籍。我們讀着，要像偵探家之查一個案子，有一絲一毫的線索，毛病，都要去找出來。我讀關于『主義』及『政策』等書，最抱懷疑態度，我不願自己主觀，自己感情，自己的平生，遺傳，偏見插入自己的評判，我也不願被書中人的華麗辭句，意氣的辯論，單方面的說法所左右。我要持嚴謹的，居高臨下的態度，去解剖，去觀察。清代一位姓龔的，讀古人書，便塑一個古人像，書中見解有一個缺漏，便打這個塑像一下子。他或許太殘酷了，然而要讀書而不至于做書獃子，這個嚴謹的態度是必要的。

用理智力去讀書，不但讀字上的書，更要讀字外之書。第一步要知道自己的家庭，敎育，社會國家的環境，個人的經歷，個性，鑄成了那幾個偶像，而謹愼的隄防這些偶像作祟。第二步要知道書的作者之生平，環境，時代，用意，而謹愼的偵察他的詭計，巧妙的而欺人的說法，在這樣嚴謹的態度下，才可以獲得書中眞正有價值的幾點，這幾點，往往是很稀薄的，尤其是近人寫的書，其中新的創造的意見，往往如沙中之金：百頁書中有兩句話是創造的，便是十分難能可貴了。政治經濟等書，更是千篇一律，初學的要得到基礎知識，並不必太謹嚴，在基礎以上的，你便要取沙中淘金的態度。

專憑直覺或專憑理智，還是不夠。我不懂佛學然而佛學有一點是我認爲有意義的。（當然我或者是穿鑿附會。）佛學以爲學與行爲，要合而爲一。讀書的人只是知道，只是欣賞，還是無益人生的。還要因讀書而改進自己之德性，提高自己的興趣，完成自己人格，洗鍊自己風度，而發而爲有價值的行爲。知道了，還要懂得悟得，悟到了，還要做出。『知道』是把知識裝進去，『悟得』是把知識消化掉，去其糟粕，採其精英，而化爲血液，化爲一種能力，『做出』是把這個能力發揮出來，根據一定的目標，推動人生向自認爲有價值的方向去。因此隨時讀書，隨時用自己意志力。尤其是讀古聖古哲及名人傳記等書時，要隨時使個人的人格風度，興趣，嗜尙，得到改進。

讀書的方法，小節是可以敎的，如怎樣做筆記，怎樣用『引得』等等。其根本方法，也不能用經驗來解說，而要自己體會，我的話往往太神秘，太超衆，然而我覺得宇宙間超于經驗的事物是很多的，不可解釋的現象是很多的。眞善美往往存在于不可解釋之領域內，只有神游于知識之淵的人，才能夠與眞善美境域接近。讀書之可樂，這或許是很大的原因罷。

輪船上

（下）

王余杞

張大娘和賴長興却有點不安，禍原是由他們惹出來的，但兩人互相間仍然仇深似海，常常彼此對瞪一眼。

二孫少爺却笑起來了：

「哥哥，別生氣。慢慢地看吧，我有我自己的道路！」

又從網籃上站起來，叫賴長興：

「你把鋪位上的東西搬下來，讓老太爺睡一會，三天三夜沒睡了哇！」

「這是眞話，」張大娘又比着手勢，「兩弟兄也要和和氣氣才好，好叫爺爺看着喜歡。賴長興，快點來嗎！」

「不，不，」老人却喃喃地招呼着，「菩薩，菩薩。」

賴長興停住手脚。兩弟兄都沒了主意。

張大娘明白老人的心事，想了一想，想出一個辦法：

「不要緊，我有法子，」她指着那塊安放茶壺茶杯的木板，「賴長興，把那里的東西搬下來，把神主供在那里，哈哈哈哈……老太爺，好不好？」

大家都覺得好。又不挨地，又在正中，正是供奉神主的地方。

老人也沒話，顫巍巍看着賴長興先把盛滿神主的那筐子安置好了，才叫他搬開箱子，打開鋪蓋捲，墊上皮褥子，喝一杯從溫水瓶裏倒出來的濃茶，燒兩袋水烟，才由兩個孫子扶着爬上去，躺下。

「阿彌陀佛！」張大娘悄悄念着佛。「我也該走了，大孫少爺，二孫少爺，你們怎樣睡呢？唉，天哪天，總算好了，脫了險地，再有三天就到成都。你們倒好了，我呢，我什麼都完了！」

她就跟兩位孫少爺訴起苦來（自然暗中是只對着那胖子在說）：第一，大的兒子兒媳婦都沒逃出來；第二，小的兒子逃出來了又要吃的；而第三，除了身上穿的什麼都丟掉了。

「這我不應該說，」她再三聲明，「要顧主人的東西我就顧不得自己的了。總會有兩位孫少爺可憐我，見着師長多給張媽說幾句好話，賞我幾件衣服過冬；賞我小兒子一碗飯吃，當勤務兵也行，他很能幹。」

大孫少爺聽一句點一下頭，她很滿意，沒留心那弟弟是怎樣的臉色，又叮囑一遍，才轉身扭着肥屁股在橫七豎八的人身上走過。

賴長興一直閉了半天嘴實在有點悶得慌，但他的心裏却仍在忙着。從兩弟兄剛才的爭辯，使他又回憶到逃難時的情景。一聽來了就開跑，把他們比作吃人的魔王，誰不是聽着風就是雨呢？從前人人怕共老二，後來知道共老二不一定可怕。二孫少爺說得好：「有錢人才害怕，」自己是窮人，還怕什麼！爲什麼要逃？又逃到那里去？跟着師長，跟着師長的人那麼多，誰把自己放在眼

？自己只會耕田種地做長工，任師長軍隊裏也用不着哇！逃難的時候，張大娘他們怕人少，把自己也抓上，那是好添一個人給她抬東西，過了就算完，誰還記得起？向太太保薦，誰肯相信！那麽，自己怎麽辦呢！孤孤單單一個人……於是他念着他的本鄉，那里有他的窮朋友，在那里他可以隨便找得工做。他既沒有家，就不怕燒；他既沒有銀錢，就不怕搶；他既沒有別的活路，就不怕殺——天地間也沒這樣不講理的事！他不免後悔起來，別人逃難是因爲別人有錢，自己窮了半世爲什麽還要逃呢！

望着一片黑洞洞的江面，他不覺歎出了一聲……

「老子爲的啥，老子得回去！」

忽然，二孫少爺的一張油光光的臉對着他：

「你在說什麽？」

他又愣住了。——聽到鼾聲，只說他們都睡着了，誰知道打鼾聲的只是大孫少爺。

「我曉得你的事，」二孫少爺小聲地向着他，「你當然該回去！等到把老太爺送上省之後，你找我，我給你盤川錢。我還有道理，你可莫向別人說！」

這話打進賴長興的心坎，感受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又像清醒，又像迷糊，又像煩躁，又係興奮。他先想着只有他自己可憐自己，這下才知道還有個二孫少爺，他願意回去，耕種一塊新地方，得到一點的收成。

他們之間沒再接着談話，但他一直是想着，反而更瞪大了雙眼。

四

風漸漸停息了，四下仍是黑洞洞的。

已經過了夜半，船上的情形才得安靜下來：只有少數幾個人還在那里閉着眼睛，一邊打呵欠，一邊斷斷續續的談話，談着關於共老二一切情事；此外就剩下燒大烟的還有精神。在小小一塊僅容身子的地方再挪出一部分出來安置烟具，自己的身子就跟蝦子似地蜷曲着，圍繞在烟具的三方面。頭橫置在烟具的頂端外，一折身，整個的身子便躺在烟燈旁，其下是腿部，再一折，正擱在烟具的下方。只要有得烟，連吃飯也會忘掉；連這樣偪促的地方還能容身，還有什麽工夫計較不在眼前的共老二？所以他們算是最安閒最寬心，過足了癮，精神更加振作，摸到船頭上，爬下去，去到靠在輪船尾端的賣吃食的木船上。招呼起一顆一顆在打磕睡的老板娘：

「嗨，來一碗醪糟蛋！」

便在那里享受他最寫意的一段生活了。

至於其他滿船的人，則都汨沒在夢中。不，他們不會有那麽暇逸，一切景象擾亂着他們的心！他們多數是有家有業的人，在本地方過着安適的生活；他們幻想着美滿的夢，吃盡了千辛萬苦，用盡了心機手段，致力於美夢的實現，但，萬萬想不到，來了共老二，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美滿的夢砸得個粉碎，更還不能不拋棄了所有的家業，出門逃難。這從那里說起！逃難，逃到什麽地方去呢？將來的難過的日子，馬上就

橫擺在眼前。輪船是搭上了。命是逃出了；下了輪船之後該怎樣辦，逃出來的一條命又該怎樣去維持啊！

想哭沒眼淚；覺自然更睡不着。有好些日子都在心驚胆顫中，只顧逃命，想睡也沒法。現在上了輪船，什麼也不怕，很可以安然睡覺了，但反而不成：身子儘管困倦，眼睛儘管睜不開來，却怎麼樣也不能入夢。生命可以放心了，生命以外的東西又記了起來：家產，財物，事業，功名……那一塊田是如何用盡心機才買得到手的；那一所房子是如何儉吃省用才得蓋成的；放給那個的欵子看着就該滿期了；那個還許給自己在族裏弄個差事……沒得全家逃來的又想着那些有關係的人，父母妻子，男女老幼，不敢想，簡直不敢想，但不想却不能！一切一切都在心裏鑽，一直嚙着心，嚙得心痛。

滿船上橫七豎八地都躺着人，儘可能地蜷伏着。有的把自己一隻箱子作成短榻，有的把包袱來作爲枕頭，有的又背貼着網籃，頭擱在網籃上，揚着臉大張着嘴。有的就置身於船邊的鐵管上，有的却一把扳着白色欄干。在艙裏，也是人上加人，凡有空隙處，全給人們塡滿，一個舖位上睡上兩三個人。從外省回來的乘客，也只得把行李全堆在自己舖位上，挪出地方來給別人坐臥；又因爲聽來許多新聞，也許牽連地設想到自己的前途，翻幾個身，兩眼仍是清醒白醒的，於是在這黯淡的電光下，在一片用人體砌成的各艙位裏，空氣除了浮散着一種惡臭而外，靜沈沈地輕容易聽不到一聲鼾聲。只有時有一兩聲咳嗽聲，一兩聲歎息聲，一兩聲奶娃娃哭叫聲，一兩聲女人撫弄小兒聲！……

突然機器艙裏發出種轟轟聲，這劇烈的響聲又給了大家一個刺激，雖然跟得是輪軸在開始轉動，但整個船身都跟着微微震動起來，要想安睡再也是不能的了。不但不能安睡，而且還感到渾身酸軟，每根骨節都在發疼。尤其是蜷曲着的肢體，或者是腰間，或者是兩肩，或者是膝蓋骨，像被刀子在刮着。寒氣侵人，身上又有點發冷。急切地想翻一個身，但身前身後都叫人緊擠着，翻又翻不過去，除了臉上難過地痙攣一下，，終又蜷成原狀，嗒嗒嘴，發出一聲悲歎。

而奶娃娃們却忍不住了，哇哇直哭，任做母親的怎樣哄騙都不能停止。她們就只好稍稍抬下身子，把小生命抱在懷中，閉着兩眼只顧拍撫，在「哦喂哦喂」聲中又不免帶罵着「短命鬼」。這便驚動了旁人， 咳嗽的連連咳個不止，打呵欠的一連打三個還不夠。誰不傷心，有生以來那里受過這樣罪？都怨共老二：「有我就沒有他，有他就沒有我！」

輪船外，遠處的天邊，隱隱約約地現出一線白光，白光向上展射，漸漸地四下合上來，染遍天空。天空由黑暗變成深灰，由深灰變成淺灰，由淺灰才變成肚白色。一切景物，隱約露出輪廓。

艙裏的電燈突然熄滅，窗上便照進來一方淺白色的光亮。

人聲跟着嘈雜起來。

「哎喲，我的媽呀，要開船了吧！

」

「是呀，要開船了哪！」

「呱哇！——呱哇！——呱——哇！——」

「哦喂，么兒睡覺覺喲，哦喂！么兒睡覺喲，哦喂！——哦喂！」

「哎！——眞吵死人了囉！」

「眞是造孽！那個沒有高房大屋的，在這里來受罪！」

「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呸！」

船頭上又特特特特地傳出響聲，毛被拔起來了。

「天亮了，眞要開船了啊！」

「這下子算好了，到底逃出來了！」

「你打算到那里去呢？」

「走着看吧，哎，這時候那里能定規呢？我想到重慶找一家親戚，只是，啊——啾！眞有點兒冷。好幾年不通信了，不曉得他搬沒搬家！——你呢？」

「我？我更不如你，我連一家親戚都沒有哇！」

「看將起來，到是沒有錢的好。我有幾家佃客，這時候想起叫我又羨慕他們——却又怕他們？」

「當然嘍，這下子是他們的世界了哇！啊——嗐！——！」

「我們呢，我們變成跟猪一樣，在船上擠！」

「將來還不曉得怎樣呢？」

「莫說將來，眼前就沒辦法，我的肚子已經餓了哩！」

「吃點什麼呢！船上還不開稀飯！」

「啊——嗬！算了罷！」

「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呸！」

「呱哇！——呱哇！——呱——哇！——」

「哦喂，么兒睡覺喲，哦喂！么兒睡覺喲，哦喂！——哦喂！」

船慢慢在移動了，慢慢地掉頭，擾亂得江水直響。在曉霧中，萬縣對山的白塔，船轉過來，出現了，船轉過去，又隱沒了；萬縣城市，也在一瞥間留在後方。

嗚！…………

茶房在四處拉開嗓子高叫着：

「開船啦！開船啦！」

跟着又：

「起來吧！起來吧！起來洗臉！就要開稀飯啦！就要開稀飯啦！」

「明天到重慶了，到了重慶怎麼樣辦呢？」

「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

嗚！…………

船頭嘩嘩地響着水聲。

天邊一抹紅霞，在遠山上張掛開來，一張掛開，鮮艷的顏色却又變淡，只仍散出一片奇異的光彩。奇異的光彩不久留，驀然間太陽出來了。

背着朝陽，蜀安輪船溯江西上。

五

滿船上的人又整天整天地談着兩開（開江和開縣）的事。

十月二十四，三四。

（完）

鄉間的喜劇

聞國新

一

當太陽像隻大紅皮球同西山尖兒蹭㩦㩦的時候，唐二爺領着他家僱的幾名短工從村東麥子地回家來了。每個人臉上都是紅撲撲地，彷彿剛有二斤白干落了肚的樣子，唯獨唐二爺更是滿面春風地望着自己門口井台上的肥豬的大肚皮露出贊美的神氣。農具在一部分短工的肩上傾斜地躺着，在鐵的尖端或是木柄上還帶回了他們的成績——一塊黃泥或是幾莖細草。有的人臉上額上隱藏着幾粒光明的汗珠。

在頗廣闊的場院裏大家無次序地坐着或者躺下，有烟癮的趁着東家賜給的晚飯還沒有熟，便從腰褡褳中扯出半尺來長的旱烟管兒巴達幾下子。因爲整整一下午出賣了他們的勞力，於是沈默封住了他們的嘴，只不時例外地交換些簡短的對話如關於天氣，莊稼一類。

呆了一會兒，唐二爺家裏管磨麵的小把式把棗樹底下架着的石板桌拿塊汚黑的塘布擦抹了兩下子，唐二嫂便佮僂地拐着兩支圓規脚過來擺開幾副碗筷，一大碗黃瓜醃葱，拌豆腐，和多半瓶白酒直立在桌上嘴朝着天。說話間立刻有幾隻嗅覺靈敏的蠅子飛落在嫩綠色的葱管上。

今兒個是割麥的日子，這一季雨水調足，收成非常好，唐二爺特別打了半斤酒請夥計們吃犒勞。他一壁看着他們笑嘻嘻地向嘴裏扒着金銀屑似的二米飯，一壁回想自己在十年前的落魄情景，也和今日這幾個短衫小夥子一樣拼着血汗在炎天毒日頭底下給人家布種，鋤草，收割，零零碎碎地把一串兩串錢帶回自己的土房裏和妻七米算八糠地度着緊迫的日子。

到後來，自己的儲蓄可以有做佃戶的資格了，便典來幾畝地，兩口人很勤敏的工作着，而且在河邊支了一間小小的茅棚，養了幾隻鄉下人家每家都養着的雞和母猪，但因爲他的院子小，猪常常跑到街上就失了踪，他妻子瞪着紅眼睛上街「落落落」的叫，嗓子都喊破，也毫沒有回響，她只好含着一眶眼淚回去。有時候那可憐的黑東西看到影踪了，却不是瞎了一隻眼，便是腿被人家打瘸，後面還跟着個凶橫的紳士樣的人指着她申斥：

「賤婆娘，是你的畜牲跑到我們的苗稽地裏把苗兒都吃了！咱們上廟裏打官司去罷！」

她能够說什麽，自己原是個外路人。她費了兩車好話，還答應着給人家送幾斤棗，幾個雞蛋，才放她和那可憐的畜牲回了家。

誰想這輩子還會有這麽一天，眞是老天爺餓不死瞎眼的家雀……

唐二爺的嘴唇有點兒辣辣的了。他高興地賠着他的夥計們划拳，吃棗，有時也轉過頭來睇一瞬坐在階台上歇凉的他底妻，這十多年同味過甘苦的床頭人。忽然一個難受的念頭撞上自己的胸口，像一股嚴冬泉水的一激，那一腔高興都彷彿肥皂沫子受了日光，一個跟着一個很快的消失盡了。

晚上，七分滿的月兒給場院鋪上一層白光，棗花的香味伴着窈窕的棗樹的清影。黃狗蜷伏着身子假寐。割麥的工人早散去了，但唐二爺剛才突然而起的那塊隱疙瘩並沒有下去，他悶悶地拿着旱烟出氣，一袋一袋的抽個不了。青烟裊裊，和棗花的香味拌合起來。

唐二嫂的磟碡似的圓屁股壓着那條細而長的板凳直響，她以爲自己丈夫是太累了，便高高興興地道：

「今年的麥收倒像個樣兒，要是糧價不再往下落的話，趕唱戲時候你可以換一件新大褂兒了」。

「唉，這是一年苦力得來的東西啊。」他歎了一口氣，臉頰邊不自然地擠出一線笑紋。

「你曉得，咱們的小鷄兒也挺塡化人哪！別人家都嚷着傳鷄呀傳鷄呀，恨不得給一角錢就把整窩兒換去；看咱們那幾窩倒是壯實實，沒病沒災兒的，一天一個蛋，比寫的還準。那窩猪更不用提，老是肥頭大耳煤鋪掌櫃似的，——等明兒把小鷄賣了，小猪賣了，不更鬆動些嗎？」唐二嫂一壁揑揑脚一壁打手式的說，「再賣幾石麥，地租子也出來了。大秋時節再多租他十畝二十畝的，老天爺長眼，再幹上十年，天津衛說睡語，抖起來了嗎！」

然而唐二爺把他妻子這套辭兒不當做耳旁風也差不了好些，他怎麼也擺不開那剛才結成的疙疸。他覺得自己的財產越多，連帶着跟來的憂慮也越沉重。他想不出什麽法兒來回答他的妻子的話，只在有氣無力地把白銅的烟袋鍋子往地上碰。一碰，便出來一股火星，隨即又滅了，只剩下一小堆黑灰。

「聽說劉拐子家裏的官司也打輸了，他急着要去地呢。那十畝多可是……
……」

唐二爺似乎不能再忍耐着聽他的妻子繼續說下去了，他幽幽地道，

「唉，如果英兒還在呀——」

「………」像閃電似的劈破了唐二嫂的頭蓋骨，她的紅眼睛立刻更紅得像要迸出一朵火焰，大了，更大了，而且

筆直的瞪視着她丈夫的多鬚的嘴。

「都說女兒是潑出門的水，人家的人。——可總比沒有強啊！咱們都是入土半截的人哪，可憐還沒有個小子，唉，如果英兒還在呀……」唐二爺一隻手攥住烟袋桿兒，那上面的熱氣早星星地飛散了。

到底是女人，這平空飛來的一錘，擊碎了唐二嫂發財的幻夢。眼淚是那麽容易，早斷線珍珠似的直淌了下來。

「提起來眞叫我恨不得把你踩在脚底下當尿胞使！那時不是你從我懷裏搶出去的？這會子又……又想起她給我添膩來了。你算算，咱們的英兒要到現在不是十八九的大姑娘了嗎！她能够洗衣服，燒飯，作得好些事哩！就是你這狠心賊，老東西把她賣了，弄得一個兒子也不養啦！啊啊，不過二十塊錢，……不過二十塊錢，就生生的把一滴肉割給了人家。……人……家……」

她竟號啕大哭起來了，唐二爺也嘆着氣後悔把話說得太直。然而他看到天空中那七分滿的月兒，不由得從心底湧出一個十年前的慘苦印象來了。

二

唐二爺夫妻兩口的命運都是那做了中國巨害之一的黃河賜給他們的。在十年前，他們還都是在河南北部一座農村裏面的自耕農，眼前守着個八歲的英兒，沐雨櫛風地度着他們安靜的日子。那時候的現金，還沒有大量地集聚到都市中去，加以物價的便宜，治安也還可以維持，這三口人種着十幾畝田地，只要能够勤苦，生活問題是滿可以解決的。

然而就在給唐二爺一生畫出個鴻溝的那一年上，春麥雖然因爲雨水不够用，但收下來，也足夠六七成粮食。他心中的希望是多賣些力氣在大秋上，想從這多餘的血汗裏撈回他在麥子上所受的損失。他種下玉蜀黍和高粱，兩種植物剛從硬土中頂出個對生的小葉，他便沒有一天不在田裏眼看着牠們生長。披着濃濃的露水，扛着農具，唐二爺從他們的小屋中走出來，便工作到太陽老高。直到遠遠望着英兒穿着紅短小褂提着飯盆走來了，才放下他的器具，用手向額上粗略地拭着汗，歇了。躺在樹蔭涼裏，一面問着家裏的事情，一面急遽地吞着窩頭，蘸大葱，就涼水。吃飽了，喝足了之後，便躺在冰涼的土地上睡一小覺。睡醒再工作到太陽擦黑。有時英兒也陪着她爸爸在田裏，用小手捉螞蚱，拔草，作些輕淡的事情。有時被唐二爺一說，「回去帮你媽作活去罷」，她便一手裏攥着種小虫，跳跳蹦蹦地走了。

交了伏，天氣怪熱了幾天，人們已竟知道不是好兆，但農人除了下雹之外，却一無可怕。唐二爺提心吊膽了好幾天，並且常常半夜一驚醒來，直到看見

窗紙上的晶明的月光，才把一注心拴緊。且因爲地裏已竟無事可作，便彷彿一天一天地過得太慢；巴不得一陣風把莊稼秀成了穗兒才好。

然而來的不是雹子，却比雹子尤其兇狠十倍的東西。

那是一個在人的經驗上最暴熱的一天，黃狗坐在井台上喘氣，舌頭伸出兩三寸長，點滴着汗涎；柳梢熱得更把頭低俯下來。田禾像一羣羣綁在柱上挨槍斃的罪犯，黃黃的身體，疲倦極了的神氣，太陽沒人敢看它一看。

村裏人有唉聲嘆氣，喊「老天爺」的了。

漸漸的東北的天空變了顏色，像一瓶黑墨水瓶傾倒之後的樣子。在裏面隆隆地響着般雷，於是，「雨來了，雨來了」的聲音，開始宣傳在小孩的嘴裏。大人從村外三五個一夥往自己的家裏跑，狗也狂吠起來，雄鷄騰的飛上了屋脊。經驗豐富的老人們却一聲不響地，眨着雙眼望着西北方飛駛過來的一片沒有邊際的雨雲。彷彿那裏面藏着不少的神秘似的。

「你看，有雹子沒有？」似乎覺得比自己大兩歲便可以多知道一點，唐二爺站在階石上問他的妻子。

「說不定啊！——反正這雨小不了。昨兒晚上月亮的雨圈太厚，還怕久雨也說不定呢。」唐二嫂吊着兩隻眉毛，把小紅眼睛眨了幾眨。

天扎掙着它的暴力，還不立刻露出它釀雨的經過。當英兒已竟把小臉兒睡得挺紅，唐二爺夫婦倆也要脫鞋上炕的時候，才第一次聽見房頂上急灑的雨聲。花花花的奏起軍樂。忽然極亮的電火一瞥，唐二嫂下了一哆嗦，在霹雷砰訇的巨響中，雨更潑飄而下，小土房頓然相隻小舟蕩漾在無邊的大海裏了。

唐二爺到現在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雨是從那夜起便下開了頭，一陣緊，一陣慢，晝連着夜，夜隨着晝，天永遠像鋪上塊廚房中的抹布，白天，在屋裏有時竟黑得須要掌上燈光。這樣弄不清是連續了多少日子，只見到唐二爺的臉上的笑紋，是一天比一天減少，之後就變成大鼓面似的緊繃着，顏色是鐵青的。唐二嫂的紅眼邊也越來越紅得烈害了。

偶爾在雨陣略小時，唐二爺光着脚巴鴨子跑到村外去看，回來之後，神氣更顯得沈鬱，一句話也不說，有時只迸出一聲嘆氣。小土房久久淋着不停的雨水，房頂也陰過來一大片。這只有用土去塡的一法，然而天不放晴却也辦不到的。堆着糧食的小院也發出一種霉味。小狗不復吠，舌頭也縮回去了。牠和人們一樣，嗒撒着個長面孔對着鉛板似的天空出神，渾身的毛一綹一綹地凝結起來了。

像轉磨似的日子，又挨過去三五天

。依舊是連絲毫放晴的意思却沒有。

唐二爺狠一狠心，豁出去「大秋」一棵米粒也不要，只禱告着能快些捧出太陽來，乾一乾好再種下蕎麥去。唐二嫂皮心剪好作爲求免雨的「掃晴娘」，招展地挂在窗頭，「碰頭和尚」很親暱地粘在窗紙上，——經驗上告訴唐二嫂，就有天大的雨也敵不過這兩椿法寶的。

然而，不行，「掃晴娘」已竟從身上往下落紅湯兒，龍王爺似乎更生氣地把東海裏的水一死兒地往大地上灌。灌吧，灌吧，終于是把黃河激得發了火，就是這樣開了口子的。

水比消息來得更快，在村人變貌變色地聽到水來的消息，看到由外村逃來的難民時候，他們的莊稼早只露出一尺來高的腦袋，像田野間的細草。村子的地勢較高，可是平地的水也足能够漫過脚板來了。

「怎麼辦罷，怎麼辦罷！」一道街都是同一的口氣，同一的嗟歎。

「完啦，完啦！」唐二爺搖着頭髮蓬鬆的腦袋說。從打下雨，他就沒有洗過一次臉。滿處油泥，活畫出一個小鬼。英兒雖然摸不清爸爸媽媽是怎麼一回事，但小小的心裏總覺得不是好來頭。便也自動地收藏起她的活潑的態度，一個人站在溼溼的墻角眨着眼睛發楞。

天雖然是放晴了。嚴重的空氣却凝結在唐二爺的腦膜上像塊沉重的頑石，又過去了兩天，炸彈終于被投了下來。

那是一個六月初旬的夜晚，一鈎七分滿的月亮照着片汪洋的水面；這像是惡魔伸張開巨爪，逼走了神哭鬼嚎的一大堆可憐的逃難的民衆。男人們只穿着條褲子，有的抱了他們的兒女，後頭拉扯着走也走不快的小脚女人。半個來月的不安定的生活，已竟剝去了她們的健康，在月下露出蓬鬆的髮髻，焦黃的臉孔。在襁褓中的嬰兒常常因爲母體的過甚的震動而呀呀地啼了起來。

唐二爺父女三個，也是這流民圖裏的一部分。他看看這，看看那，似乎意識已竟迷住了一層黑幕，弄不清這漫漫長途將要走向那裏去。……

迷迷糊糊的走了一個整宵，到月兒的銀鈎已竟失去了她的顏色，曉氣從東邊慢慢蒙過來的時候，唐二爺覺得身旁的同伴已竟少了許多。有的岔到別的路上去了，有的只自己逃了出來。那如果又是一個女人的話，她思前想後已無活路可走，使勇敢地把自己的身子投到井裏去。在同一命運中的旁觀者，對這也只送給一聲絕望的歎息。老年人搖搖頭，眼淚珍珠似的落下，道，「可憐啊，年輕輕的，——這是什麼年月啊！」有丈夫在身邊的女人雖然還想不到死，有爬在地上磕着響頭，希望老天爺能够讓她們有重回故園的一天。

人到落難時，一切親戚鄰里的情分

便爲之消滅了。唐二爺找不到一個能够可以呼助的人。他看一看一瘸一拐跟在自己後面的妻，瞪着兩隻死魚似的眼睛的英兒。他沒有話可說。眼前展開來的是一片黃金色的麥子，一片汪洋的水，一片空虛！

於是他們來到一所陌生的村鎮路口。唐二嫂中了電般的撲倒在一塊石頭上，抱着脚哀哀地哽咽。英兒吓得也撇着小嘴。

「不走，咱們怎麽辦呢？」

「走上那兒去啊？」女的喉嚨像擠住了什麽東西。

「那個……」他怎樣回答呢，逃出來的匆促，連僅有的財產幾塊現洋都埋在炕洞裏頭了。走了一程，忽然停住，肚子裏又咕嚕咕嚕的響起來。

「偏又帶着個要命的孩子」。他這樣埋怨着說，不由得用火一般的眼睛看了英兒一下。他突然覺得有一點光明，有一星火花，那便是建築在英兒頭上的。但良心隨即來斥責他了，「那使不得呀，那使不得呀！是親生的兒女啊！」他於是覺得從脚底下有一股冷氣直望上冒，彷彿自己已竟是個罪人，備受人家的唾罵了。

太陽在槐樹後邊露出頭來。雄鷄開始叫，遠處聽得人的脚步聲。

「怎麽樣，一點也不能扎掙着走嗎？」唐二爺問。

搖搖頭，唐二嫂覺得這意思還表白不清楚，便補足了說，「要是有活路，我便可以走得動。不然就死在這裏也好。」

「活路嗎，只有一條，……」看見唐二嫂把臉一揚，眼睛也忽然亮了一些，話已竟逼到舌尖，只好說出來了。「就是，就是……賣……」

「什麽？」

唐二爺努努嘴，急促地擺着手。

「你還有什麽高着兒？」唐二嫂氣昂昂的說。

然而事實却明顯地擺在這裏：唐二爺不能就讓她在這裏死去，他自己也必須得同生活打一回交手仗。在感情上他原是一樣捨不得把父女永遠地分開；但他還有點兒理智。他看得很清楚要是顧全感情的話，三個人中一個也不用想活。

好在這扣子不久也被聰明的唐二嫂解開了。她掙扎着站起來，領着英兒往前走。她的手緊緊的攥着英兒的手掌，彷彿要多多給她一點愛撫似的。作父親和母親的二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們的可憐的孩子。

在這鎮市的中心，唐二爺對着幾個陌生面孔的人婉轉地說了二車自己所不願意說出的話。有一回那對面的人輕薄地給他一個冷笑，他竟羞惱到極點：一面想找個地縫鑽下身去；一面又恨不得打那厮幾拳。

交易終于妥協，唐二爺的手顫顫地

接了人家二十塊錢。把英兒遞向人家懷裏。而且囑咐這孩子說，

「這是你大叔，你好生跟着他，聽話，爸爸媽媽給你買燒餅去啊。」話說完了，兩個人背過頭來時，彼此皆是滿眼的淚。

三

十載的時光只給唐二爺的嘴上添上兩撇鬍鬚，唐二嫂的鬢上添了幾根白髮。兒子雖然沒有，但在這村裏他們已竟可以稱得起是財主了。

早先是備受人家欺負的，如今却一出門就有人向自己打拱陪笑，說些讓自己滿意的話。村裏的「紳士」名號也常常挂在唐二爺的身上。兩個人打架，得了唐二爺的勸解一定可以完事；兩家因為地畝債務打官司，唐二爺的話便是定而不可移的判决。唐二爺的屁是香的，唐二爺拉出來的屎，被風一吹，便成了澄澄的黃金。……

今天晚上，喝了幾杯酒，唐二爺一肚子的心事像出山泉水似的不住往外冒。時間距離得太遠了，英兒的模樣他已竟想不清楚，何况又有個新近迸裂的火花。他趁着昏昏的酒意向唐二嫂說：

「大張的老婆要給我說個小，吟哈，說個小並不是為別的，只要能養個大頭兒子就斷不了咱家的香火了。」

這話碰到唐二嫂的耳膜，就像吃着芥末一樣，又酸又辣，她想這固然也是自己的不是，但一種女性的自尊心使她挺起脖兒來大聲說：

「哼哼，誰叫你賣英兒，報應啊，報應啊！要是有她在的話，一個能招十個來的，况且英兒到脚下也十八九的啦，她的模樣又俊，招贅個小女婿子進來，不比你娶小好得多嗎？你想能，命裏有兒子，子孫娘娘早就送來！你想我能養閨女，就不能够養小子嗎？你這又是聽了那個野老婆的話。在門後頭撕撕嘴去吧，背地裏拿個鏡子照照，好姑娘誰嫁你這老白毛！不好的呢，進門就得惹氣，哼，你瞧楊八不是叫小老婆給氣跑了嗎？鬧個歸齊人離財散一塲空，孩子也沒養，還給他架了個大王八蓋子，反正由你想吧！我也不管，省得說我老來老來倒吃醋啦！你要…………你要不怕，就由她辦，是不？我反正也老啦，該死啦，不死也得給你們氣死呀！………」唐二嫂「屋……屋」接連不斷的哭起來，其實一大半是想起她的寶貝英兒來才會有這麼傷心呢。

唐二爺的酒被哭醒了，好日子犯不上找氣受。他依舊很樂觀地吸他的旱烟袋。

麥秋之後，村裏照例舉行着一個熱鬧的廟會。在半個月就有人在會址左近用小石頭界下方塊，準備支搭着棚帳，

賣燒餅餜子老豆腐等等的食品。方圓幾里地以內的小村莊買賣人都來趕廟，供給着家庭一切應用的東西，甚至連女人用的脂粉都有。這是村人一年中唯一得到娛樂的時候，都準備伸出手來歡迎它。女人和姑娘更竭力地把最好的衣履穿上，臉上的胭脂格外的紅。

唐二爺暫時也把娶小老婆的念頭扔在腦子後面去，因爲他忝居紳士之列，會期中維持秩序的責任他要担負多一半，所以整天在村公所裏忙着。

尤其熱鬧的是今年還新到了一班馬戲。

會期一共是四日。開始的那一天，村裏的大車聲音便接連不斷的響。接閨女的，請女婿的，都歡歡喜喜的趕到會場上去，一年靜止着的塵土一下子飛起多高。

鑼鼓咚咚嗆嗆的響了起來，像是軍隊裏吹着集合號，羣衆排山倒海的擁擠着。這只是一小部分呷，馬戲場的看客尤其多，因爲這種玩藝村裏人是沒開過眼的。下流的青年故意搗亂，往婦女的羣中混擠，踩人家的鞋子，摸人家的乳房。同時唐二爺老遠的站在一邊領着幾名穿着灰色軍裝的人吆喝着維持秩序。

唐二嫂扭着紳士太太的威風，有幾個七姑八姨的親戚陪着，她們正對着馬戲場中那三丈多高的旛杆包了一個包廂。——那雖然只是一條六仙桌子，但前後左右看看和自己階級相同的人是寥寥無幾的，她自覺着華貴極了。但大多數的看熱鬧者並不注意她，他們全被那新奇的玩藝把全付精神吸去了。

那一座比城墻還高的旛竿上有鐵圈，有小椅子，還橫懸着一根軟繩直搭到場外的楊樹頂上去。有用幾十具竹刀橫綁着的梯子，還有幾根長繩直垂落在地上。但上面還沒有一個人。場子裏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小夥子，頭上包着黃布，散開紐扣很多的短衫，露出紅褐色的胸口。他正在蹓着幾匹馬在鬆適的土地上繞着圈子。

開場鑼嗆嗆地敲了起來，加着一片急雨似的鼓聲震起了人們疲倦的精神。戲開了，一個黑臉老頭登在一隻高桌上說了半天人們聽不懂的話，然後從場子一邊的蓆棚裏就走出七八個身量相同，年紀彷彿的小姑娘，一色的紅色衣服。把辮子盤成一個髻，脚底下都小得遠遠看像支圓錐。但她們的步子却很伶俐的，一直走在場子的中間。

看客中的女人們臉上都帶出羨慕的神氣，有的便低下頭看着自己的沒有裹成功的脚。

於是「把戲」開始扮演起來了。那黑臉的男人仰在桌上，用他的兩脚架起一個大車輪，車輪上站着五個女孩子，却都是兩足向上筆直的倒立着。車輪慢慢搖動起來，越轉越快，四圍的喊好聲

便如潮水似的湧起來。

之後是一個較小的女孩子把她的辮髮甩開，緊緊綑好在旛竿的繩子上。一個人把竿尾上的總繩扯緊，於是那女孩子就手舞足蹈地騰空起來了。送到三尺來高的地方，再有一個女孩把她的身體送到繩子的長所能達到的斜度，一撒手，她便像鞦韆似的前前後後飄蕩起來。她用兩隻脚力蹬着，有一回那繩子竟幾乎和地面平行。這時候，有人拋給她一身短衣，她很巧妙地接過之後，便一壁悠蕩着，一壁把短衣穿好，扮作個牧童樣子；掏出一把摺扇便扇着，嘴裏輕婉地唱起小放牛來，這又賺得大衆們不少的喝采聲音。

但最要命的算是每天最後一場的上天橋和踩軟繩兩項。一個長得最美的十八九歲的女孩子穿着油綠的汗衫，一步一步地登着刀梯爬上天橋，在那上面還要打鞦韆。之後是每一隻手捧着個鐵球，脚踏着軟繩走過去走過來，真像個天仙樣子。當她身體再回到鞦韆板上時，忽然玩了個花招兒，用兩隻脚尖勾在板上垂掛着，身子一挺，眼前像閃過一片碧綠，她已竟像匹鳥兒似的摔了下來。胆大的也禁不住「呀」了一聲。但她却在半空中一扭身抓住一根繩子。………

戲散了之後，唐二嫂往家裏走着，覺着褲裏冷溼溼的。仔細一想不由得笑了起來。

四

「天下眞變了。眞有豁出性命來的玩藝兒。我活了四十來歲，還沒有看見過呢。吓了我……」底下的唐二嫂不好意思說出來。她只抿着嘴笑了一笑，看着躺在炕上的累了一天的唐二爺。

「是呀！今年的馬戲確乎跟往年不一樣。」

「那幾個小姑娘眞是一個賽着一個的好看哩！」唐二嫂贊嘆着說。

「我知道那從天橋上跳下來的是他們那班裏的紅人兒，叫做小白菜」。唐二爺想起今天早晨在村公所開會的情形來了。村正很樂意給小白菜作媒，說有一千塊錢就行。他這時想再探一探唐二嫂的口氣。

「是嗎？」

「我還見過她」。唐二爺高與地說，「那天，馬戲班才來的時候，拜訪村裏的紳士，我們正在會所裏辦事，他領着這一班姑娘去了，都給我們請安叩頭的。小白菜就在裏頭，一身素淨衣裳，顯得更不錯了。」

「嗄，我很可憐她。長得那麼好，却幹這行子性命干連的事。一個不小心，腦袋不戳在腔子裏頭去嗎？要是我養的可捨不得！」

「這算得了什麼呢！她們有時候還得逼着陪酒，陪人家睡呀！」唐二爺往

前又突進了一步說。

「她們不是賣藝的嗎？爲什麼肯做這樣下賤的事？」

「你糊塗，淨賣藝一天能掙多少錢？那麼些人的嚼穀。反正她們是班主花錢買的，叫她幹什麼，就得幹什麼！」

「我要有女兒，再也不肯叫她受這樣的苦處。」

「那自然！這些丫頭們都是小時用錢買來的。只當是牛馬……」

「咳，不知道她們的爸爸媽媽是怎麼的狠就生生的把可憐的孩子送了火炕哩！」說到這裏，唐二嫂又傷了心，她覺得如果有像小白菜這樣一個女兒。說得更切實點，如果能够把小白菜買來當做自己的乾女兒，也積了一份德，又省得唐二爺起意弄什麼小老婆了。

「你在咱們村裏也可以拿得起幾件事來的，何妨把小白菜領到咱們家裏住幾天，等廟會散了再叫她走。」

聽了這樣的話，唐二爺心裏暗想有邊兒。「等到生米做成了熟飯，就由不得你不答應了。」他盡力忍耐着要洩漏的話，順勢答覆着他的妻子。

五

第二天一早唐二爺就喜揚揚地換了件竹布長衫，走了出去。家裏只剩下唐二嫂一個人忙忙這個，忙忙那個。她覺得今天的太陽走得太慢，遠處送到她耳朵裏的鼓聲，喝采聲攪着她的心不得一刻兒寧靜。坐在炕頭，兩隻脚覺得沒處放，在庭前散步時，兩隻手臂又成了累贅。像熱鍋上螞蟻似的，她終於鎖上街門，想到街上買些零用的東西。

街上人男男女女的都往村西會場的方向走去，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的神氣。她走到豬肉舖門口，掌櫃的老陳正站在那裏看熱鬧，看見她就打了個招呼說，「您不看馬戲去嗎」？她的心一高興，笑着說，「給我拿十個子兒的新鮮肉罷」。老陳啊了一聲，趕忙回到刀砧板前面挑了塊肥嫩的肉片了下來，用張綠葉兒托着遞給唐二嫂。

她又走到菜床子裏檢好幾樣菜蔬，用細繩兒捆上。走出街看看太陽已竟壓了山，使一搖一擺的走回家去。她一壁走，一壁幻想着這時候漂亮的小白菜一定也跟昨天一樣，在萬人注目中上到天橋玩着驚奇的觔斗。……忽然她搖身一變，成爲個長着翅膀的仙女兒，姿容是那樣的嬌艷，直引得唐二嫂下意識的伸過一隻手去，入握果然是軟綿綿的。但她定神看時，原是自己的一隻佈滿皺紋的老手來供她恣情的享受了。

外頭有人拍了一下門環，隨即閃進兩個人影：前面的一個唐二嫂不認識，後面的却是自己所想念的小白菜，她已竟換穿上一件簇新的竹布褂，兩隻眼睛

水伶伶地注視着唐二嫂。

來的人向唐二嫂做出很溫和的態度說，「二爺說先叫小白菜過來。會所裏有事，您須上燈才回來呢！」他隨即說了「回見，」離開了她們。

「姑娘，咱們進屋裏說話兒去罷」。唐二嫂的語音裏含着熱誠的憫憐。

小白菜答應了一聲，臉上羞澀的舖上一層紅色，在她的眼中，為自己的頗蹇的命運所逼，含蓄着晶瑩的淚光。

唐二嫂親切的拉着小白菜的手在炕沿上坐下，看看她的辮髮，看看她的身段，便感動着說：

「可憐的孩子，我聽說你們班主挺虐待你們，是不是？」

這句話惹起這少女的傷心，撲簌簌的淚珠兒落了來下。

「你有那麼好的武藝，一大把一大把給他們掙錢還不够嗎？」

「老太太，您那兒知道我們的苦處啊。我們從一小賣給人家，便跟騾子馬一樣，什麼罪都得受着，不幹就拿皮鞭子趕。晚上不准睡，在地下跪着頂香，餓着也不給飯吃。……老太太，天底下什麼人也沒有我們苦呀！這怨誰呢，作爸爸媽媽的不是貪圖幾個錢，賣了我們，何至於受這個折磨呀！

「老太太，您的樣兒眞溫和，眞好善，我若有像您這樣的老太太在一塊兒的話，心裏也痛快許多。您看我在這班子裏活了十年，今年也十九歲啦，一年三百六十天，那一宵是平平安安的過去呢。

「我記得在我十五歲那年，晚上偷着跑了，才爬出墻，他們就知道了，把我追回來，綑在柱子上，凉水蘸皮鞭，把兩隻腿打了一個飽。還不解恨，用燒紅的火筷子烙我的脚心，啊喲，那時我眞痛得要死，到如今一想起來心裏還是跳。您不信就摸一摸。……這樣我又整整受了四年罪，想走走不了，想死死不成。白天耍武藝，晚上還得陪酒，幹下賤的事，掙了一大把一大把的洋錢都叫班主拿去……」小白菜很奮與地叙述着她過去的苦痛，好像她面前坐着的唐二嫂就是位鐵面無私的法官。

唐二嫂被感動得溼了紅眼圈，「可憐的孩子，你若是我的女兒，我怎捨得叫你受這麼大的罪」。由同情的傷感她又想起自己的英兒來了。

「你不知道，我的女兒若在家的話，也和你是一般年紀了；可是她却沒有你這麼好看！」

「您的小姐是幾歲上丟的呢？——得了什麼病？」

「唉，要是病死的也用不着難受啦！提起來話就長了。」於是唐二嫂略略的把過去的事情說了一遍，「不賣她那有今天？可是賣了她，現在却永也見不着她了。我還認識她的；身量可以長高

，她那屁股蛋子上一顆紅跡怕是一輩子不會消掉的罷！……」

「老太太，您說什麼？……紅跡，……紅跡！」小白菜甩開了被唐二嫂握着的手，一騰身站了起來。

「我……我就是您的女兒，您的女兒是叫英兒嗎？」她像中了電擊一般倒在唐二嫂的懷中。

這給唐二嫂心靈裏一個彷彿天崩地裂似的變化，她本能地摟着小白菜的纖腰，從她肥肥的褲管伸進一隻手去試探着，撫摩着，嘴裏吃吃地發着囈語似的話，

「你……你……可憐的小寶貝，……你真的是英兒回家來了。」

「我記不清媽媽的模樣兒了。只是心裏覺得自己的小名彷彿是叫英兒，您一說紅跡，我便……哈哈，這一輩子老天爺還讓我能够見得着媽媽，……」

小白菜興奮得瘋了一般，摹仿舞劍的姿勢在地上跳着叫着，十年的幽憤似乎一下子都發洩淨盡了。

窗紙上灑下一道如水的月光，照着屋裏兩個擁抱着的重圓的雙影。而同時，準備再做新郎的唐二爺，却還在村公所的喜筵上，這個灌他一鐘，那個陪他一盞，自己醉醺醺地做未來的桃色的夢。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旬，西山。

辛苦賊中來 有叙

孟達

從弟魯誠全家陷賊中，朞有餘矣。辛未冬，官軍進剿，得乘間而逃。唯堅純弟脫險最後，受苦尤多；追懷往事，不寒而慄！因取老杜『辛苦賊中來』爲題以記之。

辛苦賊中來，到此更將漏；門啓放聲呼：吾得祖天祐。靜聞音不改；一覩驚枯瘦！云：自遭賊陷，昕夕在禁圍；腸空轆轆轉，身寒無衣覆。恣意加鞭扑，悍鷙甚猛獸；殺人不貶眼，非刑誰曲宥？人獸以人餐，那問親與舊？道路各以目，飲恨弗能救。兩姊志行潔，仁成義亦就；（從弟堅純之姊圓娟，與吾妹佳娟，均已出閣。圓娟夫壻，先死于賊。佳娟夫壻，名秀凡，求學湖南大學，屢催避地湘省，姑不允，佳妹亦不怨，且常代姑受刑。辛未秋，爲賊所逐；佳妹病，不能行，村人异之出境，其姑無所貸，因置之于中洲宗祠中而去。翌日，其姑絮女與外甥等脫彼而行，佳妹卒死于難。傷哉！汝之殉烈，姑之惡耶，抑命之苦耶？）嫂姪各捐軀，名同河山壽。（從兄伯庸，絮眷避地吉安。庚午秋，賊至。嫂氏母子，被脅回家。次年，先後被難。今春經國府頒發『志潔行芳。』『至性不磨。』兩額以旌。）我昨脫虎口，夜行避當晝；攀越幾懸崖，力疲脚不逗。自分無生還，終歲愁眉皺，不得生容易，異地今相覯。悽清寒午夜，破涕話刦後；悲喜兩交集，不覺淚盈袖。

時人彙誌

高一涵

高一涵，年五十一歲，安徽六安縣人。卒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得政治學士學位。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北平中國大學政治系主任兼教授，上海中國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教授，武昌中山大學教授，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編譯局局長，現任監察委員特派監察院湖南湖北監察區監察使。著有歐洲政治思想史，政法學綱要，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並任新青年雜誌，每週評論，努力週刊等編輯。

編輯後記

▲……季鸞先生的「入蜀記」本期一期刊完，篇中充滿熱烈眞摯的情緒，讀者對於川黔，藉此當可獲一甚深的印象，此文非泛常的游記可比。張先生在近期尚有重要文字披露。

▲……劉赤印象記本期結束，下期起我們還要介紹幾篇關於川黔的文字。

▲……本期所刊蕭一山先生的太平天國新史料，內列太平諸王的職名單，這是珍貴的新發現，特別可以注意。

▲……財政報告因篇幅關係，本期未及刊登，定下期儘量刊出。（編者）